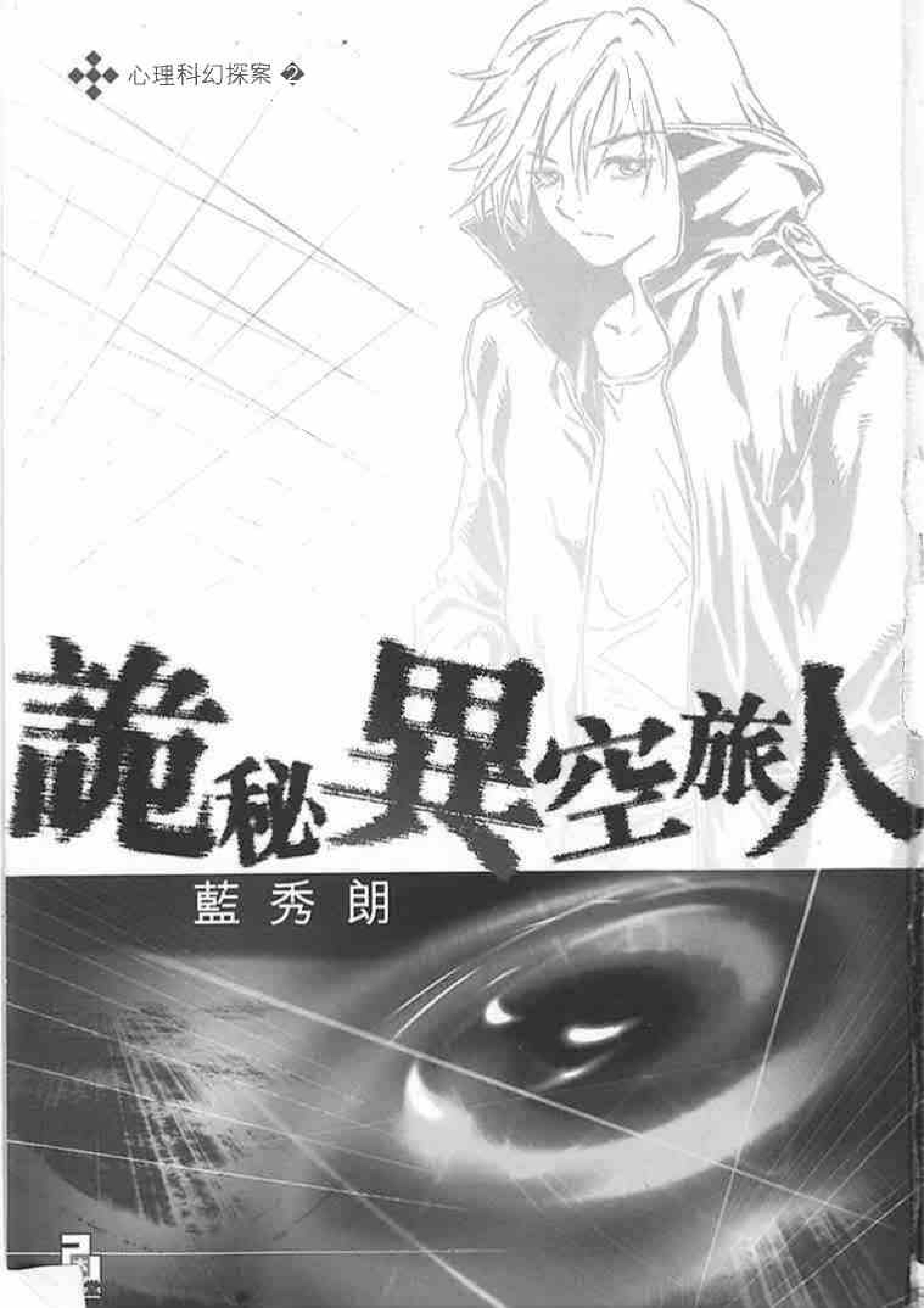

心理科幻探案 2
詭秘異空旅人
藍秀朗


心理科幻探案 2
詭秘異空旅人
藍秀朗
一本堂


心理科幻探案 2
詭秘異空旅人
藍秀朗


心理科幻探案 2
詭秘異空旅人
藍秀朗



序

今次是我至今創作的作品中最錯綜複雜的一部，其實故事愈刁鑽，作者付出的心力必定愈多，但我為挑戰自己而故意選擇今次的題材。

故事中有位叫哥格的角色所遇到的怪事，其實是我的親身經歷，當然在情節上略作修改，我沒有中幾億美元的彩票，但確實像那角色一樣，講了兩通「時空交錯」的電話。

自那次不可思議的經歷後，我更堅信世上有許多我們仍未能完全用科學解釋到的事，此外也相信命運，相信一切世事自有安排。

藍秀朗

目錄



第一章

午夜的神秘電話

夜已深，冼達夫仍坐在電腦前面埋頭工作。

他不是普通的上班一族，並非身處所屬的辦公室中加班工作，而是在自己的家中埋頭苦幹。

冼達夫從事的職業比較罕有，他是城中一位有名的推理小說作家。

他的父親很喜歡近代文學家郁達夫，因此為他改了「達夫」這個名字。

冼達夫今年三十五歲，戴一副時尚的黑框眼鏡，平日不抽煙也不喝酒，對作家來說較為少有，拜這種良好習慣所賜，他予人一種健康的形象。

他未婚，獨居，他的家就是工作室，最愛在夜闌人靜時寫小說。

這刻冼達夫的家有點凌亂，客廳擺放了多個未拆的紙箱，紙箱中都是他的行李和雜物。

他剛搬到這新房子不久，只從部分紙箱中取出常用的日用品，餘下的東西都無暇再執拾，便馬上投入創作最新的小說。



幾天前冼達夫靈光一閃得到創作靈感，故事情節如泉湧似的大量浮現在腦海中，他希望盡快將靈感化成文字，完成新作。

其他瑣碎事他也懶得理會了，儘管家中凌亂也不打算馬上清理，尤其是他今次構思的故事格外精彩，令他更不願分心去處理其他事情。

冼達夫的小說向來以橋段及佈局精密見稱，精彩的推理小說大多局中有局，讓讀者想破腦袋也猜不到結局，冼達夫的作品就更加厲害，局中有局之餘，內裏還計中有計。

冼達夫創作的故事到了尾聲，經常還有戲劇性的變化，是真真正正未看到最後一頁，仍未可知故事最終發展的作品。

就在他完全投入在創作世界的時候，家中的電話突然響起，令他正想按到鍵盤上的手指在半空凝住了。

「真掃興！」冼達夫心想。

電話的鈴聲劃破了家中的寧靜，但冼達夫卻沒有即時接聽，他眉頭輕皺在想着一件事。

他搬到這新居的時候，申請了新的固網電話號碼，他記得號碼至今好像仍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甚至連他本人也未清楚記得這新號碼。

現代人都習慣用手機，在生活上沒必要告訴他人家中的固網號碼，問題是，既然沒有人知道新號碼，打來的會是甚麼人？

冼達夫帶幾分厭惡地嘆了一口氣，因為他肯定是有人撥錯電話號碼，打擾了他的工作。

電話鈴聲仍在響，冼達夫惟有老大不願意去接聽，他已打算以不友善的態度斥責對方一番。

他提起電話筒，仍未開口說話，電話那邊的人已搶先一步說話。

「是史提夫嗎？」說話的是一個女子，她的聲音成熟動聽。

「不！小姐，你打錯電話了！」聽見對方是一個女子，冼達夫的怒氣當場消退了，「這裏沒有人叫史提夫。」

冼達夫從來沒有改過史提夫這個英文名字，該說，他根本就沒有英文名字。況且他憑聲音判斷得到，自己肯定不認識這位在夜半打電話來的女子。

「不！我口快說錯了，我不應說史提夫這名字，但我找的人確是你啊，達夫！」電話那邊的女子道。

「你……你知道我的名字？」冼達夫先感到錯愕，但腦筋靈活的他馬上想出合理解釋，「小姐，我跟你找的人碰巧同名罷了，你畢竟是打錯了電話。」

「我早預計到你會以為我打錯的，讓我說出一件事，你就會相信我。」電話那邊的女子十分堅持。

照理說到這裏，一般人都沒有耐性跟這女子再糾纏下去而馬上掛線，然而冼達夫不是普通人。

他因為職業關係，對一些奇怪事物特別感興趣，他倒想知道這女子會說出甚麼事，以證明她跟自己是認識的。

「你正在創作的小說叫做《完美無暇的犯罪》……」女子趁冼達夫沒有回應時續道。

「巧合！完全是巧合！」冼達夫震驚不已，即時打斷了對方。

女子確確切切說中了冼達夫正創作的小說名稱，這個書名是他在今天下午才決定的，莫說外人不知道，他甚至未曾告訴過所屬出版社的編輯。

因此冼達夫認為打電話來的陌生女子純粹只是巧合說中。

他這刻的腦袋一片混亂，但只要仔細想一想，就知道偶合的機會不大。

就當女子是撥錯電話號碼打來，偶然說中了他的名字叫達夫，也不可能猜到他是位作家；儘管知道他的身分，也不可能說得出一個他在數小時前才決定的書名。

「絕不是巧合！達夫，我知道你很難相信的，聽我說下去你就會明白。」女子說道，「你這本新作的結局直至最後還有變化，主角郭高智以為自己破解了一宗完美犯罪事件的時候，突然想起有處不合理的地方，他馬上想通被逮捕的疑兇理應還有一個孿生兄弟，真兇應是正逍遙法外的另一位。」

冼達夫腦中一片空白，正創作的新作結局在不足一小時前才構思好，他甚至還未用電腦打出來，卻被這位可能撥錯電話號碼的女子說出了。

世上儘管有巧合這回事，但也不可能巧合到這個地步。

「達夫，你肯相信我不是撥錯號碼，我是真正認識你的吧？」電話那邊的女子問道。

「你……你到底是誰？」冼達夫懷着滿腹疑團問道。

「現在你不用知道，我打來只是想跟你說一句話，認識你是我一生的幸福，請你記住這句說話，也要記住我……」

「慢着！你說得沒頭沒腦的，你到底是誰？」

「你總會知道我是誰的，再見………」電話最後傳來那女子的飲泣聲。

接着電話就掛斷了。

冼達夫仍握着電話筒，不懂如何自處。

稍為定下神後，他想到可以翻查剛才那女子的電話號碼，可是結果令他失望，因為女子打來的電話根本沒有號碼顯示。

冼達夫寫小說的興致全消，他只想搞清楚發生了甚麼事。

他依然認為那女子撥錯了電話號碼，可是他也解釋不到，為何那女子說得出世上仍未有人知道的書名和故事結局。

而且對方似乎真的認識自己。

冼達夫呆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苦惱不已，他擅長創作推理小說，筆下的神探不管遇到多麼棘手的懸疑事件也可憑機智迎刃而解，可是在現實生活中，他想

破腦袋也想不通今晚這件怪事的真相。

在冼達夫居住的城市中，有位數學天才也遇到一件不尋常的事，表面上跟冼達夫接到奇怪電話毫不相干，事實上兩者卻有密切關連。

這位數學天才名叫狄康尋。

狄康尋現年二十二歲，戴銀色的幼框眼鏡，樣貌有點秀氣，現時是大學數學系的四年級學生。

他今天放學後如常一樣步行回家，本來乘搭公共汽車回家既省時又方便，但他卻堅持用雙腳走路，為了一個極之古怪，常人難以理解的原因。

在步行回家途中，他一直仔細留意街道上的一事一物，由在路上擺攤子的

商販，以至躲在樹蔭下麻雀群的舉動都不會看漏眼。

例如當途人走近麻雀群時，麻雀會本能反應地拍動翅膀飛走，狄康尋觀察及研究的就是麻雀飛走時的軌跡及路徑，內裏其實涉及複雜的數學理論，只是一般人沒有察覺及沒有足夠能力理解而已。

歷史上多位曾奪諾貝爾獎的數學家都有近似的怪癖，喜歡觀察常人認為莫名其妙的事物。

狄康尋也不例外，他雖然未提出任何足以奪得諾貝爾獎的數學理論，但得到這個獎項的殊榮對他來說，只是時間的問題。

他的智商超過二百，這種高智商的人大多擅長數學或物理，狄康尋精於數學，因此同時也是破解密碼的天才，密碼本就是一門與數學有關的艱深學問。

步行了三十分鐘，狄康尋快要抵達家門的時候，突然有種異樣的感覺。

他已不是首次嚐到這種感覺，他記得從幾天前開始，每次放學步行回家時

總覺得有人從後跟蹤自己。

狄康尋突然轉身查看，卻全無發現，街上沒有可疑人物，但他不認為自己神經過敏。

他過去曾成為美國與俄國特務爭奪的對象，一度遭人擄走並被要求協助破解具軍事價值的密碼。

狄康尋被監視及跟蹤的經驗比常人多，因此不會輕易疑心生暗鬼，換句話説，他現在確實被人跟蹤。

美俄兩國特務的密碼爭奪戰已經結束，照理不會再有人打狄康尋的主意。

他搞不清暗中監視着自己的是誰，但忽然靈機一觸，想起了自己的一個朋友。

狄康尋那個朋友是城市有名的私家偵探，私家偵探其中一項最擅長的工作就是反跟蹤。

「喂喂！我是狄康尋。」進入家門後，他馬上致電那個私家偵探朋友。

「是康尋嗎？久違了，近況好嗎？」電話那邊的私家偵探問道。

「不太好。」狄康尋透過窗戶查看外面有沒有可疑人物留意着他的居所。

「為甚麼？」私家偵探問道。

「我最近正被人跟蹤，但肯定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特務，職業特務的跟蹤技巧很高明，理應不會被我發現。」狄康尋道。

「換句話說，跟蹤你的是個門外漢。」私家偵探作出判斷。

「先旨聲明，我沒有跟任何異性有曖昧關係，絕不是有人企圖捉姦。」狄康尋笑道。

「嗯，即是可排除這方面的可能性。」電話那邊的私家偵探似乎不懂狄康尋的幽默。

「我也沒有欠債或跟人結怨。」狄康尋續道。



「將你平日的生活習慣告訴我，我會替你進行反跟蹤，然後拍下那個跟蹤者的照片給你。」

「拜託了！」

「老實說，這麼簡單的工作，不是為了幫朋友，我絕不會接受，因為太沒挑戰性了。」電話那邊的私家偵探自傲地道。

「我知道的，謝謝你，日後我會還你這個人情。」狄康尋笑了笑。

他掛了線後，將被人跟蹤一事暫且擱下，開啟電腦，像平時一樣過自己的生活。

翌日，狄康尋有課堂要出席，放學後他依照自己一向的習慣，步行回家。

不過沿途他一改常規，沒有再注視街道上的事物，只是集中留意是誰從後尾隨。

雖說跟蹤者是門外漢，可是一直成功避開狄康尋的視線，沒有敗露身分。

狄康尋抵達家門後，手機馬上收到來電，來電顯示打來的是他認識的那個私家偵探。

「喂喂！怎樣？」狄康尋馬上接聽。

「我當然成功拍到跟蹤你的人的照片，他是個中年男人，不過……」電話那邊的私家偵探道。

「不過甚麼？」

「我懷疑那位跟蹤者也許是你的親戚，因他的樣貌有些眼熟。」

「我的親戚？」狄康尋疑惑不已，「照理不可能的，家父是獨子，我沒有任何叔父或伯父，甚至連堂叔或表叔也沒有。」

「不管怎樣，我快抵達你家，給你看看所拍到的照片就一清二楚了。」

「好得很！」

過了不到五分鐘，狄康尋的門鈴就響了，他馬上去應門。

前來拜訪的是位身材頗高，皮膚黝黑的男子，他就是狄康尋所認識的私家偵探。

這位私家偵探現年二十六歲，名叫許健司，他的調查技巧極之高明，即使是本地警方，若遇到茫無頭緒的案件，調查一籌莫展時，也會向他求助。

警方求助許健司時當然是秘密進行，不會對外公開。

許健司早前更協助好拍檔——臨牀心理學家原漱名將神秘的「精確死亡預告」事件查至水落石出。

「健司，快讓我看你拍到的照片！」狄康尋馬上開門讓許健司進來。

「這就是了。」許健司展示剛拍到的照片，「你看看，跟蹤者的樣貌是不是

跟你很相像，所以我才會猜是你的親戚。」

狄康尋一看照片，面色當場變得蒼白。

照片中的男人大約三十七、八歲，樣貌確實酷似狄康尋本人，只是沒有戴眼鏡，而且面上帶幾分中年男人應有的滄桑。

「你為甚麼這麼震驚，難道你認出這個跟蹤者是誰？」許健司看見狄康尋的不尋常反應，連忙問道。

狄康尋沒有回答，他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去書枱那兒，並將放在書枱上的相架拿給許健司看。

相架中的是一對父子的照片，當中的父親樣貌和年紀正跟許健司拍到的跟蹤者一模一樣。

「怎會的？」許健司看罷大感意外，「照片中的孩子就是你吧？那時你大概只有七、八歲吧？」

「是七歲，我記得很清楚。」狄康尋深深吸了一口氣。

「換句話說，近日跟蹤你的就是你父親嗎？為甚麼他不直接跟你見面，而要暗中跟蹤你？況且為甚麼事隔十五年，他的外貌仍跟照片中一樣，絲毫沒變得蒼老？」許健司忍不住提出連串問題。

「健司，你提出的疑問都不算奇怪，有件事更加不可思議。」

「是甚麼？」

「家父已過世十多年，他在我只有十歲時病逝的。」狄康尋有氣無力地道。

「不可能的！那麼跟蹤你的人是誰？世上怎會有這麼荒謬的事？」許健司眉頭緊皺，不住地搖頭道。

狄康尋再次比對兒時與父親拍的照片和許健司剛才偷拍到的照片，照片中的男人看來確是同一人。

如果有人認為兩輯照片上的中年男人並不相像，恐怕看的人眼睛一定有

問題。

狄康尋和許健司想破腦袋也想不通箇中真相。



第二章

不應存在世上的人

今早有位身分特殊的人物來到原漱名的私人診所。

原漱名的診所經常有各種各樣的人來求診，可是當中從未有一人從事今天這位求診者的職業。

剛向原漱名求診的是位職業作家，他在城中甚具名氣，即使是從不看小說的人也會聽過他的名字。

這位作家前來診所時提出了一個要求，此刻他向原漱名再度提起。

「我打電話來預約時曾提及過一個要求，原醫生你會遵守吧？」作家問道。

「我先答你的問題，然後更正你一件事。」原漱名道。

「請請。」作家遞了遞手。

「即使你不主動要求將你的身分保密，我也不會公開你的名字，事實上我對待任何一位病人也一樣，必定會保障他們的私隱。」

「那麼你要更正的是……」作家忍不住問道。

「就是我的身分，千萬不要稱呼我做醫生——儘管這裏是我的私人診所。」原漱名道。

「對了！我一時口快説錯了，原先生你是臨牀心理學家，世上並沒有所謂的心理醫生。」

「冼先生不愧是作家，知識果然比一般人廣博，我每次接觸新病人時，都需要費一番唇舌向他們解釋心理學家和精神科醫生的分別。」原漱名微微一笑，帶點讚賞地道。

原漱名現年二十五歲，外表斯文，不知道他真正職業的人，大概憑外表猜想他是鋼琴演奏家或是作家之類的藝術工作者。

他雖然年紀尚輕，但臉上永遠流露着一派從容，能讓任何人對他完全信任。

這刻稱讚前來求診的作家，倒也不是純為了令對方對自己增加信任的客套話，而是出於真心。

「我從來不覺得自己知道得特別多，只是一般人太不肯花時間去吸收各種知識罷了。」姓冼的作家道。

「因此一般人仍是一般人，你就成為了作家。」原漱名理所當然地道。

姓冼的作家心裏很受用，愉快地微微一笑。

這位作家現年三十五歲，戴一副時尚的黑框眼鏡，事實上他就是剛接了一通神秘電話的冼達夫。

他平日不抽煙不喝酒，予人一個健康的形象，但此刻面容有些憔悴，似乎睡得並不好。

當然，沒有遇上精神困擾的人也不會來找原漱名求助。

「我通常跟前來求診的病人談及對方所遇到的精神困擾前，都會先閒談一下，既可舒緩情緒，亦有利加深彼此的認識及信任。」

「我明白的。」冼達夫點點頭。

臨牀心理學家不會利用藥物治療病人，只會透過心理療養來令病人的精神狀態回復正常，治療病人的心理創傷。

心理學家與病人之間如果能建立互信關係，心理治療就會事半功倍。

「那先讓我問你幾個問題，這個城市中有許多臨牀心理學家，為甚麼你會選擇找我？純粹是機緣嗎？」原漱名問道。

「是一位朋友推薦我來找你的。」冼達夫答道。

「你的朋友是誰？」

「他認識程先生。」

「原來是這樣。」

冼達夫提及的程先生絕不是泛泛之輩，他是城中一位鉅富，擁有的資產數以十億美元計，本來夠資格登上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但他行事低調，極少人知道他的真正背景。

原漱名受了程先生很大的恩惠和提攜，向來對他尊敬有加。

「那當你剛才首次跟我見面，得知我是個只有二十多歲的心理學家時，感到有點失望吧？」原漱名面露微笑，率直地問道。

「失望倒談不上，可是相當意外，起初我以為原先生你是位經驗豐富的中年心理學家，做夢也想不到竟比我還要年輕十年。」

冼達夫雖答得客氣，但字裏行間不禁流露出他對原漱名並未完全信任的心態。

「起初你以為我是位經驗豐富的心理學家嗎？我的確不是呢。」原漱名不以為忤，面上笑容不減。

他是聰明人，當然聽得出冼達夫在説話中無意間暗藏的刺。

「不過我相信我的朋友，也相信程先生，他們的眼光一定不會錯，既然他們都大力推薦你，我相信原先生一定有你的本事。」冼達夫連忙道。

他自覺剛才用字太不客氣，馬上打圓場。

「不如我跟你玩個遊戲吧。」原瀨名忽然這樣道。

「玩遊戲？玩甚麼遊戲？」冼達夫感到十分奇怪。

「我嘗試猜猜你的背景，但你不需要給我任何提示，待我說完之後，請告訴我猜中了多少。」

「好的。」這下子勾起了冼達夫的興趣，他遞了遞手，「請請！」

「如我所知，你是位推理小說作家，你為人自信，幸好並不囂張自負；你的交際圈子很狹窄，平日只跟你身分對等的人為伍；你天生有些怪癖，例如潔癖或者輕微的強逼症，你可能是獨子，如果你不是獨子的話，就必定是家中的么子，總之沒有弟妹。」原瀨名一口氣說道。

「為甚麼……為甚麼你會知道這麼多？」冼達夫大為詫異，「即使你是我的書迷也不可能知道這些，因為我許多個人私隱從未對外公開過。」

「事實上我知道得更多，只是保留了少許沒說罷了。」原漱名淡然道。

「為甚麼要保留？」

「因為說出來很無禮。」

「我不介意，我保證！請你儘管說出來。」冼達夫心癢難熬。

「那請恕我無禮，我認為冼先生你其實貪生怕死，也許過去遇過一些與疾病或死亡有關的大事，因而留下陰影。」

「為甚麼連這一點你也知道？多年前家母患上重病臥牀兩年多才離世，令我很害怕醫院、疾病和死亡。」

「你現時雖然有點憔悴，但看來平日健康頗佳，相信沒有抽煙和喝酒的習慣。創作推理小說最花腦汁，寫那類題材的作家大多藉煙酒來刺激靈感，你卻反其道而行，因此我認為你心底裏其實貪生怕死。」

「那麼我其他的特點呢？你是怎樣判斷出來的？」冼達夫追問。

「你是城中一位有名的作家，但跟我見面後從未自負地問過我，有沒有看過你的作品，因此你只是自信，而不是自負。要寫推理小說寫得出色，創作人必須擁有怪異之極的想法和不斷鑽牛角尖的惡習，這種人會不屑跟想法平庸的人為伍，甚至天生有怪癖，由此我判斷到能跟你談得攏的朋友不多。」

「我真正談得來的朋友只有兩位。」冼達夫點點頭，插口道。

「其中一位就是認識程先生，並推薦你來找我幫忙的人吧？」

「沒錯。」

「你有潔癖嗎？」

「倒不算是潔癖，我自小患有輕微的強逼症，晾衣服時我堅持用同一種顏色和款式的衣夾，否則我會覺得滿身不自在，不僅是衣服，就連褲子和牀單洗乾淨後我也必定會用熨斗熨至一絲皺痕也沒有才肯穿着和使用。」

「那些就是強逼症，幸好無傷大雅。」原漱名點點頭道。

「想法怪異，愛鑽牛角尖，又有怪癖的人大多是獨子嗎？」

「你說對了，否則就是么子，被父母寵慣了，而又沒有弟妹需要照顧，就很容易培養出你這種性格。」

「你真厲害！」冼達夫打從心底裏佩服。

「應該說是心理學這門學問厲害，能夠憑一個人的外表、舉止和談吐判斷得到其思想和背景。」

「我終於明白為甚麼要跟病人談病情前先閒談一番了，因為你可藉此顯露你的本事，取得對方的信任。」

「沒錯，那我取得你的信任了嗎？」

「還用說嗎？」冼達夫笑了笑。

「那麼進入正題吧，請告訴我你遇到甚麼困擾。」

「這兩天我心緒不寧，莫說手頭上正創作的小說無法寫下去，就連我的生活

也大受影響，睡得不好，食慾也變得很差，每分每刻都在望着家中的電話。」冼達夫一臉凝重地道。

「電話？」原瀨名好奇地問道。

於是，冼達夫將兩天前凌晨接到神秘電話一事，原原本本地向原瀨名交代了。

原瀨名聽罷沒有即使答話，他細心思考，嘗試尋找合理解釋。

「我也知道我所遇的事情荒謬絕倫，」冼達夫不禁苦笑，「但我可以保證，我剛才所講的句句屬實，絕不是我編出來的故事——雖然我是個依靠編故事和寫故事為生的人。」

「我相信你，不過有時候我們不可盡信自己的意識和判斷。」

「不可盡信自己？這是甚麼意思？」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做夢的時候，大多不會知道自己正在夢境中，還

以為那是真實的世界，直到我們夢醒，才知道之前所遇所見所聞，全是夢境的內容。」

「你的意思是，我在夢中接聽了一通神秘電話，夢醒過來誤以為那是事實嗎？原先生，你一定搞錯了！我的的確確接過那通電話。」冼達夫即時反駁。

「你誤會了，我不是那個意思，極少人清醒後會將夢境當真，我只是懷疑你患了夢遊症。」原漱名連忙解釋。

「哦？」

「你也知道夢遊症是怎樣的一回事，患者在無意識下作出各種行動，但事後不留半點記憶，我假設——我再強調一次，是假設——如果你患了夢遊症，在半夢半醒的狀態下接過電話，甚至握着電話筒時提及過你新作的書名及結局，而清醒之後仍殘留記憶，則很有可能會將夢遊的過程當成發生過的事實去看待。」

聽罷，冼達夫閉上嘴思考原漱名的講法。

「大部分夢遊症患者都是兒童，成因是他們的腦部發展仍未成熟，但成年人亦有患上夢遊症的可能，成因主要是精神壓力太大，腦袋思考過度等等。」原漱名補充。

精神壓力太大及腦袋思考過度正是作家冼達夫經常遇到的問題。

「如果我真的患了夢遊症，應該怎樣治療？」冼達夫問道。

他雖然對原漱名的推斷仍有保留，但暫時先行接受。

「除非你在夢遊時做了帶有危險性的舉動，例如會攀出露台，或手持利器對人造成傷害，那就不得不服精神科藥物治療，說到藥物就不屬於我的範疇了，因為我不是醫生。」原漱名答道。

「現時我的情況仍未達到危險，那又可以怎麼辦？」

「可以透過心理治療為你消除壓力，當壓力減退，病症就會不藥而癒。」

「那拜託原先生你了。」

「慢着！我剛才說過，我只是假設你患了夢遊症。」

「你的意思是……」

「來向我求診的病人當中，部分人遇到匪夷所思的奇怪遭遇，我一貫的處理方法是，先花工夫查出病人所遇怪事的真相，讓病人明白到，世上根本沒有甚麼科學解釋不到的超自然現象，之後才展開心理治療。」

每當原漱名需要展開調查時，都會找他的好拍檔兼名偵探許健司幫忙。

「換句話說，你會為我調查清楚那通神秘電話的事？」冼達夫問道。

「先證明世上不會有人預先知道你仍未發表的作品名稱和結局，」原漱名點頭道，「如你不介意的話，我會請人在你家中安裝拍攝鏡頭，將你的生活記錄下來，翻看拍攝得來的影像，就可確定你是不是患有夢遊症。」

「這確實是個不錯的方法。」

冼達夫完全接受原漱名提出的方案，並認為他的做法極富科學精神。

冼達夫至少可確認清楚在兩天前的凌晨時分，是否真的有位神秘女子曾打電話來；其次，也可利用現代科技觀察自己在睡着後是否出現夢遊跡象。

「我想問你一些私人問題，希望你不要介意。」原漱名對冼達夫道。

「請說。」

「我猜你現時獨身。」

「你今次也猜對了。」

「那麼你從未結過婚，抑或現時已離婚或分居呢？」

「我從未結過婚，亦未憧憬過結婚。」

「第二個問題是，你現時有沒有心儀的異性，又或者，當你十多二十歲的時候，有沒有瘋狂地喜歡上任何異性，但最終無法開花結果，並一直惦記着對方直到今天？」

「我太熱愛工作，現時並沒有跟任何異性交往，也沒有特別心儀的女性，少

年時當然戀愛過，但不是太過刻骨銘心，我要想好一會才記得當時喜歡過的女性名字，樣貌更幾乎完全忘掉了，現時即使偶然在街上碰見，恐怕也不會認得出對方。」

「我明白了，謝謝你的坦白。」原澈名應道。

他這樣問冼達夫是有原因的。

冼達夫聲稱打那通神秘電話來的是一位聲音很成熟動聽的女性，原澈名懷疑他喜歡了甚麼異性，又或者年輕時經歷過一段令他畢生難以忘懷的戀愛，那女性深刻的形象一直縈繞在他腦中，令他在夢遊症發作時幻想接到女性打來的電話。

得知冼達夫心中沒有瘋狂迷戀的異性，原澈名覺得有些意外。

就在這時，有個男人不請自來，擅自走進原澈名這家私人診所。

那男人現年二十六歲，身材頗高，皮膚黝黑，外貌帶點粗獷，他就是原澈

名的好拍檔許健司。

「原先生，這位是你下一位病人嗎？」冼達夫望了望許健司後問原漱名。

「你誤會了，我是漱名的朋友，今天因有要事特地來找他商量。」許健司疾步走過來，搶先回答冼達夫。

「他雖是我的朋友，但亦是我的病人，他患的是多重人格症。」原漱名向冼達夫更正。

「到底我要說多少遍你才肯相信我是被幽靈纏身，而不是患有多重人格症？」許健司反駁。

多重人格症是一種常見的心理病，意思是一個人擁有兩種或以上人格，就好像一個人的身體內有兩個或以上的靈魂一樣。

原漱名認定許健司患了多重人格症，因為他定期會變成另一種人格，懂得自己本來並不懂的知識，講出自己本來不會講的說話。

「應該由我問你，要我說多少遍你才肯接受你患了精神障礙？」原漱名嘆道。

「我不跟你爭論了，我今天是為了另一事而來，關於狄康尋的。」

「原先生，我不打擾你們兩位了，關於我的個案，請你安排一下。」冼達夫識趣地道。

「待慢你了！真不好意思，你的事就放心交給我吧！」原漱名道。

冼達夫離開後，許健司才坐下來跟原漱名好好對話。

「你說有件事跟狄康尋有關？又有人找他去破解艱深之極的密碼嗎？」原漱名問許健司。

「今次與密碼和數學完全無關。」

「那麼在狄康尋身上發生了甚麼事？」

於是，許健司就將狄康尋被跟蹤及拜託他進行反跟蹤一事扼要地向原漱名交代了。

「換句話說你拍到跟蹤者的照片吧？」原漱名問道。

「你自己看看。」許健司一臉凝重，出示那輯照片。

「咦？跟蹤者的樣貌跟狄康尋有點相像呢。」原漱名看罷道。

「你也覺得吧？再看這一張。」許健司遞上狄康尋兒時跟父親拍的合照。

「哦？狄康尋父親的樣貌與跟蹤者相似極了，簡直就像同一個人。」

「你說錯了，不僅是樣貌相像，他們根本就是同一個人！」

「怎可能呢？狄康尋與父親的舊照片至少已有十年以上歷史，但那輯跟蹤者的照片是你最近才新拍的，想一想時間就知道兩個並不是同一人，難道一個人過了十多年也不會變得蒼老嗎？」原漱名將照片放回許健司面前。

「如果照片中的不是同一人，那麼跟蹤狄康尋的人又是誰？他說過自己沒有叔父、伯父或是堂伯父等親戚，若不是直系親屬，有可能相似得這樣子嗎？」許健司不服氣。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啊，假設狄康尋的祖父輩生了私生子而選擇低調處理，沒有公開，那麼狄康尋就不會知道在世上仍有位年輕叔父。那位叔父不想自己的身分敗露，又想見一見狄康尋這位姪兒，於是就選擇悄悄地跟蹤，我的解釋也很合理吧？」

「你的講法雖然說得通，但我認為事實跟你所講有出入。」

「那你的假設是……」

「我剛才講過了，照片中的兩人根本都是狄康尋的父親。」

「我剛剛不是說過嗎？人不可能過了十多年而不蒼老的。」原澈名嘆了一口氣。

「有一件事我仍未說，事實上狄康尋的父親已過世超過十年。」

「我真給你氣死，既然他已離世，那麼你拍到的跟蹤者就更不可能是狄康尋的父親吧？」

「不！我已想出了一個合理解釋。」許健司搖頭道。

「姑且說來聽聽。」原漱名苦笑。

他知道許健司所謂的「合理解釋」一定不會合理。

「第一個假設是狄康尋父親死後的遺傳基因被保存了下來，並由科學家複製了一個出來。」許健司十分認真地道，「另一個假設是，狄康尋的父親在十多年前根本沒有去世，只是患了甚麼不治之症，於是整個身體被人以極低溫冷凍起來，直到現在終於找到有效的醫治方法，於是得到解凍及治癒絕症，可是為免帶來麻煩，狄康尋父親不便露面，只可偷偷從遠處看看兒子成長後的樣子。」

「如果世上真的有你所講的技術，你的講法的確可以成立，可惜現代科技仍未先進至那個地步啊。」原漱名有些哭笑不得。

「不是未有，只是我們世人不知情罷了，就好像如果我們沒接觸上次的事件，

也不會得知世上原來存在能精確地控制一個人死亡時間的技術。」(詳情請參考《精確死亡預告》。)

「話雖這麼說，但你身為私家偵探，理應比我更講求證據和著重科學精神。」

「我非常看重科學精神啊，只是我加上一點想像力，過去有很多次都因為我的大膽假設，才取得突破，將警方也無法偵破的事件查至水落石出。」

兩人的想法經常出現差異，這是難以避免的，原漱名只相信科學，可是許健司卻相信各種科學解釋不到的超自然現象。

「我當你的假設成立，那為甚麼會有人大費周章複製狄康尋的父親，又或者將他冷凍至今再解凍治療好?」原漱名提出疑問。

「這問題簡單不過啊!你我都知道狄康尋是數十年難得一見的數學天才，或者有集團想研究他與父親的腦部結構。」

「跟你爭拗下去也沒意思，你今次找我就是為了告訴我這事嗎?」原漱名又

嘆了一口氣。

他發覺跟許健司對話時，嘆氣的次數特別多。

「你說得對！爭拗沒有意思，事實勝於鴻辯，我打算徹查那跟蹤者的身分，我恐怕背後涉及甚麼龐大陰謀，可能會需要你的幫忙。」許健司道。

「好的，那就互相幫忙吧！剛才來找我的病人遇到一些精神障礙，懷疑自己收到一通從另一個時空打來的神秘電話，我正想為他查出那通電話的來源，很需要你的援手。」

「神秘電話？好像很有趣呢。」

「話說回來，狄康尋呢？」

「他如常上學和生活，我吩咐他暫時不要有任何改變，免得打草驚蛇，被跟蹤者察覺到。」

「好！那就同時開始兩邊的調查行動吧。」原漱名點點頭道。

原漱名和許健司此刻想不到，原來冼達夫和狄康尋所遇的兩宗怪事其實有密切關連。

當事件查至水落石出時，才明白所牽連的人物及層面遠超他們的想像。



第三章

太空中的怪手

三日前，距離地球表面三百多公里的「聯合號」國際太空站上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

「聯合號」太空站由美俄兩國為首，集合日本及歐洲多國的資金興建而成，重量超過四百噸，太空站闊約一百公尺，長約九十公尺。

太空站上設置了太陽能電池板和五個先進實驗室，最多可供七個太空人或科學家在太空上進行各種無重實驗。

這刻在「聯合號」太空站上僅有兩名太空人在工作，因為剛進行了定期換班。

三名留守太空站超過半年的太空人剛乘坐太空船返回地球，另一方面有四名太空人乘坐火箭從地球發射升空，飛往這「聯合號」太空站接班。

現時留在這裏服役的是俄羅斯太空人貝諾夫和美國太空人費素利。

他們二人目前沒有工作要處理，一同身處在主太空艙中，一邊看着神秘而

迷人的太空景色一邊閒談。

「我身邊的朋友知道我是太空人，常問我一些古怪問題。」貝諾夫道。

貝諾夫現年四十二歲，體型健碩，金髮，額高，頭髮剪得很短，面圓，雖然是軍人出身，但並沒有予人一種冷冰冰的、難以親近的感覺。

「例如呢？」費素利問道。

費素利現年三十八歲，以一位太空人來說，算是較年輕，他面容瘦削，樣貌也算俊俏。

「例如問我在太空『人有三急時』怎樣方便，會不會弄髒自己之類。」貝諾夫苦笑道。

「真是無聊的問題！」費素利忍不住笑。

「沒法子，我們已習慣了在太空中生活，但太空對一般人來說卻充滿神秘感，他們不知道的事實在太多。」貝諾夫搖搖頭道。

貝諾夫不足二十歲便入伍，曾擔任戰鬥機機師，為人穩重、果斷，處變不驚。

他在蘇聯仍未解體的冷戰時代曾駕駛戰機與美軍在空中發生衝突，因為他擁有極之優良的心理質素，後來被挑選去受訓成為太空人。

「我也有朋友問過我一些奇怪問題。」費素利道。

「是甚麼？」貝諾夫問道。

「朋友問我有沒有害怕的東西。」

「問得倒奇怪呢，人總會有害怕的東西吧？」

「行外人以為我們身為太空人，理應天不怕地不怕。」

「我們這班登上了太空工作的，應該是世上六十億人口中冒風險最大的一小撮人，但總不會沒有恐懼的感覺。」

「我害怕的東西有兩件，幸好全都不會在太空遇到。」費素利嘴角泛起笑容。

「那是甚麼？」貝諾夫好奇地問道。

「就是老鼠和我太太！」費素利大笑，「老鼠是我自小就害怕的動物，我太太則是自我結婚後才開始害怕的。」

費素利執行任務時態度非常認真、謹慎，但私底下是個幽默及愛說笑的人。貝諾夫聽罷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你呢？你仍獨身，應無須害怕太太，那你害怕甚麼？」費素利問道。

「說出來很可笑，我害怕幽靈。」貝諾夫苦笑。

「真意外呢。」

「對吧？我們身為太空人，相信的只會是科學，理應不會接受幽靈那等虛無飄渺的事物。」

「你害怕幽靈一定有原因吧，難道是童年陰影？」

「你猜對了！我年幼時家窮，所住的房子簡陋，洗手間設在屋外，與鄰居共

用。當我十歲的時候有一晚去小解，走向洗手間的途中，我看見遠處的馬路上……有雙腳緩緩走過。」

「只有一雙腳？」費素利吃了一驚。

「沒錯，沒有上半身的，我當場被嚇得呆了……」重提舊事，貝諾夫仍猶有餘悸。

「會不會是你看錯？又或許剛好有部巴士駛過，遮擋了視線，令你只看見某個人的下半身？」

「那時我雖然仍然年幼，但肯定沒有看錯，況且那時已是凌晨一時多，巴士早已停駛，我在視線沒受阻下確確切切看見有雙沒有上半身的腳走過。」

雖然事隔三十年以上，但貝諾夫對那件事仍歷歷在目，記得清清楚楚。

「自此你就害怕幽靈了？」費素利問道。

他看得出貝諾夫絕非說笑，再考量到貝諾夫的為人及向來嚴謹處事的態度，

也沒有理由再提出質疑。

「嗯，直到我入伍從軍之後，對幽靈的恐懼才得以慢慢消除。」貝諾夫點頭道。

「世事真的無奇不有。」費素利搖了搖頭，喃喃地道。

「已到了例行檢查的時間！」貝諾夫看了看手表說道。

「今次輪到我了。」費素利想了想後說道。

這工作由二人輪流進行。

「不如互調值班，今次仍是由我去檢查吧，我想在太空站內活動一下，舒展筋骨。」貝諾夫道。

「沒問題，就這樣決定。」

太空中沒有空氣，太空站任何一處地方出現機械故障或外殼等問題，都有可能引發成大災難，大災難發生的話，站內太空人的生存機會就近乎零。

因此必須定時進行檢查，以確保太空站絕無隱藏着絲毫安全問題。

貝諾夫向費素利交代過後，就離開主太空艙，前去作例行檢查。太空中並沒有地心吸力，在太空站內移動並不需要依靠雙腳步行，貝諾夫的身體本已懸在半空，他用手按着通道兩旁的牆壁輕輕一撥，整個人便好像游泳似的往前滑行。

費素利目送貝諾夫離開後，便開始自己崗位的工作，大約在十五分鐘之後，竟發生了沒有人預想得到的非常狀況。

「我正身處二號實驗室，」貝諾夫透過通訊器匯報，「入來的時候聽見室內傳來幾下奇怪的聲音，現在正前去尋找聲音來源。」

「怪聲？是怎樣的？」留在主太空艙的費素利問道。

「像有人用手拍打牆壁發出的。」

「太空艙只有我和你，聲音一定不是人為造成的，大概是太空站外殼受到太

空垃圾的輕微碰撞吧？」

「不可能！」貝諾夫憑經驗即時否定這種假設，「我說過，聲音自室內傳來。」

「那請你調查清楚聲音來源。」

說罷，費素利耐心等候貝諾夫的調查結果。

「嘩啊——」貝諾夫突然透過通訊器傳來驚叫聲。

「發生了甚麼事？」費素利大為震驚。

他向來認為貝諾夫比自己老練，比自己更具應付突發場面的能力，如今連貝諾夫也驚慌成那樣子，可想而知事態有多麼嚴重。

貝諾夫並沒有答話，只聽見連串「砰砰砰」的重物敲打聲透過通訊機傳來，貝諾夫那邊似乎跟甚麼人起了衝突。

費素利見事態不尋常，即時果斷地作出決定，離開主太空艙，利用無重力滑行前往貝諾夫身處的二號實驗室。

在途中費素利作出了各種的假設，但也猜不到貝諾夫遇到甚麼事故，若單憑剛才的聲音判斷，貝諾夫有可能遇上不速之客，並與對方糾纏及搏鬥起來。然而這是一個太空站，不可能有強盜從外面闖進來企圖做違法事的。

不一會，費素利已抵達二號實驗室，所目睹的場面令他吃了一驚。實驗室內當然沒有其他人，只有貝諾夫一個，但室內的設置被搗亂至七零八落，那必定是貝諾夫本人的作為。

這刻貝諾夫已筋疲力盡，任由身體飄浮在半空。

「貝諾夫！你怎麼了？為甚麼你要這樣做？」費素利高聲問道。

「我不會說，因為說了你也不會相信……」貝諾夫有氣無力地道。

「不要管我信不信，你先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費素利一改平日輕鬆的態度，帶點嚴厲地問道。

「好，我告訴你，但你一定不會相信，我剛才……我剛才見到……」

「見到甚麼？」

「有隻手。」

「一隻手？是誰的手？」費素利一臉疑惑。

「我怎知道是誰的手？總之是一隻毛茸茸的右手，一隻男人的右手，他的無名指上還戴着戒指。」

「我……我真不知道你在說甚麼，那隻手……從哪裏伸出來的？」

「憑空伸出來，朝着我伸過來啊！」向來以鎮定見稱的貝諾夫也顯得激動。

「怎可能呢！這裏是太空站，我們現時身處太空，怎會無緣無故有隻手憑空伸出來，除非是……」

「我知道你想說甚麼，你以為是幽靈，或者以為我出現幻覺看錯吧？」

「我……我不是那個意思，但除了我倆，太空站中不可能還有其他人。」

「我可以確切地告訴你，我所目睹的不是幽靈。」

「哦？」

「因為我搶到這個。」說罷，貝諾夫伸出拳頭。

他的拳頭似乎緊握着甚麼。

貝諾夫的手張開，有一枚戒指在他的手掌上。

那是一枚鑲嵌了鑽石的貴重白金戒指，似乎是結婚戒指。

「這隻戒指是……」

「我在糾纏間從那隻手搶過來的，你知道我不單未婚，也從不佩戴戒指。」

費素利點點頭，他的腦袋十分混亂。

「你應該知道這戒指也不屬於正回航返回地球的任何一個太空人，那麼你肯相信我吧？」

費素利凝望着貝諾夫手掌上的戒指，不知道該作出甚麼結論。

這件發生在「聯合號」太空站的不可思議事件表面上跟作家冼達夫收到神

秘電話及狄康尋被「亡父」跟蹤兩件事情毫不相干。

不過事實上各宗事件之間都有密切的關係。

在原漱名和許健司所住的城市中，將發生一宗罕有的傷人事件，事件中的主角名叫倪天博。

倪天博現年二十七歲，樣貌比實際年齡年輕，身形瘦削，愛追求時尚，會定期看日本最暢銷的男性髮型和時裝雜誌，並模仿雜誌男模特兒的打扮。

今天他洗澡後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用髮泥弄出一個凌亂但有層次的髮型，再噴上男性用香水才外出。

倪天博如此精心打扮，並非為了出席甚麼重要聚會或跟喜歡的女孩約會，

他只是打算去附近的洗衣店取回已洗乾淨的衣服。

「老闆，我來取衣服的。」抵達洗衣店後，倪天博出示單據。

「請等一等！」老闆展示出友善的笑容。

老闆本來在看報紙，他馬上放下報紙，依照倪天博出示單據的號碼，取了一大袋已洗好的衣物來。

「麻煩你了！」倪天博接過衣物。

「謝謝你！下次請再來光顧。」老闆應道。

「難道今天有甚麼大新聞？」倪天博臨離開前隨口問道。

他定期來光顧這家洗衣店，跟老闆熟絡，有時候會閒談幾句。

「沒有啊，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瑣碎新聞。」老闆搖搖頭道。

「我看見你挺投入地看報紙，還以為有甚麼大新聞呢。」

「你說這個？」老闆拿起剛才在看的報紙，尷尬地笑了笑，「最近學人家投

資股票，我看的是財經版，不過年紀老了，有很多術語都不明白，例如早前我在報紙看到甚麼『量子基金』，到現在也不知道『量子』是甚麼意思。」

「量子基金中的『量子』只是個名稱，是該基金的創立人索羅斯定名的。」

「是嗎？我還以為『量子』有甚麼特別意思呢。」老闆拍了拍自己的後腦勺，怪責自己太孤陋寡聞。

「其實索羅斯採用『量子』這名詞背後有特別原因。」

「哦？」

「索羅斯認為經濟市場跟物理學的量子一樣，數值變化不定，難以估量，因此衍生了『量子基金』這名稱。」

量子學理論是關於微觀物質的物理學理論。

「你連這個也知道，難道你也有投資？」老闆問道。

「我對投資一竅不通。」倪天博答道，「知道量子是甚麼，全因我以前讀過。」

「你是大學畢業生嗎？」老闆表現得有些意外。

因為倪天博的打扮太過時尚，很難想像他是高級知識分子。

倪天博報以一笑，沒回答提問就捧着那一大袋衣物離開洗衣店。

他不僅曾入讀大學，更以不足三十歲之齡取得物理學博士學位，單憑他的外表實在難以看得出。

離開洗衣店後，倪天博慢慢步行回家，他住在鬧市中一幢住宅大廈，因此回家途中滿街都是行人。

就在這時，有個身形比他高出近半個頭的男子從遠處走過來。

那男子頭戴帽子，面戴口罩，只露出一雙眼睛。

其實這個「蒙面男子」一已在遠處觀察及等候倪天博好一會，當他目睹倪天博從洗衣店離開，便馬上作出行動。

「蒙面男子」逐漸走近倪天博，可是倪天博本人卻不知情，他更想不到的是，

正迎面走向他的「蒙面男子」藏有武器。

二人的距離已愈來愈近，正當「蒙面男子」離倪天博僅有一公尺距離時，他突然從懷裏掏出一把曲尺手槍，並向倪天博「砰砰砰」的連開了三槍。

倪天博應聲浴血倒地，本來雙手摟着的大袋衣物散落地上。

槍聲響起後，鬧市中即時掀起一陣混亂，有辦公室女郎嚇得驚呼，亦有不少途人恐怕被流彈射中，在慌忙逃跑時摔倒。

「蒙面男子」馬上乘亂逃跑，他似乎不是職業殺手，而且因為體型太高，在忙亂中竟然與途人碰個正着，行兇的手槍掉了在地上。

「蒙面男子」心知不妙，馬上停步並打算回身拾回地上的手槍，但有幾名見義勇為的途人已衝上前企圖將他制服，「蒙面男子」不敢多留半刻，遺下了手槍便發足狂跑，在人群中消失。

現場目擊經過的人沒有再窮追槍手，當中有人馬上利用手機報警及召喚救

護車，亦有懂得急救的人立即視察倪天博的傷勢。

出奇地，倪天博在近距離被槍手連射三槍，卻仍有生命跡象。

該說，他雖然受了槍傷，但未至於危及生命。

槍手三槍都射中了，一槍打中倪天博的右肩，其餘兩槍都正正射中胸膛，幸運的是那兩發子彈都只是深深嵌在皮肉之中，沒有打入身體，傷及心肺等重要器官。

因為事發時倪天博捧着一大袋衣物，另一巧合的是，袋中盛載了多條牛仔褲。

牛仔褲質料厚，加上行兇者所用的是小口徑手槍，因此倪天博得以撿回性命。

「振作點！救護車快抵達了！」一位途人為倪天博緊按着傷口，以防他大量出血。

「放心，我……我死不了，比起我的生命……有件事我更加關心……」倪天博強忍着劇痛道。

「是甚麼事？」途人問他。

「我的……髮型亂了嗎？如你身上有鏡子請給我照一照。」倪天博認真地問道。

他就是個這樣的人。

途人當場哭笑不得。

救護車很快趕到，將受了傷的倪天博送往醫院急救。

醫生為他取出彈頭後，再為傷口縫了針，因為麻醉藥藥力發作，倪天博感到疲累不已，就在病牀上睡着了。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已是當天的傍晚時分。

倪天博張開眼睛，看見有幾名樣貌標悍的陌生男人圍在他的病牀兩旁。

「你終於醒了嗎？」其中一個男人問他。

「你們是探員嗎？」倪天博反問。

「你怎會知道的？」

「我不認識你們，你們固然不是來探病的，也沒有穿上醫務人員的制服，除了警務人員，我想不到你們還會是甚麼人。」

「沒錯，我們都是探員，當然是為了你被槍擊一事而來。」

「我大概猜到你們想問我甚麼，」倪天博未等到探員問及，已先行作答：「我沒有跟任何人結怨，也沒有跟甚麼幫會或任何違法事扯上關係，我相信對方向我連開數槍，不是認錯人，就是槍手的精神有問題。」

「倪先生，你誤會了，我們想問的不是這個問題。」

「哦？那麼你們想問甚麼？」

「倪先生，請你如實告訴我們，你有沒有私藏手槍？」

「甚麼？」倪天博大吃一驚，「我聽錯了嗎？還是你們說錯了？」

「你沒有聽錯，我們也沒有說錯，我再問一遍，你有沒有私藏手槍？」

「當然沒有啊！」倪天博反應奇大，令身上的傷口也疼痛起來，「為甚麼會問我這樣的問題？」

「我們將遺留在現場的一把手槍帶走化驗，得出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

「意想不到？是甚麼意思？」

「槍上只留下一個人的指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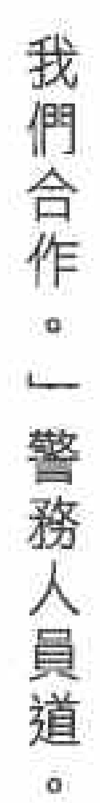
「很合理啊，相信那就是槍手的指紋。」

「你錯了，我們只驗出槍上有你的指紋。」

「我的……指紋？」倪天博呆了。

他清清楚楚記得自己沒碰過槍手遺下的手槍。

「這宗鬧市槍擊事件非常嚴重，我們必須搞清楚是怎樣的一回事，務請你跟



我們合作。」警務人員道。

倪天博的腦袋一片混亂，如墮入五里迷霧中。

這件離奇槍擊事件跟冼達夫接聽了神秘電話、狄康尋被「亡父」跟蹤及「聯合號」太空站上貝諾夫目睹怪手出現的事件，有密不可分的關連。



第四章

追查跟蹤者行蹤

原漱名離開了自己的私人診所後，和許健司一起去找狄康尋。

他們沒有選擇在餐廳之類的公共場所見面，因為恐怕會被那跟蹤者發現，令對方產生戒心。

於是原漱名和許健司直接去了狄康尋的住所。

「想不到沒見一段日子，我們竟會因為這種理由再次見面。」狄康尋對着原漱名苦笑。

「命運是很奇妙的，過去我們曾嘗試約見，卻因大家的時間不能配合而無法成事，今次竟然為了一個我們不認識的跟蹤者再度聚頭。」原漱名輕鬆地笑了笑。

「那不是甚麼跟蹤者，他就是康尋的親父！」許健司仍然堅持。

「你只是假設罷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原漱名道。

「我現在十分混亂，對那跟蹤者的身分完全沒有概念，因被一個樣貌酷似自

己父親的人跟蹤着，感覺非常古怪，所以最好將他捉住，確定他的身分。」狄康尋面帶苦惱地搖搖頭。

世上再艱深複雜的微積分數學題也不會令他如此苦惱，但區區一個神秘跟蹤者卻令他心緒不寧。

「近日他仍然跟着你嗎？」許健司問狄康尋。

「我依你所教的方法，利用停泊在街上的汽車玻璃窗的倒映，觀察自己的背後，發現他仍然從後跟蹤及注視着我，但一直與我保持較遠的距離，戒心似乎比之前大了。」狄康尋道。

「應該找機會捉住跟蹤者嗎？」原漱名問許健司。

「如果明知跟蹤者已起戒心，那就不宜冒險，否則我們一旦失手，對方有可能從此不再現身，那麼就一輩子也解不開他的身分之謎了。」許健司以專業的口吻道。

沒有人會懷疑他這個名偵探的判斷。

「若不當場將跟蹤者捉住，又怎查出他的身分？」狄康尋問道。

「你要裝作若無其事，繼續平時的生活，我們則去調查跟蹤者的落腳處。」許健司道，「他連日跟蹤你，晚上一定有他棲身的地方。」

「看來跟蹤者是獨立行動，沒有照應他的同伴，換句話說他入住酒店的機會很高。」原漱名道。

「我也這麼想。」許健司點點頭。

「不過附近一帶酒店眾多，你們逐間去打聽嗎？」狄康尋問道。

「請讓我再看一次跟蹤者的照片。」原漱名忽然道。

許健司和狄康尋不知道他的用意，但仍按要求照辦，將酷似狄康尋父親的跟蹤者照片交給他。

「你們留意到這位跟蹤者的衣著嗎？」原漱名為了看得真切，將頭湊近照片。

「我只留意到他的樣貌，因為太像家父了，令我心頭震動，所以沒注意其他地方。」狄康尋道。

許健司突然默然不語，並緩緩地垂下頭，閉上眼睛，好像睡着了似的。

換作是一般人目睹許健司這種「異變」一定會覺得驚訝，但原漱名和狄康尋都不覺得奇怪。

尤其是原漱名，他對許健司這種變化已經習以為常。

他認定許健司患了多重人格症，每當他遇着自己不懂得的事情，都會自然而然地變換成體內的另一個人格去解決問題。

許健司變換人格後會自稱是一位擁有人類學、機械工程學、遺傳學、考古學等等十多項博士學位的教授。

那時的他確實會變得知識廣博，懂得許多許健司本人也未曾學習過的知識，因此許健司一直認為自己是被一個教授的幽靈纏身。

接着，許健司好像從熟睡中醒過來似的抬起頭，睜開眼睛，意味着他已變換人格完畢，他望向跟蹤者的照片，接着就開口說話。

「這位跟蹤者的衣著很講究，穿的是高級服裝，正是現任德國總理最愛穿的品牌。」許健司道。

許健司為人急進，向來說話較快，但這刻的他，說話速度明顯慢了下來，說話時鼻音較重，並帶有強烈的抑揚頓挫，而且咬字格外清晰。

「我也忘記了這品牌的名稱，總之是較冷門的貴價貨。」原漱名道。

「非常冷門，一般人並不太認識，捧場客不及傳統的名牌多，因為買了也未必可在別人面前炫耀，但正因為冷門，吸引了不少討厭隨波逐流的名人穿着。其實這個歐洲品牌已有七十多年歷史，創辦人本是個生在瑞士的平凡縫紉師傅……」

「慢着！教授，你不用說得太多，總之知道那是個高級、貴價但冷門的品牌就可以了。」原漱名打斷了他。

「那又怎樣?他穿甚麼品牌的衣服跟他的行蹤有關嗎?」狄康尋完全摸不着頭腦。

他雖然智商高於常人,是數學天才,但擅長的僅是那個範疇的東西,關於一些心理學的學問,自然一竅不通。

「一個人的衣著其實反映了個人的思想和理念,就像一些世界知名的IT機構年輕總裁,他們出席公眾場合,穿西裝外套也不會結領帶,反映他們追求莊重、得體,但思想充滿創意,而且絕不僵化、因循。」原漱名加以說明。

「跟蹤者穿那冷門高級品牌代表了甚麼?」狄康尋問道。

「他是個講究的人,但追求低調,不愛張揚。」原漱名道。

「換句話說,他不會入住附近一帶的中下級酒店吧?」

「沒錯,」原漱名點點頭,「他下榻的應是房租昂貴的酒店,可是那些暴發戶最愛入住來炫耀的高級酒店,絕不適合他的胃口。」

「那麼要打聽的酒店數目就大大收窄了。」許健司道。

他的語氣已回復正常，原漱名和狄康尋知道他已在大家沒察覺下，回復了本來的人格。

「你要保持現狀，別作出任何異動，我會和健司找出跟蹤者的行蹤。」原漱名對狄康尋道。

狄康尋點頭以示明白。

「有件事我們也別忘了。」原漱名對許健司道。

「你指那位冼先生的事吧？」許健司反問。

原漱名點點頭。

冼先生當然是指推理作家冼達夫。

「關於他家中的電話紀錄可容後再查，反正紀錄在電訊公司會一直保留着，不會無故被刪除，但我會先在他的住所安裝攝錄鏡頭。」許健司道。



「事不宜遲，馬上出發吧！」原潄名道。

他跟許健司這刻仍未知道，連俄國太空人貝諾夫和被槍擊的年輕物理學博士倪天博二人所遇到的不可思議事件，後來也會交託由他倆去調查。

今次將是一件原潄名和許健司從未遇過如此錯綜複雜的超自然事件。

離開狄康尋的住所後，許健司先駕車回自己的私家偵探社，取了所需的器材後，就前去冼達夫的居所，並安裝了多個攝錄機鏡頭，目的是觀察冼達夫有沒有夢遊習慣。

在冼達夫的住所逗留了很短時間，許健司就駕車載原潄名去各酒店打聽那跟蹤者的行蹤。

打聽的方法，原漱名完全聽從許健司的意思，畢竟那是他的所長。

「不要拿着跟蹤者的照片去櫃台問酒店職員有沒有見過相中人。」許健司道。

「我明白，因為礙於規矩，酒店職員有責任保障住客的私隱，」原漱名點點頭，「即使他們知道跟蹤者的所在，也不肯如實透露。」

「所以我們一般會向酒店的行李生下手。」

「我明白了，行李生守着酒店大門，可留意到所有進出酒店的住客。」

「還有一個原因，行李生薪酬低，收小費是他們的重要收入來源，只要我們給他們足夠的小費，就可以買到重要情報。」

原漱名和許健司商量過後，各自提着一個沉重的行李，扮成一般客人，走進目標酒店。

守候在酒店大門的行李生馬上為二人開門，原漱名和許健司毫不客氣地將行李箱交給行李生，並各自遞上一千日圓的鈔票。

行李生接過行李及兩張鈔票，本來已掛在面上的笑容變得更加燦爛。

「我們不是登記入住，而是來跟客戶會面的，將行李搬到大堂就行了。」許健司以發音不純正的英語吩咐行李生。

「遵命！」行李生以英語回應。

他提着兩個沉重的行李箱，走在原漱名和許健司前面，為二人引路。原漱名不發言，故意由許健司處理當然有原因，因為二人為掩飾身分，假裝成日本商家。

許健司皮膚黝黑，素來有人說他長得像日本電影中的刑警，加上他的英語水平本來就低劣，要扮成英語講得不純正的日本人就更加神似。

至於兩個行李箱內所裝載的，只不過是許健司汽車車尾箱中的大量換車胎工具，沉重的行李箱可讓行李生相信箱中裝的是貴重商品。

行李生將兩個行李箱搬到大堂沙發那兒，許健司便開始他的第二步行動。

「其實我們未跟交易的客戶約定確實時間，」他向行李生出示跟蹤者的照片，繼續以拙劣英語問道：「我所指的客戶就是這一位，請問他有沒有外出？」

行李生略為猶豫，原漱名再向他遞上小費，今次是一張五千日圓的鈔票。五千日圓已超過行李生一天的基本薪金。

「謝謝！」行李生不再猶豫，馬上收下小費，細心看過跟蹤者的照片後道：「咦？我好像未見過這位客人，會不會他仍未抵達本酒店？」

「未抵達？不可能的，他至少已入住了兩、三晚。」許健司道。

「恕我無禮，兩位會不會記錯呢？我這幾天從未見過照片中的客人。」行李生道。

原漱名和許健司馬上知道跟蹤者並非下榻這家酒店。

「唉！我們定是搞錯了地點或時間，麻煩你了！」許健司道。

原漱名會意，馬上跟他一同提起行李箱，準備離開大堂。

「我為兩位提行李箱吧！」行李生忙道。

「不用了。」許健司道。

接着便和原瀨名頭也不回地直接走出酒店大門。

離開酒店一段距離後，二人才展開對話。

「落空了。」許健司道。

「不過你這個方法十分有效，剛才的行李生完全沒有起疑。」原瀨名道。

「但要我扮日本人很吃力呢，我好幾次幾乎衝口而出想説華語。」許健司皺起眉頭。

「我只怕你突然變換成『教授』的人格，那時説得滿口流利英語，恐怕會在行李生面前敗露身分。」原瀨名笑道。

「你又來了！」許健司有點不忿，「我沒有患上多重人格症，而是被一位『教授』的幽靈纏身，否則我怎會懂得那麼多知識？怎會講得出流利英語？」

「夠了！現在不是爭拗的時候，我們快往另一家酒店打聽。」原漱名擺出一副息事寧人的樣子。

許健司沒有再發作，二人各自提着沉重但毫無價值的行李箱，走往另一家酒店。

冼達夫在家中利用電腦創作他的新作《完美無瑕的犯罪》，他勉強能夠回復工作的心情。

因為跟原漱名面談後，本來十分紊亂的情緒稍為緩和，而且許健司已在他家中多處安裝了攝錄鏡頭，如果他有任何夢遊症跡象，在鏡頭之下都會無所遁形。

儘管冼達夫未能完全接受以夢遊症解釋他遇到的怪事，然而心情總較未見原湫名前踏實。

他按動鍵盤，將腦袋中天馬行空構思到的劇情化成文字，他仍然放不下的是，那個打電話來的女子是否真的存在？會不會荒謬得世上有人比身為原作者的他更早知道這套新作的書名和結局？

就在這時，冼達夫家中的固網電話突然響起，他本想按在鍵盤上的指頭當場凝在半空。

他望向家中的電話，心中非常忐忑不安，不禁問自己一個問題。

「今次打來的又是誰？幾乎沒有人知道我這個電話號碼的。」

電話不斷地響，冼達夫儘管不安，最後也鼓起勇氣起身走向電話。

「打來的又是那個女子嗎？」他心想。

最終，冼達夫還是毅然提起電話筒接聽。

「喂喂！你找誰？」

「找你呀，達夫！」電話那邊傳來一把熟悉的聲音。

「原來是你！嚇死我了！」冼達夫認得對方的聲音，當場鬆一口氣。

「我哪裏把你嚇倒了？」

「你為甚麼會打這個電話號碼？為甚麼不打我的手機？」冼達夫沒有回答，反問。

「這個新號碼是你搬屋後告訴我的，我從未打過，所以故意打來試試罷了。」

「是嗎？我忘了，最近實在太混亂了。」冼達夫嘆道。

事實上打電話來的是他的其中一個好友，亦即是認識程先生，並將原漱名推薦給他的人。

「話說回來，找我有甚麼事嗎？」冼達夫問道。

「想請你出席一個酒會。」

「甚麼酒會？」

「有位外國出版社的老闆來了我們這城市，他經營的出版社在歐美等地具有相當的規模，聽說他最近正在物色亞洲區的小說佳作，翻譯成外語出版，測試一下歐美市場對亞洲推理小說的接受程度。你知我向來欣賞你的作品，所以……」

「所以想介紹我給那位出版社老闆認識嗎？」

「正是，你的英語水平還不錯吧？那麼跟那位外國人對話時，無須我為你作即時傳譯呢。」電話那邊的朋友笑道。

「用作日常會話的英語我還可以。」冼達夫道。

「想起來，我從未問過你呢，你有英文名嗎？」

「沒有。」

「不如改一個吧，以便跟外國人聯絡，你的名字叫冼達夫，不如取其諧音叫做史提夫吧！」

「甚麼？」聽見這名字，冼達夫即時心頭一震，「我絕不要叫做史提夫！」

因為那個神秘女子打電話來的時候，最初就是稱呼他做史提夫，一聽見這名字他就感到極不舒服。

「達夫，你怎麼了？對不起、對不起！我知道不應擅自為你改英文名的！」電話那邊的朋友也嚇了一跳。

「與你無關，只是我最近情緒不佳，所以剛才反應過大。」冼達夫冷靜下來後感到有點歉意。

「我說的酒會你有興趣出席吧？」

「當然。」

「那約定你了，到時我再通知你會場地點。」

「好的！」

掛了線後，冼達夫心情再度混亂起來。

他曾一度說服自己，嘗試接受原漱名的解釋，自己可能患了夢遊症，可是當聽見史提夫的名字後，他即時回想起當晚跟那陌生女子的對話，感覺非常真實，至今他仍然記得很清楚那女子的聲音。

「難道我真的接過那通電話？為甚麼那女子會知道我這本新書的細節？照理世上除了我自己，不可能還有另一個人知道的！」

冼達夫雙手抱頭，苦惱不已，剛才僅餘的工作情緒一下子消失殆盡。

原漱名和許健司依照之前的方法，再去了兩家酒店向行李生打聽跟蹤者的行蹤，但都不得要領。

二人於是來到另一家酒店，所用的仍然是舊方法，今次守候在大門前接待

客人的行李生身材頗高，年紀不算輕，大約二十八、九歲，他的顴骨隆起，耳後見腮，長了一張嶙峋的臉。

當原漱名和許健司各自將手上的沉重行李箱，連同一千日圓鈔票交給這行李生時，二人留意到行李生雙眼即時閃出異樣的亮光。

原漱名和許健司心中暗喜，因為眼前這個行李生似乎是個天生貪婪的人，那麼事情就更好辦了。

當行李生按照許健司吩咐，將行李箱搬到大堂時，許健司就出示跟蹤者的照片，進行第二步計畫。

「我們未跟交易的客戶約定確實時間，事實上我們要會見的客戶就是這一位，請問他仍在酒店房間，還是已經外出？」

許健司說罷，原漱名就向行李生遞上一張五千日圓的鈔票。

「區區這張鈔票就想我說真話？」行李生收下鈔票，卻這樣說。

「你這是甚麼意思？」許健司面色一沉。

「我看得出你們身分並不尋常。」行李生突然展露出一張狡猾的臉。

「哼！胡說八道！我們有甚麼不尋常？我們不過來進行交易。」許健司故作鎮定，以他的拙劣英語道。

事實上他跟原漱名都暗叫不妙，因為行李生似乎已看出二人另有所圖，並非純粹來拜訪酒店住客那麼簡單。

「或許我該換另一種說法，不尋常的不是你們兩位，而是你們這兩個沉重的行李箱。」行李生覺得自己已抓住許健司二人的痛處，得意地道：「別裝模作樣了！」

「我們的行李箱？」

「你們這種來交易的人，我已不是首次遇到，你的行李箱內裝着的大概是違禁品吧？不是槍械就是打劫得來的賊贓珠寶，總之是不見得光的東西。」行李

生自作聰明。

「的確不見得光，」打開箱子必定嚇人一跳，因為裝着的全是換車胎用的工具，人家必定以為我們精神有問題。」原漱名心想，並忍俊不禁，嘴角露出笑容。

「那你想怎樣？」許健司仍裝作若無其事，問行李生。

「還用説嗎？你們為錢財冒險，我也是。」

「那你要多少？」許健司按捺着。

「一成！」行李生老實不客氣，「你們行李箱中所裝東西價值的一成。」

「好！成交！你先告訴我，我們要見的人所住的房間號碼。」許健司毫不猶豫。

「你們……不會食言嗎？」行李生覺得許健司答應得太爽快，反而憂心起來。

「如你所講，我們行李箱內的東西不見得光，如果食言，你大可告發我倆。」

「好！我告訴你，照片中的男人的確入住本酒店，但他的房間編號我真的不清楚，因為這不是我們這種低級員工管得到的範圍，惟有櫃台的職員才知道入住客人的詳細資料。」

「我們不止給你一成，」許健司將兩個行李箱放在行李生面前，「全部都是你的，你拿去吧！」

行李生大感意外，還想說甚麼，但原漱名和許健司已不讓行李生再有說話的機會，轉身慢慢走向櫃台。

「心理學家，你認為剛才貪婪的行李生得知行李箱內全是換車胎工具時，會有甚麼反應？」許健司問原漱名。

「可能所受打擊太大，因而引發情緒病，說不定馬上辭掉行李生的工作，索性拿着我們留下的工具改去汽車修理場工作。」原漱名打趣地道。

說罷他自己也忍不住大笑。

「活該！我最討厭唯利是圖的人！」許健司冷笑。

二人快走到酒店櫃台。

「這裏交給我處理。」原瀨名道。

「好！我們不用再假扮日本人吧？」許健司問道。

「不用了，但老實說，你的確扮得不錯，如果開拍電影需要有人扮演日本刑警，我一定推薦你。」原瀨名笑道。

「別挖苦我了！」許健司認真地道。

本來許健司說過別去櫃台問酒店職員有沒有見過照片中的跟蹤者，但如今已無法從行李生身上打聽到更詳細的資料，那惟有直接向櫃台的職員下手。

二人走到酒店櫃台前，一位男職員馬上有禮地招呼。

「我姓何，有甚麼事可以幫到兩位嗎？」

這位自稱姓何的男職員大約三十多歲，是那種樣貌不惹人討厭的胖子。

「我們來找一個人。」原漱名道。

「請問找哪一位?是我們酒店的職員、負責人,還是住客呢?」男職員問道。

「我們想跟貴酒店的高層人員對話,因為當中涉及一些重要事。」

原漱名在對話期間,一直留意眼前這位略胖職員的眼神及舉止。

「哦?是甚麼重要事呢?事實上我是本酒店的主任,碰巧過來巡視櫃台,我雖然不算是高層職員,但兩位如有要事可儘管跟我說。」男職員道。

「我們正在尋找一個人,他入住了貴酒店,但卻不清楚他的房間號碼,希望你能提供資料。」原漱名道。

「除非兩位提供那位住客的詳細資料,再由我們代為聯絡,取得那住客的同意,否則恕我們不方便透露本酒店任何一位住客的資料。如兩位所知,這涉及住客的私隱。」何主任保持客氣,圓滑地道。

原漱名和許健司最初已預計酒店職員會這樣回答。

「我想跟貴酒店的經理談一談，請你通傳一下。」原漱名道。

「事實上閣下跟本酒店哪一位作出這個要求結果也一樣，這是規矩，我們每位職員都必須按規矩辦事。」何主任面上保持笑容道。

從對話期間，原漱名已看透了這個何主任的性格和想法。

身形肥胖的人有個共通點，就是求變心不強，挑戰心也低，較為循規蹈矩。如細心以肥胖和瘦削的人作比較，會發現前者搬屋及轉職的次數明顯較後者為少。

原漱名眼前的何主任更是位格外不愛求變及墨守成規的人。

當原漱名要求跟酒店經理見面時，如果何主任有所猶豫或顯得為難，表示他認真地考慮過事情的嚴重性，為應否讓經理知道而苦惱。

然而他不假思索便馬上拒絕要求，堅持按規矩辦事，顯示他根本不願意驚動經理等高層人員就想將事情了結。

原漱名最擅長心理戰，他很清楚若要對付最不愛節外生枝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偏偏要惹起事端，令對方陷入最不願意出現的境地。

「既然何主任你堅持不可打破規矩，那麼我們惟有也依照規矩，通知警方派人來封鎖全酒店，逼我們尋找的人現身。」原漱名道。

「有那麼嚴重嗎？」何主任平靜地問道。

原漱名看得出他似乎不太相信，只覺得那是誇大之辭。

「真的很嚴重，如果這事鬧大恐怕會驚動到管轄本區的郭警司親身來處理。」許健司插口。

「郭……郭警司？」何主任面色微變。

原漱名看得出何主任開始動搖。

許健司所說的郭警司真有其人，絕非他胡亂虛構出來的，他亦確實認識對方。

警方經常秘密找許健司幫忙，他自然認識警隊中大部分高級人員。

「警方若封鎖這酒店調查，一定會成為明天的頭條新聞吧？」原漱名故意幸災樂禍。

「不管怎麼說，按規矩，我依然絕不可隨便向兩位透露住客的資料。」何主任顯得有些為難，但仍然堅持。

他說話時已不及剛才那麼有自信，因為他判斷得到許健司能說出當區警司的姓氏，理應不是信口胡謅。

「沒法子，那大家惟有都按規矩辦事，我提出私下接觸目標人物，說到底都是不想驚動警方而已。」原漱名道。

「我讓你看看我的名片。」許健司向何主任遞上一張名片。

名片其實是許健司為工作方便而偽造的，上面所印的機構名稱是「鐵衛保安服務公司」，職位是高級行動經理。

一般人會以為保安公司必定是甚麼大廈或商場保安員，又或是押運大額現金的護衛，其實有種保安公司提供私人貼身保鑣服務，專門保護富豪或政要。

「哦？原來你是私人保鑣。」何主任接過許健司的偽造名片後恍然大悟。

大酒店有眾多名人出入，何主任當然知道許健司訛稱的是哪類人物。

「我們要找的那位住客，所涉及的事件極為嚴重，與多個國家的政局扯上關係，因此需要我這種人物出馬。」許健司欺騙何主任。

「你要是仍然堅持，我們也無可奈何，但請放心，不管發生甚麼事，我也會如實向你的上司匯報，我們曾向何主任要求會見經理及酌情處理，但正直不阿的何主任拒絕了我們的建議，你的上司知道後必定讚賞你嚴守規矩，說不定你馬上獲得升職加薪。」原漱名再挖苦他幾句。

何主任的面色變得很難看，他很清楚，如果事情真的如原漱名和許健司所講鬧大，損害了酒店的聲譽，自己不單不會獲得上司讚許，而且更會受到嚴懲。

「那我們走吧！」原漱名對許健司道。

話雖如此，他們沒有乾乾脆脆地走，而是故意將動作放慢，誘使何主任就範。

「兩位慢着！」何主任果然被逼妥協，「我覺得規矩畢竟也是人定的，理應因時制宜，我也不想驚動任何住客。」

他更擔心的是驚動住客後會驚動到他的上司。

「何主任果然是明白事理的人。」原漱名愉快地道。

「但無論如何，我也不可讓兩位擅自去找本酒店住客，我恐怕會出亂子。」何主任道。

「那你想怎樣？」許健司問他。

「我幫你們確認一下那位住客的房間編號，並陪同兩位前去。」

「也是好主意，我明白你擔心我們會作出甚麼意想不到的行為。」原漱名點

點頭答應。

他口中所指「意想不到的行為」意思是使用武力，這一點是在酒店服務的何主任最害怕出現的場面。

「多謝你們明白我的難處！」何主任如釋重負，「那請告訴我，你們正尋找的住客是誰？」

許健司於是出示跟蹤者的照片。

「這位先生我見過，等一等……」何主任嘗試記起。

「他可能姓狄。」許健司插口。

「嗯，他姓狄。」何主任找出那跟蹤者所填寫的入住表格及護照影印本。

「他叫狄東延嗎？」許健司追問。

狄東延就是狄康尋父親的名字。

「不，他的護照上只有英文名字，叫 Cambridge Dick 。」

「沒有中文名字？」原漱名覺得意外。

「並不出奇呢，他持的是美國護照。」何主任看着那護照的影印本道，「但很抱歉，這個不方便讓你們看。」

「我們明白，那是住客的私隱。」原漱名道。

「為甚麼會這樣的？狄康尋的父親沒有移民美國，也從未取得美國護照。」許健司喃喃地道。

「我早說過那不會是狄康尋的父親，由此可見，這個人確是狄康尋的甚麼親戚。」原漱名應道。

然而在真相大白時，原漱名才證實連他的推斷也錯了，最終是個連他和許健司也預計不到的結果。

「這位狄先生入住了二十二樓的二二一二號房間，我可帶兩位去一趟。」何主任道。

於是原瀨名和許健司隨着這位酒店職員前去乘搭升降機。

「那位狄先生訂了多少晚酒店房間？」許健司問何主任。

「他預訂了五晚，但登記入住時說過，可能還會多留幾晚。」

「那現在他住了多少晚？」許健司追問。

「三晚。」

「換句話說他仍未退房離開。」許健司對原瀨名道。

「那就有足夠時間讓我們搞清楚他的身分。」原瀨名點點頭。

「我想再提醒兩位一次，拜訪那位狄先生時切勿亂來。」何主任道。

「我們對他毫無惡意，只想跟他談一談，你擔心的話，甚至留在場聽也不要緊。」原瀨名道。

「不過若對方向我們施襲，為求自保，我可不會客氣。」許健司當場一臉凝重。

升降機很快就抵達二十二樓，何主任站在最前，在他的引領下，原澈名和許健司走到二二一二號房門外。

「狄先生，晚上好，我是本酒店的主任，小姓何，有事想跟你談一談。」何主任輕輕敲門後說。

接着，大家等候房內的人回應，可是等了良久仍沒有人應門。

「再敲一次吧！」急進的許健司在何主任耳邊道。

「不可以，也許客人正在洗澡，打擾客人的事我們絕對做不得。」何主任壓低聲音道。

「一般來說，只能苦等下去？」原澈名輕聲問何主任。

「不，請等等！我有處理方法。」何主任先遠離二二一二號房門外，然後以無線電對講機聯絡酒店大堂櫃台的同事，「我是何主任，你們見到二二一二號房那位男住客外出嗎？……甚麼？」

「怎麼了？」許健司問。

「我的同事說那位狄先生剛退房。」何主任關掉對講機，回答許健司。

「怎可能？他不是預定入住五晚的嗎？」原漱名大惑不解，「況且即使要退房，怎會巧合得正在我們上來找他的時候離開？」

「那不是巧合，恐怕我們踏入這酒店範圍時已被他發現，於是他看準機會，就在我們乘升降機上來時，乘另一部升降機去大堂退房。」身為私家偵探的許健司作出這判斷。

「真抱歉！我愛莫能助。」何主任無奈地攤了攤手。

「不！你仍有幫到我們的地方。」許健司道。

「是甚麼？」何主任問。

「請打開二三一二號房的房門，狄先生趕急地收拾行李離開，說不定留下了甚麼線索，我們想徹查一下。」

「這一點我倒辦得到。」

何主任十分合作，利用他的職員用磁卡將房門的電子鎖打開，讓原漱名和許健司進房。

房間面積頗大，房內裝潢不算極盡奢華，但別具品味，佈置上隱約散發着藝術氣息，難怪姓狄的跟蹤者會選擇入住這家酒店。

原漱名和許健司沒有多費神欣賞房間的裝潢，因為他們並非為此而來，二人只集中查看房內的每件家具，嘗試找出與跟蹤者有關的線索。

然而二人在房間內花了半小時仍一無所獲。

許健司更不顧儀態，匍匐在地上查看房間內每寸範圍的地毯，確認有沒有跟蹤者留下的東西。

「健司，剛才我曾彎身查看過地毯了，並沒有任何線索呢，你還是起來吧。」

原漱名對他道。

「別管我！」許健司並不服氣，繼續匍匐在地毯上查看，終於讓他找到了一些極之細小的東西，「咦？地毯上有沙。」

「沙？」原漱名在許健司身旁蹲下身子，用手指拈起地毯上的沙粒細看。

「地毯上有沙沒有甚麼出奇吧，客人曾經外出，所穿的鞋子自然會在外面沾上塵土和沙粒，不知不覺間帶回來房間，因此我們的清潔員工每天都會為地毯吸塵。」何主任插口。

「現時絕對不要召喚員工來吸塵！這些沙粒可能暗藏着甚麼線索。」許健司大聲喝道。

「知道了，待你們搜查完再清理。」何主任嚇了一跳。

他不明白許健司為何為了區區一些沙粒那麼小事就緊張成那樣子。

突然，匍匐在地上的許健司動作停頓了，他的頭緩緩垂下，好像睡着了似的。

何主任還以為他疲勞過度睡着了，可是原漱名知道這是許健司變換人格前的先兆。

至於在甚麼時候變換人格，許健司本人也控制不到，總之當他需要一位知識廣博的人幫忙時，他就會自動變成一位「教授」。

不久，許健司忽然張開雙眼，好像剛從熟睡中醒過來似的，何主任看見他這副樣子也不禁吃了一驚。

「一般人以為沙就是沙，全都是一樣的，根本是大錯特錯。」許健司再度開口說話。

可是此刻他說話的速度較平日緩慢，而且帶着明顯的抑揚頓挫。因為許健司不再是許健司，他已成為「教授」。

「為甚麼他的語氣跟剛才完全不同？」何主任一臉疑惑，輕聲問原漱名。

「他自小已愛演戲，經常扮演不同人物的語氣說話，無須大驚小怪。」原漱

名公式地答道。

許健司小心翼翼地將地毯上所有沙粒收集起來，放在一個細小的透明膠袋內，然後站起來。

「你的意思是，沙也分粗沙和幼沙等幾種嗎？」何主任問許健司。

「你這種講法太流於表面了。」許健司應道。

「沙塵的沙跟沙灘的沙並不相同吧？」原漱名問許健司。

「說得對，沙灘的沙又跟沙漠的沙不同，再分得仔細一點，即使同樣是沙灘，不同沙灘中的沙粒成分都不相同。」

「同樣是沙漠，兩個不同沙漠的沙粒成分也不一樣。」原漱名插口。

「沒錯！你們知道沙的主要成分是甚麼嗎？」許健司問原漱名和何主任。

二人一起搖頭，這是理所當然的，沒有修讀過地理學的人根本答不到這問題。

「沙的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矽，這種物質堅硬而且能抵受風化，因此在氣候再乾燥再惡劣的地方，沙依然是沙，不會再被侵蝕化成灰燼。沙本來也是岩石，只是受到風化而化成細小的沙粒，岩石本來擁有的特質，即使化成了沙也會保留下來。」

「不如我直接問你，將你手上的沙粒作詳細化驗，可找出來源嗎？」原漱名問許健司。

「沒錯！例如有些沙粒中仍殘留着鐵質，有些含有石膏，憑沙粒中的特質便可找出它的來源。」

「換句話説，我們可查出這位姓狄的住客去過甚麼地方，並將當地的沙粒帶到這裏來呢。」原漱名精神一振。

雖然被跟蹤者快一步逃了，但線索仍未中斷。

「你們兩位的説話內容，我反復思考多次都不太明白呢。」何主任苦笑。

「你無須明白，總之你已做了應該做的事，阻止貴酒店發生一宗足以成為頭條新聞的麻煩事，我必須恭喜及讚賞你。」原漱名故意逗他高興。

何主任至今仍未知道被原漱名二人所騙，獲稱讚後還表現出一臉雀躍。

「教授到底說了甚麼？」許健司忽然望着手上的一小袋沙粒問道。

「教授？誰是教授？」何主任詫異地問道。

事實上許健司已在何主任沒察覺下回復原來的人格。

由於「教授」是第二人格，只有「教授」知道許健司說過的和做過的，然而許健司卻不會知道「教授」說過和做過甚麼。

往往在他回復本來人格後，也要問原漱名「教授」的說話內容。

「教授嘛，他就在這房間內，你看不見嗎？」許健司故意作弄何主任，「啊！我一時忘了，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樣，天生有雙看得見幽靈的眼睛。」

「你說……甚麼？」何主任大為震驚，「難道你剛才是……被……被幽靈上身？」

「你說得對，我正是！」許健司馬上承認。

「玩夠了！已從『教授』口中得到重要情報，我們走吧！」原漱名對許健司道。

二人撇下因害怕幽靈而變了面色的何主任，離開酒店房間。

「『教授』到底說了甚麼？」許健司乘搭升降機時問道。

「關於沙的形成……」原漱名將剛才的內容扼要地說了一遍。

「那麼快將我在毛毯上收集的沙粒，送去一些研究地理和地質學的化驗所化驗。」許健司悻悻然道：「真可惡！竟被跟蹤者走脫，一定要沿這線索找他出來，我要證明他就是狄康尋的父親！」

「我反而想知道他的動機，他沒有傷害狄康尋的意思，發現我們來找他時又馬上逃之夭夭，到底他有甚麼動機？」

「找到他自然就會真相大白。」

「話說回來，剛才那位何主任總算幫了我們的忙，你不應嚇唬他呢。」

「我只是為我們解圍罷了，免得他繼續追問我提及的『教授』是誰。」

「我只恐怕他從此誤信酒店房間中有幽靈出沒，早晚會患上精神衰弱。」

「不是更好嗎？那你又可增加一個病人了。」許健司打趣地道。

「說得對！他來找我求診時，我就給他折扣優惠吧！」原漱名大笑。

儘管原漱名和許健司加起來已超過五十歲，可是兩人的心跟愛惡作劇的孩子並沒有兩樣。



第五章

沙粒中的秘密

倪天博覺得自己非常倒霉，他雖然愛追求時尚打扮，但跟那些暴風青年不同，從來沒有跟人結怨，人品也不俗，卻無辜被蒙面槍手槍擊。

更不幸的是被警方懷疑他私藏手槍，槍手行兇的手槍只留有倪天博一人的指紋，不單警方摸不着頭腦，就連他本人亦百思不解。

不過對倪天博來說最痛苦的是，留院期間只可穿院方提供的病人衣服，令愛穿時裝的他覺得非常難受。

幸好髮型還可自由梳理，他往洗手間期間已順道用髮泥重新弄好他那充滿立體感，而且富有凌亂美的髮型。

儘管是去洗手間，也有兩名探員緊隨其後。

動聽點說，就是警方恐防他再受槍擊，派人作二十四小時的貼身保護；難聽點說，就是他仍未洗脫私藏手槍的嫌疑，警方當他疑犯般看待，限制着他的自由，恐防他擅自逃跑。

倪天博梳理好髮型，腳步蹣跚地走回病牀。受的傷縱使未危及生命，也令他流了很多血及需要縫針，他總不可能像被槍擊前那麼步履輕快。

當然，那兩位奉命保護他的探員一直緊隨其後。

當他爬上了自己的病牀時，另外有位便衣探員走進病房。

倪天博起初還擔心這位探員到來，是因為又有甚麼壞事發生，幸好帶來的總算是好消息。

「倪先生，之前曾問你有沒有私藏手槍，實在十分抱歉，我們跟幾位槍擊事件的目擊者錄取了口供，他們不約而同表示你由始至終都沒碰過那把手槍，而行兇者是位身材頗高的蒙面槍手，我們完全排除了你用手槍誤傷自己的可能。」那位探員道。

「那太好了！」倪天博如釋重負，「難道你們已從行兇手槍上套取到槍手的指紋？」

「不！手槍上唯一的指紋是你的，」探員有些尷尬，「至於原因，我們仍未確實查明。我們會繼續跟鑑證科的人溝通，但他們提供了一個可能性。」

「是怎樣的可能性？」倪天博好奇地問道。

「就是槍手不知利用甚麼方法將你的指紋印了在槍柄上，而他行兇時又戴了手套，沒有留下指紋，於是演變成這種罕有的局面。」

「那只是你們的推斷，我認為可能性很低，槍手為甚麼要那樣做？嫁禍給我，讓別人以為我用槍來槍殺自己？」倪天博哭笑不得。

「這個嘛……」探員變得更尷尬。

「我不如也提供一個可能性讓你們參考，」倪天博心中有氣，悻悻然道：「世界上根本有兩個我，其中一個我看不過眼，不想我再活下去，於是企圖槍殺我，但最終失手逃去無蹤，因此留在現場的手槍只有我的指紋，我剛說過，兩個都是我嘛。」

倪天博被槍手連開三槍，卻僥倖因為摟着一大袋衣物，減低了子彈的衝力而撿回性命，險象環生還被警方誤會，已夠令他氣憤，可是最終警方都無法提供一個合理解釋，這令他的怒氣爆發出來。

「倪先生真懂得說笑。」那探員不便發作，只陪笑道。

「希望你們盡快捉到槍手，我也想知道是甚麼人想取我的性命。」倪天博道。

眼見探員也作出忍讓，他的語氣總算緩和下來。

「這個一定。對了，還有一事未告訴倪先生。」探員道，「我們封鎖了槍擊現場尋找彈殼及槍手有可能留下的線索，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發現。」

「哦？是甚麼？」

「是沙粒。」

「沙粒？」倪天博好奇不已。

「槍手逃跑時與一位途人碰個正着，就在那位置的路面上，我們找到一些沙

粒，也許槍手的衣物沾了沙。」

「化驗那些沙粒的話，應可查出槍手是從哪處地方沾來的。」倪天博道。

「哦？你也知道不同地方的沙所含的物質不同嗎？」探員有些意外，「我也是從鑑證科的同事口中得知。」

「我雖然不是地理學者，但我擁有物理學博士學位，沙的成分總會知道一點。」倪天博淡然道。

他沒有炫耀自己學識的意思，但探員卻立即肅然起敬。

「失敬失敬！原來你擁有博士學位。」

「從今天起應改稱為『曾被槍擊並被懷疑是槍手的物理學博士』。」倪天博無奈地道。

「不阻礙你休息，我們告辭了，祝你早日康復，有需要會再請你錄取口供。」

探員說罷，連同本來保護倪天博的兩位探員一共三人離開病房。

換句話說，本來那兩位探員真的懷疑倪天博是疑犯而留下來，此刻證實倪天博沒有嫌疑後，就馬上離開，沒想過繼續保護他的人身安全。

「身上衣物沾了沙？難道槍手之前去過沙灘嗎？真搞不懂！」躺在病牀上的倪天博喃喃地道。

他並不知道，槍手留在現場的沙跟原漱名及許健司正追尋那位跟蹤者留在酒店房間地毯上的沙粒完全一樣。

企圖槍殺倪天博的槍手和連日跟蹤狄康尋的人來自同一個地方。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比原漱名、許健司、冼達夫及倪天博等人所在的城市慢五個小時。

原漱名等人那邊已是晚上七時半，莫斯科仍是當天的下午二時半。

在莫斯科以北八十公里外一家精神病院，氣氛異常緊張，病院已進入半封鎖狀態，嚴格管制醫務人員及病人出入，甚至有俄羅斯軍人被派來這裏候命。

情況變得如此不尋常，全因有位身分特殊的病人被送到這裏來。

那病人叫貝諾夫，就是三日前在「聯合號」太空站上遇到不可思議怪事而失常的太空人。

太空科技涉及一個國家的軍事及國防，因此俄羅斯政府以非常認真及嚴肅的態度處理今次事件。

貝諾夫失控破壞了太空站設施後，當時唯一的同伴費素利為他注射了鎮靜劑，讓他安靜地休息，並馬上通知地面上太空總署的人員。

當然，俄羅斯政府亦馬上獲悉這事。

太空總署及俄羅斯政府都認為貝諾夫不適宜再留在太空站，決定設法讓他

盡快返回地球。

數名前往太空站換班的太空人早前已乘坐火箭從地球出發，幾小時後抵達太空站時，當中一位人員便授命即時將貝諾夫帶返地球。

返回地球後，貝諾夫馬上被俄國派出的人員接走，不許他接觸任何外人，也不許他接觸傳媒。

仍留在太空站上的費素利存心維護貝諾夫，他雖然親眼目睹貝諾夫手上握着一枚不知來自何方的鑽石戒指，可是對太空總署的人員三緘其口，只說貝諾夫也許因承受不了過大壓力而精神不穩，沒說過他曾聲稱目睹神秘怪手一事。

因為一旦和盤托出，貝諾夫就必被認定精神出現問題，不僅以後難以再獲委派往太空工作，甚至可能被逼入住精神病院，影響他的下半生。

況且若講出真相，不單貝諾夫後果堪虞，費素利的下場亦不見得好多少，他同樣會被認為舉止言行荒誕而不再獲得太空總署的信任。

因此世上除了貝諾夫和費素利二人，暫時仍未有其他人得知他倆在太空站上遇到那麼難以理解的事件。

俄羅斯軍方派出了一位名叫高倫的軍官處理這事，他已經乘坐軍方提供的專車來到這家精神病院。

高倫下車時，早在場候命的軍人馬上向他敬禮。

高倫現時的官階是上校，現年四十五歲，身高達一點九五米，灰髮，面容冷傲，眼神銳利，穿了一身整齊軍服，是個令人望而生畏的軍官。

高倫在下級軍人引路下，走進了精神病院，並來到安置了貝諾夫的房間。

當時貝諾夫端坐在一張椅子上，正襟危坐，他還未換上病人衣服，仍身穿太空人工作時的藍色連身工作服。

因為他被送到這病院不久，剛接受了醫生的初步檢查。

「你就是貝諾夫？」高倫問道。

「是的！上校！」貝諾夫馬上站起身，一臉嚴肅地敬禮。

這裏是俄羅斯，二人當然以俄語交談。

「單從表面看，你似乎一切正常呢。」高倫道。

「報告！我的確一切正常。」貝諾夫道。

「可是，如果你的精神狀態沒有出現異常，又為甚麼會出手破壞太空站內的設施？」高倫坐在病房中早已為他準備的椅子上。

「事實上……」貝諾夫正想回答。

「慢着！」高倫打斷了他，並向病房內的醫生問道：「醫生，經你初步診斷，貝諾夫少校的精神狀況正常嗎？」

「完全正常！」醫生毫不猶豫地答道。

高倫不禁皺起了眉頭，他不明白貝諾夫既然精神狀態正常，為何會在太空站作出失控行為。

「醫生，麻煩你出去，我想跟貝諾夫少校單獨談一談。」高倫道。

「遵命！上校！」

醫生恭恭敬敬地應過，便離開病房暫時迴避。

「現在病房內只有你和我，任何事情也可如實對我說。」高倫對貝諾夫道。

「遵命！」貝諾夫高聲應道。

「慢着慢着！別太拘謹，你先坐下來，這裏沒有其他軍人，你暫時可無須向我行禮，輕鬆一點，就當是我們兩人閒談好了。」

「是的。」貝諾夫點了點頭，坐在椅子上。

「你應該不會無故失控，到底你在太空站遇到甚麼事？」高倫問道。

「我會如實說出來，但上校你需要先有心理準備，因為我所遇的怪事完全是匪夷所思，難以找得到合理解釋。」

「別說笑了！我哪需要甚麼心理準備？」高倫高傲地道：「我在戰場上有甚

麼事情未遇過？」

「那我惟有說了，我在太空站上目睹一隻怪手出現……」

接着，貝諾夫將在太空站遇到的荒誕事如實告訴了高倫。

「荒謬！怎會有甚麼怪手出現？那裏是離地球表面有幾百公里遠的太空啊！」

高倫聽到一半就打斷了貝諾夫，「是你長時間在無重力的太空站工作，因精神過度疲累而出現幻覺吧？」

「我也曾好像上校你那樣懷疑過，甚至在太空站上的那位美國太空人也曾同樣懷疑過我，但我有證物在手。」

「證物？」

「沒錯。」

貝諾夫於是拿出他從那隻怪手搶來的鑽石戒指，他早已預計俄羅斯軍方很難相信他的證供，因此私藏着那枚戒指，從太空站帶回地球。

「這枚戒指不是屬於你的吧？」高倫接過戒指後瞇起眼睛仔細觀察。

「當然不是，事實上那位美國太空人也可以作證。」

「那美國人知道多少？」高倫著緊地問道。

雖然蘇聯已經解體，美蘇之間的冷戰已結束多時，但美國跟俄國之間畢竟仍是競爭對手。

「他知道事情的全部，當時在太空站上除了我就只有他一個人，我發生那樣的怪事自然需要告訴他。」

「我沒有怪責你，的確如你所講，太空站上沒有其他人可以幫你。」

「相信那個美國人不會將我所遇到的事張揚出去，他的人品不錯，況且我跟他的關係甚佳。」

「單憑這點你就相信對方不會出賣你？」高倫板起了臉。

「我不是純粹感情用事，實際上他也不便出賣我，即使他講出真相，誰會相

信他的說話？反而只會像我一樣，被視為精神異常。」

高倫點點頭，同意貝諾夫的講法。

「上校，我知道我所遇到的經歷非常難以置信，但這確實是我所知的全部。」

「我明白，但若如實撰寫報告提交上去，恐怕連總統也會覺得我腦筋有毛病。」

高倫已由最初的堅拒相信，變成現在的半信半疑，但他總不能提交一個半信半疑的報告給高層，因此感到苦惱。

他雖是個嚴厲、冷酷的軍官，可是也是認真及追求事實的人，要他胡亂提交報告騙過上頭了事，他會堅決拒絕。

「恕我大膽，我倒有個建議。」貝諾夫道。

「是甚麼建議？說來聽聽吧！」

「我知道上校你跟艾巴斯基先生有私交……」

艾巴斯基擁有俄羅斯最大規模的石油公司，坐擁資產接近一百億美元，被

譽為「俄羅斯石油大王」。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艾巴斯基有的是財力，可請到合適的人幫忙將這件怪事查至水落石出。」

貝諾夫點點頭，等待高倫考慮。

「好吧！我嘗試幫你一次忙，但在未查出真相之前，會當你是精神病人看待，你暫時必須留在這病院，就當是療養吧！」高倫終於有了決定。

「我明白的！謝謝幫忙！」

「你知道為甚麼我相信及幫助你嗎？」

「不知道！我起初以為上校你一定不會接受我的講法。」

「我來這裏之前，你的前上司主動聯絡過我，他向我提及過你的為人和往績，老實說，我本來不認識你，信的只是你的前上司。」

高倫在軍中雖然以嚴厲聞名，但畢竟也是一個有血有肉，很重視交情的人。

他已決定聯絡艾巴斯基，請他提供協助。

這件在俄國發生的事最後竟然跟原潄名和許健司扯上關係。因為「俄羅斯石油大王」艾巴斯基認識程先生，當他請程先生提供意見時，程先生二話不說將這任務交給原潄名及許健司二人處理。

原潄名和許健司離開酒店後，打算將在酒店房間地毯上收集得來的一小袋沙粒，帶往化驗所。

在此之前，他們沒忘記做一件要事，就是為冼達夫調查電話紀錄。

許健司聯絡了一位名叫郭迅男的好友，郭迅男在電訊管理局任職高層，權限僅次於該局的局長，可向電話公司索取任何人的電話紀錄。

許健司將冼達夫家居新安裝的固網電話號碼告訴了郭迅男，並請對方幫忙查一查該號碼最近幾天的通話紀錄。

基本上任何人的電話通話都涉及個人私隱，不得私下查看，但郭迅男破例幫忙。

「除了本城市的首長及最高級官員的手機紀錄不便查看之外，基本上我查看一般人的紀錄，局長也只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郭迅男過去曾笑說。

郭迅男幾乎馬上就得出結果，因為在幾天前，冼達夫的家居電話只接過一通電話。

最奇怪的是電話號碼不詳，照理電訊管理局向電話公司直接索取通話紀錄的話，一些本來不顯示來電號碼的本地通話也會無所遁形，號碼清清楚楚地被列印出來。

如果是從外國打來的長途電話，即使查不出號碼，也至少知道是從哪個國

家或區域打來的。

惟獨冼達夫數日前接過的那通來電卻無法顯示出任何資料，就好像出現線路故障似的，原漱名和許健司對此都大惑不解。

郭迅男表示從未遇過這種情況，會要求技術人員提供合理解釋，答應若得到答案會馬上通知許健司。

「難道是幽靈從天國打來的電話？」掛線後，許健司忽然提出大膽假設。

「別胡說八道！天國會有電話嗎？」原漱名當場反駁他。

他難以接受科學解釋不到的離奇荒誕事。

「也有可能是甚麼人從另一個空間打電話給冼達夫。」許健司提出另一個假設。

「那我問你，那是甚麼空間？宇宙之外嗎？」原漱名反問。

「我仍未知道，或許是超越了時間的空間，所以那個女人能說出冼達夫新作

的秘密。」

「很難令我信服呢。」

「有甚麼出奇？世上超越科學的離奇怪事簡直多不勝數，就以我自己為例，全賴一位教授的幽靈纏身，我才會懂得許多自己不曾接觸過的深奧知識。」

「現在沒空再跟你爭拗這個老問題，」原漱名嘆了一口氣，「我們先將那小袋沙粒拿去化驗所再說。」

於是二人駕車前去一家相熟的化驗所。那家化驗所頗具規模，而且向來已有化驗土壤及沙泥的經驗，他們二人期望可得出一個詳盡的報告。

當二人抵達的時候，出來接待的是位中等身材，年約二十八、九歲，樣貌平凡的男子，他唯一特別的是手持着一罐可樂，一邊喝一邊走出來，他的名字叫陸俊。

「嗨！健司，很久沒見了，別來無恙吧？」陸俊先跟許健司打招呼。

許健司因工作需要，已不是首次來請這家化驗所幫忙。

「還可以，我這位朋友姓原。」許健司向陸俊介紹原漱名。

原漱名跟陸俊彼此打了招呼，寒暄幾句後便展開話題。

「我想知道這些沙粒的來源。」許健司將那小袋沙交給陸俊，「無須告訴我沙粒中含有甚麼成分，我並不是研究地理學的，對成分完全不感興趣，我只想知道這些沙來自哪個地方。」

「好的。」陸俊接過之後，眼睛湊近透明膠袋，仔細看袋內的沙。

「甚麼時候可給我報告？」許健司問道。

「盡快。」陸俊的眼睛仍停留在那些沙粒上，沒望許健司就答道。

「少跟我來這套！」許健司哼了聲。

「那你想甚麼時候完成？」陸俊終於望向許健司。

「明早！」

「本來可以的，但今次不行！明天中午吧！」

「好！一言為定！」

陸俊舉起可樂罐倒進口中，發現汽水已喝至最後一口，他丟了鋁罐，伸手進褲袋掏零錢，但掏了半天也掏不出。

「你需要零錢嗎？」原漱名從口袋中掏了幾枚零錢出來，遞給陸俊。

「太感激了！」陸俊道謝後取了零錢。

接着就撇下許健司和原漱名二人，去了附近的自動販賣機買汽水。

「你剛才說本來可以早上完成化驗報告的，為甚麼今次不行？」許健司問他。

「因為剛收到另一宗委託，也是要求化驗一些沙粒來源。」陸俊喝着一罐新買的可樂，走過來答道。

「世事有這麼巧合？」許健司和原漱名互相問道。

「那是甚麼人的委託？」許健司問陸俊。

「秘密！」陸俊想也不想便答道。

「別跟我來這套，快告訴我！」許健司有些不滿。

「不行！你也知道這是行規。」

「你知道我從來不愛守規矩的！」

「陸先生，請把你手上的可樂給我。」原漱名忽然態度輕鬆地對陸俊道。

「哦？原先生，你喜歡喝可樂嗎？」陸俊問道。

「不太喜歡，因為含有咖啡因。」

「那麼為甚麼想要我這罐可樂？」

「因為這是用我的零錢買的，這罐可樂理應屬於我。」

「你又不喝，那要來做甚麼？」

「待會拿去倒掉。」

「為甚麼要那樣做？」陸俊反應奇大。

「因為你不將我們想知道的事說出來。」原漱名仍保持輕鬆的語氣道。

陸俊的面色當場變得很難看。

「陸先生！拿來，我要你的可樂。」原漱名催促。

「豈有此理！我鬥不過你們！惟有說吧！」陸俊一口氣將手上的可樂喝乾，然後說道：「是警方委託我們化驗一些沙粒，聽說關於今天下午在鬧市發生的槍擊事件。」

接着，陸俊將警方在槍擊現場發現沙粒一事交代了。

許健司和原漱名沉默了下來，思考狄康尋被跟蹤一事跟今天發生的槍擊事件有沒有關連。

「原先生，你還有零錢嗎？我還想買可樂。」陸俊再向原漱名請求。

原漱名很合作地再提供零錢，陸俊又再高高興興地走向自動販賣機。

「你知道可樂有甚麼成分嗎？喝得多對身體無益的！」許健司忍不住勸陸俊。

「可樂成分包含水、二氧化碳、白糖、調味劑、色素及咖啡因等等，我在化驗所工作的，難道會不知道嗎？」陸俊已買了新的一罐可樂走回來。

「明知道無益你仍要喝？」許健司問道。

「我需要長時間加班工作，不喝絕對無法撐下去，無須經過化驗，我也知道我體內流的已不是血，而是可樂。」陸俊笑道。

「你已患了依賴症，有些人患了酒精依賴症而酗酒，你依賴的則是可樂。」原漱名以專業的口吻道。

「哦？你到底是誰？」

「有需要就找我吧。」原漱名將自己的名片給了陸俊。

沒等陸俊有任何回應，他就和許健司一起離開化驗所。

「雖然這樣說有點不科學，但我有預感，我們跟警方不約而同地要求化驗沙粒的來源，兩件事或許存在關連。」原漱名道。

「我也有同感！我也說過，未必每件事都可用科學解釋的。」許健司應道。

當時的時間已不早，許健司駕車載原漱名回去，等候明天的化驗報告。



第六章

俄國油王的委託

翌日早上，原漱名和許健司前去找冼達夫，在許健司駕駛途中，原漱名從報章看了昨日倪天博在鬧市中被蒙面槍手槍擊的新聞。

因為這宗槍擊事件現場也留下了一些沙粒，所以原漱名格外留意。

此外，他也看了俄國太空人貝諾夫因失常而被帶返地球後，馬上被俄羅斯軍方帶往精神病院檢查的消息，這宗可說是近日最矚目的國際新聞。

當抵達冼達夫的住所門外，原漱名和許健司便下車按門鈴，冼達夫馬上應門，看來早已起牀等待二人到來。

「我相信我真的沒有夢遊症。」讓原漱名和許健司進入家門後，冼達夫馬上道。

他表現得出奇的平靜。

「你似乎十分肯定，難道你昨晚通宵工作，一整晚沒睡過？」原漱名道。

「剛剛相反，因為一些小事令我失去工作的心情，所以昨晚選擇早睡，一睡

直到今天天亮，我睡得很熟，既沒有做夢，起牀後亦沒發現屋內的擺設有任何改變，我堅信我熟睡後一切正常，沒出現夢遊跡象。」

冼達夫所指令他失去工作心情的小事，就是昨日好友擅自為他起了「史提夫」這英文名字。

「健司，麻煩你翻看一下這房子內各部攝錄機所拍的影像。」原漱名對許健司道。

「這個交給我吧！」

「關於你家中電話的通話紀錄，我們也嘗試查過了。」原漱名對冼達夫道。

他原原本本將電訊管理局調查到的結果告訴了冼達夫。

「換句話說，那通電話的確不尋常嗎？」冼達夫不禁動搖。

「你先別想太多，世上未能解釋的怪事多的是，我就告訴你我手頭上正處理的另一宗事件。」

原漱名講出狄康尋被人跟蹤的事件，他這樣做有個目的——

直至目前為止，他仍未能百分百肯定冼達夫患了夢遊症，那通神秘電話也許另有方法解釋，但需要更多時間查明真相。

為免冼達夫胡思亂想，原漱名於是講出狄康尋的事件，藉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懷疑過世多年的亡父跟蹤自己，的確很奇妙呢。」身為作家的冼達夫聽罷大感興趣。

原漱名這緩衝之計似乎有些效用。

「我已用快速搜畫檢查過所拍到的影像，」許健司走過來道，「昨日一整天冼先生的生活完全正常，未發現有夢遊跡象。」

「再給我一點時間，我必定給你一個合理的解釋，並設法解除你所有的疑慮。」

原漱名對冼達夫道。

洗達夫聽罷點點頭，其實他的心情也很矛盾，初步證實他未必患上夢遊症，那幾天前應該確確切切地接過一名陌生女子打來的電話，令他如釋重負。

然而謎團仍未解開，令他覺得非常不踏實，幸好之後沒有再接過任何神秘電話，總算讓他的情緒較為穩定。

就在這時候，許健司的手機響起。

「喂喂！原來是你，化驗結果已完成了嗎？」他馬上按鍵接聽。

打電話來的是化驗所的陸俊。

「沒錯，你給我的沙粒來自沙漠。」陸俊道。

「只知道是沙漠的沙？你該比對過，知道屬於哪個沙漠的沙吧？」

「當然了，我知道你的做事作風，最終一定會要求我查出來自哪個沙漠的。」

「是美國的沙漠嗎？」許健司嘗試推測。

「為甚麼你會知道？」電話那邊的陸俊有點意外，「我比對過，那些沙粒應

來自美國猶他州的沙漠。」

「我猜猜而已，想不到一猜就中。」許健司淡然道。

他猜來自美國，因為那個姓狄的跟蹤者所持的是美國護照。

「那麼警察委託你們化驗所化驗的沙又怎樣？」許健司忽然記起那件槍擊事件，並問道。

「這個嘛……」陸俊有所猶豫。

「你又想跟我說甚麼規矩嗎？」許健司馬上想通，「你回答我後，我馬上買三打罐裝可樂，並請人馬上送往你公司當作謝禮，可以了吧？」

「喂喂！他已患了汽水依賴症，你還鼓勵他喝？」原漱名反對許健司的做法。

「放心吧！他最終都會找你求診的，現在就由得他喝個夠吧。」許健司回應了原漱名，再問電話那邊的陸俊：「喂！決定了嗎？」

「你索性送四打可樂給我吧！」陸俊仍在討價還價。

「好的！一言為定！」

「我不會告訴你，警方請我們化驗的沙來自哪處地方，因為我們受到限制，」陸俊取巧地答道：「但我可以告訴你，沙的來源跟你們帶來的同屬一處地方。」

換句話說，企圖槍殺倪天博的槍手在現場留下的沙也來自猶他州沙漠。

「我明白了，謝謝你的資料。」許健司道。

「你搞錯了，我甚麼資料也沒向你提供過啊。」陸俊為免承擔責任，故意這樣說道。

「總之我不會忘記送四打可樂給你。」

許健司掛線後跟原漱名一起研究事情的來龍去脈。

首先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姓狄的跟蹤者和槍擊倪天博的槍手來自同一處地方並非純粹的巧合，兩人之間應有甚麼關連。

美國猶他州離原漱名他們的城市超過十小時的飛行航程，為甚麼那二人千

里迢迢從美國猶他州來呢？

況且即使那二人曾到過猶他州沙漠，也未至於沾了那麼多沙，到底當中隱藏着甚麼秘密？

這些謎團到目前為止都未有答案。

「我們要去猶他州一趟嗎？」原漱名問許健司。

「雖然旅程長途跋涉，但我們也要上路。既然知道那跟蹤者來自何方，就較容易查出他的確實背景及從猶他州來這城市的目的，並且順帶調查他跟那槍手之間的關係。」

「說得對！」原漱名點點頭，「即使我們成功再在本城市找到他，他硬是不肯透露真相，我們也無可奈何，因為他未構成任何違法行為。」

「兩位先去美國處理要事吧，如你們所見，我暫時的狀況並無大問題，待會更會去酒店出席酒會，可以鬆弛一下這幾天以來繃緊了的情緒，所以不用擔心



我。」冼達夫道。

他所指的酒會，就是好友邀請他去跟外國大出版商老闆見面的那一個。

「那好的！請你保重！」

跟冼達夫道別後，原漱名和許健司便打算前去機場訂機票飛往美國。

「登機前除了訂汽水送給陸俊，我還會聯絡郭警司，建議跟警方作一個交易。」駕車往機場途中，握着方向盤的許健司道。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警方必定也想追查那個槍手的背景，但要他們派人手遠赴美國就相當困難。」原漱名道。

「我會將我在美國調查到的線索向本地警方匯報，條件就是要求他們將槍擊

事件的所有資料提供給我。」

「警方會答應嗎？」

「過去他們遇到棘手的事都會僱用我暗中幫忙，今次我願意不收報酬提供線索，他們哪有拒絕的可能？」許健司胸有成竹。

「今次真忙呢，剛接了冼達夫的委託，他的事還未查至水落石出，我們連狄康尋被跟蹤一事也沾上手，想不到還有一宗鬧市離奇槍擊事件。」

「唉，真吃不消，幸好沒有其他新的委託交託到我們身上，否則恐怕我們會被沉重壓力壓扁。」

「你別亂説，世事很難説得準的。」

「你別嚇我了。」

就在那時，原漱名的手機響起，他看見手機顯示打來的是一通國際長途電話。

「也許是程先生呢。」原漱名對許健司道。

「若對方是程先生，請你替我問候他。」許健司道。

二人向來都極之尊重這位程先生。

「喂喂！找誰？」原漱名接聽了。

「是漱名嗎？是我呀！」打來的果然是程先生。

「程先生你好！健司請我代為問候你。」

「謝謝你們的關心，漱名，我不知你們最近有沒有餘裕時間，我有件事想請你們幫忙調查，因為有位生意上的朋友拜託我，我實在難以推辭。」程先生有些為難。

他雖然是世界級的富豪，而且有恩於原漱名及許健司二人，可是絕不會因為自己身分超然而高姿態地吩咐他人辦事。

這也是原漱名和許健司格外尊重他的原因。

「程先生你太客氣了，請將你朋友需要解決的事告訴我，我和健司會盡力而為的。」原漱名沒有說出自己的難處便一口答應。

他沒有問許健司的意思，因他知道許健司的想法必定跟自己一樣，程先生有需要幫忙，他們自是義不容辭。

「我所講的朋友就是俄羅斯的艾巴斯基先生。」程先生道。

「就是那位『俄羅斯石油大王』？」原漱名聽過那人的大名。

接着程先生就說出了需要處理的委託，其實就是關於太空人貝諾夫在太空站遇到的那件怪事。

「在太空中遇見怪手出現？」原漱名聽罷大感詫異，「原來貝諾夫在太空站失常一事竟有內情！」

「俄國人做事也挺有效率，艾巴斯基先生已將太空人貝諾夫的詳細口供紀錄，以及帶回地球的那枚鑽石戒指，用堅固的金屬箱子盛載好，派了他其中兩個私

人保鏢乘飛機帶往你們身處的城市，現在兩人應已抵達機場，他們知道你和健司的樣貌和身分，待確認後就會交出那金屬箱子。」程先生道。

「我和健司正在往機場途中，可以的話，請約艾巴斯基先生那兩位私人保鏢在機場和我們交收那箱子。」

「沒問題，我會安排一下，拜託你們兩個了！」

「太客氣了！請保重！」

「我聽見你和程先生的對話，大概知道內容。」許健司待原漱名掛線後説道。

「我早叫你別亂說，世事是很難説得準的！」原漱名笑道。

「既然是程先生親自委託，我們就要加把勁，一口氣將幾件事解決！」

冼達夫所接的離奇電話、狄康尋被陌生男子跟蹤、倪天博被蒙面槍手槍擊、貝諾夫在太空站上遇見怪手，四宗個案背後其實都涉及同一件事。

到了機場後，原漱名和許健司在約定地點找到兩名身材健碩，身穿整齊西裝的俄羅斯人。

當中一位比較年輕，年約三十歲多一點，另一位樣貌較老誠，唇上蓄了鬍子，經確認後得知他們就是艾巴斯基的兩位私人保鑣。

既然被派到外國負責運送重要物品，除了俄語外，這兩個俄羅斯人固然還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

兩個俄羅斯人要求確認原漱名和許健司二人的身分，於是他們就出示身上的護照，蓄鬍子的那個俄羅斯人接過護照細心查看，他身旁較年輕的俄羅斯人則一直小心翼翼地提着一個金屬製的小箱子。

「沒錯，你們就是原漱名及許健司先生，」蓄鬍子的俄羅斯人檢查完畢，有禮地交還護照給原漱名二人，接着他向同伴打了個眼色。

較年輕的那位俄羅斯人則將手上的金屬箱子交給原漱名。

「我好奇想問一個問題。」原漱名道。

「請請！」蓄鬍子的俄羅斯人道。

「我們打算乘搭飛機，所以帶備了護照在身，如果我們身上沒有護照，你倆又怎樣確認我們的身分？」

「我們會親自找兩位，直至兩位出示護照，我們才會交出箱子，雖不知箱子內載了甚麼東西，但既然是我們老闆交託的，一定具有相當價值，除了原漱名先生和許健司先生之外，任何人即使以武器向我們強搶，我們亦絕不會就範。」

蓄鬍子的俄羅斯人說得十分堅決。

他們看來極之忠心，為了完成老闆交託的任務，甚至不惜冒上生命危險。

「不會擔心我倆偽造護照，騙取你們手上的箱子嗎？」原漱名問道。

「你們辦不到的，應該說一般人偽造的護照絕對無法騙得到我倆。」蓄鬍子的俄羅斯人信心十足地道。

「為甚麼？」原漱名忍不住追問。

「我大概明白原因，」許健司以發音不純正的英語插口說道，「我們面前這兩位俄羅斯先生昔日應不是普通人，說不定在特務機關工作過，為掩飾真正身分，應該曾多次以假護照出入不同的國家，既然是箇中的經驗者，自然可一眼就辨認得出護照的真偽。」

「我們既不承認，也不會否認。」兩名俄羅斯人相視一笑，似乎暗示許健司的推斷對了。

「很高興認識兩位，我們也是時候辦理登機手續了，再見。」原漱名向蓄鬍子的俄羅斯人伸出手，想與他握手。

不過對方猶豫了半秒才伸手與原漱名互握。

「你猶豫了一下才與我握手，變相承認了你們的前特工身分呢。」握手後，原漱名對他道。

「哦？為甚麼？」蓄鬍子的俄羅斯人問道。

「那是你仍未改得掉的習慣，特務人員工作艱險，為保安全而處處提防他人，不與陌生人握手是你們的習慣，因為握手時最容易被對方暗算，即使你已脫離特工行列成為私人保鑣，但這種習慣仍未徹底改掉，一個人再不顯眼的小動作和習慣也會將其內心的想法反映出來。」

「你是心理學家？」蓄鬍子的俄羅斯人深感折服，忍不住問原漱名。

「我既不會承認，也不會否認。」原漱名故意學他剛才的口吻。

蓄鬍子的俄羅斯人忍不住大笑。

最後，原漱名、許健司跟兩位俄羅斯人輪流握手道別後，才去辦理登機手

續上機。

許健司利用臨上機前的空檔時間，致電他認識的高級警司，提出了交易條件，如他所料，對方幾乎沒考慮就馬上答應。

許健司曾多次暗中協助警方調查懸案的往績，警方對他已有足夠的信任，願意破例為他提供昨日那宗鬧市槍擊事件的詳細資料。

許健司跟高級警司對話完畢的時候，他和原漱名登機的閘口便告打開，開始讓乘客上機，時間配合得剛好。

由原漱名和許健司所在的城市飛往洛杉磯，需要花十二個多小時，二人為了方便在漫長的飛行旅程中研究今次多宗事件，因此選擇乘坐商務機位。

二人登上了飛機，在空中服務員的帶領下找到所屬的座位，扣好安全帶後，沒等多久飛機便已起飛。

飛機成功飛越雲層，機長認為一切安全後，便透過廣播通知乘客可解開安全帶。

「我們打開金屬箱子，研究一下太空人貝諾夫的口供紀錄和那枚戒指吧。」原漱名道。

「慢着！」許健司凝重地道。

「怎麼了？在機上有人監視着我倆嗎？」原漱名戒備了起來。

「不！但我們再等一等，時間快到了。」許健司望了望手表，確定時間。

「甚麼時間？」

「分發飛機餐的時間。」許健司一本正經地道。

「我不知道你是這麼饞嘴的。」原漱名苦笑。

「我不是饞嘴，只是不想浪費，當我們談要事談得投入的時候，就不方便讓派飛機餐的空中服務員走過來打擾，那就要放棄吃大好的一份食物，而且商務客位的食物跟經濟艙是不一樣的！」

「我一時忘了你是個非常現實的平凡人呢。」原漱名嘆了一口氣。

許健司向來都是這樣子，去酒店吃自助餐時不吃至無法再多塞半點食物進肚裏去，絕不肯罷休。

反正飛行時間超過十小時，原漱名就隨許健司喜歡，多等一會。

沒多久，空中服務員就開始分發飛機餐，在用膳的時候，許健司將從警方打聽得來的槍擊事件詳情告訴了原漱名，他認為這事件比較次要，因此先說。

「手槍上竟只留有被槍擊者自己一人的指紋？真是難以置信。」話雖這麼說，原漱名的語氣卻很平淡。

「你似乎毫不驚訝呢。」許健司邊用刀叉將食物送進嘴巴，邊應道。

「因為最近接觸得太多離奇事件了。」原漱名笑道。

「關於這宗槍擊事件，有一點警方似乎忽略了，但我卻很在意。」

「你指甚麼？」

「就是被槍擊者倪天博的背景。」

「你剛才說過，他擁有物理學博士學位。」

「我總覺得，他只有二十幾歲便取得博士學位，應是個十分出色的人，他雖然沒跟人結怨，可是被槍手連開三槍，槍手存心取他性命，我懷疑他被襲跟他的學歷有關。」

「鑽研物理學又怎會無辜惹來殺身之禍呢？」原漱名不太明白。

「我也未能說得準，但舉個假設性的例子，這個姓倪的如果正研究一種能以極低成本提煉，可完全取代石油的劃時代化學燃料，被產油國的人或油田擁有者得知的話，他就有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我明白，石油每年為許多小國帶來數以十億甚至百億美元的進賬，如果有另一種燃料可取代石油，他們本來達天文數字的財產便會化為烏有。」

「不過我再強調一次，石油的這個例子只是假設，未必一定跟石油有關，關鍵是他的物理學博士身分。」

許健司畢竟是名偵探，察覺到連警方也忽視了的細微地方，後來事實證明他的推測有一半猜中了。

二人簡略談過槍擊事件後，剛好亦用餐完畢，原漱名就將那個從兩位俄羅斯私人保鑣接過的金屬箱子取出來。

箱子由一道密碼鎖鎖着，箱子的開合處用火漆封好，上面加了俄國軍方的簽署，以證明未有人打開過，俄羅斯人交出箱子時已將開鎖密碼告訴了原漱名。

原漱名成功開啟密碼鎖，並將箱子打開，內裏塞滿柔軟像海綿似的特別物料，保護當中所載的東西以防當箱子碰撞時受損。

整個箱子所載的只有一份厚厚的口供紀錄書和一枚戒指，俄羅斯人做事也頗周到，早將太空人貝諾夫的口供翻譯成英語，方便原漱名二人閱讀。

正當原漱名想閱讀口供內容時，空中服務員剛好走過來，回收飛機餐的餐具和盤子。

「小姐，麻煩你，我還想要一小瓶紅酒。」許健司對空中服務員作出要求。

「明白了，請稍等一下，我和同事回收好餐具後便拿給你。」空中服務員有禮地應道。

許健司的英語程度只屬一般，因此由原漱名閱讀太空人貝諾夫的口供紀錄，再將意思翻譯給許健司知道。

「真夠精彩！繼離奇槍擊事件後，還有這宗太空中遇見怪手事件。」許健司忍不住道。

「我們所知的四宗事件幾乎離奇得可拍成一部荷里活電影。」原漱名打趣地

道。

「荷里活電影也不可能有這麼離奇。」許健司嘆道。

「如果問我對這宗太空中遇見怪手事件的看法，作為一位臨床心理學家，我會認為是貝諾夫長期在無重的太空中工作，累積了相當的心理壓力，因而產生幻覺。如果我跟他面談，會直接問他自小有沒有遇到任何與一隻毛茸茸男人手有關的事情，例如年幼時犯了小過錯，躲在房間的衣櫃中，最後被憤怒的父親發現，遭父親一隻毛茸茸的巨靈之手拉出衣櫃及痛打，這種事情會令他留下陰影，當到了受壓太大時有可能讓他構成幻覺，目睹那隻令他感到畏懼的手，當然，那隻手在現實中根本並不存在。」

「你從心理學角度去解釋，一般來說或者通用，但今次的情況很特殊，貝諾夫是位久經訓練的太空人，成為太空人之前一直是軍人，更駕駛過戰機，在冷戰時代跟美軍起過衝突，心理質素應比常人高出好幾倍，加上其舊上司對他的

評價甚高，盛讚他穩重、果斷，處變不驚，這樣的人不會出現你所講的幻覺吧？」

「你別忘了貝諾夫身處的是太空而不是地球，在太空上同伴不多，可活動的空間也有限，難聽點說，在太空生活甚至比在監獄中更難過日子，太空人在太空上承受的壓力亦是常人的好幾倍。」

「不過這枚戒指又怎樣解釋？」許健司拿起那貝諾夫帶回地球的戒指問道。

「這正是我解不通的地方，本來我估計也許貝諾夫早就帶着這戒指在身，最後因精神失常而編了故事，但既然這事勞煩到俄羅斯軍方處理，最後更經艾巴斯基和程先生交託由我們去調查，事情一定不會那麼簡單。」

「戒指是現時最大的線索，那就由戒指開始展開調查。」許健司將臉湊近那枚戒指，瞇起眼睛仔細觀察。

「世上的鑽石戒指說不定有幾千萬枚，甚至過億枚，應該怎樣展開調查？」原漱名問道。

許健司沒有回答，好像睡着了似的垂下了頭，原漱名知道他並非睡着，而是到了變換人格的時候。

沒多久，許健司突然好像從熟睡中醒過來似的張開雙眼，接着連說話語氣也改變了，發音時鼻音較重，咬字清晰，還帶有強烈的抑揚頓挫。

「鑽石表面上是沒有記認的。」變成了「教授」的許健司道。

「你說表面？換句話說鑽石其實有記認，只是表面上看不出嗎？」原漱名問道。

「你說對了，鑲在這戒指上的鑽石是十分貴重的優質貨色，珠寶店應已加上記號作識認，以防止被人行劫。」

「你的意思是，因為鑽石上有記認，因此即使被人行劫，劫匪也難以在市場上轉讓？」

「正是這個意思！」

就在這時候，剛才的空中服務員用盤子捧着一小瓶紅酒來，遞給許健司。

「先生，這是你要的紅酒。」

「小姐，真抱歉，我向來是喝白酒的。」許健司道。

他已變成「教授」，而「教授」最喜歡喝的是白酒。

「對不起，恐怕是我聽錯了，我馬上去換一瓶回來。」

說罷，空中服務員就離開了。

「教授，那麼怎看得出鑽石上的記認？」原漱名問許健司。

「鑽石工場會利用離子束在鑽石表面上進行雕刻，可以雕上名字或編號。」

「那豈不是會影響鑽石的外觀？」

「不會的，因為那是微細的雕刻，完全不會影響鑽石在燈光下折射出的璀璨光芒；那些雕刻不僅肉眼無法辨認，即是利用十倍的放大鏡也看不出，只有在高倍數的顯微鏡下才看得見。」

「原來是這樣。」

原漱名慶幸許健司擁有「教授」的人格，懂得許多艱深的知識。

就在這時，那位空中服務員又來了，今次她的盤子上捧着的是一小瓶白酒。

「先生，我端來白酒了，我聽得很清楚，今次一定不會錯。」

這位空中服務員的態度也算良好，明明記得自己沒有聽錯，但也按許健司剛才的吩咐換了白酒回來。

不過剛才是剛才，現在情況又不同了。

「白酒？我點的是白酒而不是紅酒嗎？」許健司望向空中服務員道。

正當空中服務員不知如何回答之際，原漱名連忙插口打圓場。

「白酒跟紅酒都一樣嘛，」原漱名拿了空中服務員所捧盤子上的酒，放在許健司的摺合式桌子上，「別太計較！」

空中服務員對原漱名報以一笑，以示感謝，之後才離開返回工作崗位。

許健司剛才已變換成本來的人格，對改換白酒一事全無記憶。

「白酒是教授點的嗎？」許健司想通發生了甚麼事，便問原漱名。

原漱名點點頭。

「教授真是的！我明明不喜歡喝白酒嘛。」

「算了吧！反正都是倒進你的肚子裏。」原漱名笑道。

二人繼續漫長的飛行旅程，多宗離奇事件的真相都在美國猶他州等待他們發掘出來。

第七章

改變命運的酒會

在當天的黃昏時分，冼達夫換了一套整齊的西裝，準備前去酒會。

他不是一般在辦公室工作的上班一族，平日極少穿西裝和結領帶，除非是出席朋友的婚禮，否則也不肯花工夫穿得如此「隆重」。

今天的酒會在一家有名的五星級酒店內舉行，為了尊重主人家，平日習慣了穿休閒服的他才勉為其難地作出這種打扮。

在鏡子前再三確定所結的領帶沒半點歪斜後，冼達夫就離開家門，乘的士往酒會會場。

到達會場後，他嘗試尋找自己那位好友的蹤影，但現場嘉賓過百，一下子也難以看得清。

冼達夫於是拿出手機，打給好友，然而響了多下，對方仍沒有接聽，電話被接駁到留言信箱，他惟有暫時作罷。

冼達夫在會場內拿了飲品，便去了會場一處沒有他人騷擾的角落呆等。

儘管會場是處高級地方，裝潢華麗，就連普通的一道門、一條柱子也十分講究，鋪在地上的地毯亦是高級貨色，冼達夫站立的地方更可透過落地玻璃，眺望漂亮的海景，然而他沒半點興致欣賞。

冼達夫向來是個朋友不多，愛寧靜，甚至有點享受孤獨的人，的確，他天生有點孤僻，但他愛自己一個人，還有另一個原因。

他向來對自己的卓越腦筋感到自豪，自信比任何人更懂構思佈局巧妙、合乎邏輯及結構嚴謹的推理小說，因此他不太看得起別人，認為世上只有極少數人了解自己的想法。

就在冼達夫呆等的時候，有位少女走近他，他好奇地望了對方一眼，肯定自己不認識那少女，認為她必定認錯了人，因此不多理會。

「你不問問我是誰嗎？」少女卻主動問道。

她的聲調偏高，華語發音跟本地人有少許分別，她的母語似乎是英語。

這位少女稚氣未除，很難說得準她的年齡，說她像十六、七歲也不過分，但看清楚時又好像有十九至二十歲。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她天生是美人胚子，成熟長大後必定是位大美人。

「我肯定自己不認識你，我向來不會問陌生人的身分。」冼達夫答道。

他的語氣既不熱情，也不冷漠，畢竟對方是位少女，冼達夫總不會沒風度得無視她的提問。

然而他故意不表現得熱情，是恐怕少女會繼續攀談，對冼達夫來說，跟自己不感興趣的對象談話，就如看一部冗長而沉悶的電影那麼痛苦。

原以為少女會識趣地離開，但結果並非如所料般發展。

「你這句說話有些矛盾呢。」少女對冼達夫道。

冼達夫聽罷不禁眉頭輕輕皺起，他向來最不喜歡聽見的說話就是「這一點不太合邏輯」或「這種處理方法有些矛盾」。

他創作推理小說時往往絞盡腦汁，令故事達至完全合乎邏輯及剔除所有存在矛盾的情節，因此最接受不到別人批評他這一點。

「那讓我問你，我剛才的說話哪裏出現矛盾？」冼達夫忍不住反問少女。

他本來完全沒有跟少女繼續對話的意思，但此刻卻想探求原因。

「你說從來不會問陌生人的身分，你總會認識朋友吧？你跟任何朋友認識之前，對方都可說是陌生人，如果你不問對方身分背景，你們又怎可認識及成為朋友呢？」少女答道。

她的回答有少許複雜，但冼達夫當然聽得懂箇中道理。

「你說得對，因此我幾乎沒有朋友。」冼達夫直認不諱，「我僅有兩位朋友，都是他們主動告訴我身分而結識的。」

「那麼若我告訴你我的身分，我們便可以成為朋友嗎？」少女笑道。

「小姐，我想強調一點，我不是為了結識朋友而來這裏的，如果你想結識朋

友和找別人攀談，現場來賓多的是，你為甚麼不向他們打主意呢？」

冼達夫這樣說已很客氣，畢竟眼前的是位少女，他總不能直斥對方並下逐客令。

「在場雖有很多人，但全都是沒趣的傢伙，口中講的全是甚麼股票投資、添購名車、炒賣樓房等無聊話題，惟獨我留意到你好像跟他們不同。」少女答道。

「我有甚麼不同？」冼達夫好奇地問道。

「我不知道你是誰，只覺得你好像比現場大部分人懂得思考，你躲在這角落拒絕跟他人混為一體，大概跟我一樣根本看不起他們，覺得他們太沒趣吧。」少女毫不造作地答道。

冼達夫聽罷，不禁對眼前這少女改觀，她雖然稚氣未除，但卻不像同齡少女般說話內容空泛，而且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所以你向我這個看來懂得思考的人攀談來解悶嗎？」冼達夫問道。

「不是為了解悶，而是為了我自己著想。」

「哦？為了自己著想？到底是甚麼意思……」

「我今年已十九歲了，我恐怕到了二十歲之後，會像其他人一樣智力倒退，因此我想多跟腦筋好的人談話。」

「你指到了二十歲就會智力倒退的意思是……」

「你該聽過吧？我在美國時看過一個電視節目，科學家認為人類在十二歲過後，智力會急速發展，但平均到了二十歲，智力就不會再提高，甚至有可能倒退，所以世界上有許多所謂的天才兒童本來智商驚人，但到了二十歲之後就會打回原形，變回一個普通人。」

冼達夫不禁有些驚訝，少女所講的理論他當然聽過，但他很難想像這理論出於一個年僅十九歲的少女口中。

「智商並不是完全取決於遺傳，後天也有很大影響，例如即使是聰明的人，

長期和笨人一起生活的話也會變得笨，相反，即使是不太聰明的人，長期跟聰明人為伍，自己也會聰明起來。」少女續道。

「你覺得我不是笨人，因為這一點而想跟我做朋友嗎？」冼達夫問道。

他覺得非常意外，怎麼也想不到十九歲的少女會有這種想法。

「沒錯，因為我害怕自己變得笨，變得像他們那樣就糟糕了。」說罷，少女環顧現場的人一次，並忍不住笑。

冼達夫也不禁笑了起來，他覺得這少女十分有趣。

「我的名字叫杜韻玲，英文名叫Elaine，你呢？」少女向冼達夫伸出手。

「我沒有英文名的，我的名字叫冼達夫。」冼達夫自我介紹，並跟這位叫杜韻玲的少女握手。

「原來你就是冼達夫先生？」杜韻玲有些意外。

「你認識我？」冼達夫也感意外。

他雖是城中有名的作家，但沒想到來自美國的杜韻玲也認識自己。

「剛看過你的小説，佈局很厲害呢！」杜韻玲道，「老實説，是我一位長輩吩咐我看看，再給他意見的。」

「你的長輩？是誰？」

就在這時，有一位外國人到場，即時成為現場嘉賓的焦點。

那位外國人大約四十七、八歲，有一把濃密的銀髮，一雙眼炯炯有神，穿了一身悅目的禮服。

他成為眾人焦點，並非擁有一副出眾的外貌，而是因為他就是今次酒會的主人家，亦即是冼達夫好朋友想介紹他認識的外國出版社社長華迪。

「這位就是我的長輩！」杜韻玲指向華迪，對冼達夫道。

冼達夫感到非常意外，他做夢也想不到杜韻玲竟與華迪這位擁有龐大跨國出版機構的社長有關。

「來！我介紹你給華迪叔叔認識吧！」杜韻玲熱情地拉着冼達夫的手。

「那好吧。」

冼達夫感到盛情難卻，沒有甩開杜韻玲的手，並跟着她走向華迪。

「華迪叔叔只懂得英語，不如你即時改個英文名，方便與他溝通，你叫做冼達夫，就取其諧音叫做史提夫，好嗎？」杜韻玲拖着冼達夫一邊走，一邊問道。

「又是史提夫？」冼達夫吃了一驚。

「又是？這是甚麼意思？」

「史提夫這名字畢竟不太……」冼達夫對這名字依然抗拒。

「你是男性嘛，不要婆婆媽媽的，就這樣決定，你的英文名就叫做史提夫吧！」

冼達夫對杜韻玲的第一印象不差，而且見她年紀尚輕，不想太影響她的興致，結果沒有堅決反對，接受了史提夫這個名字。

命運就是這麼奇妙，有些事情愈想避免，最終卻避無可避，變成了事實。

倪天博只休息了一天便想出院，醫生要求他再多留院休養幾天，但也被他拒絕，入住公立醫院費用絕不高，照理不會構成經濟負擔，院方不明白他為何急着出院不可。

「多留在醫院一天，我就必須多穿一天那套難看死的病人衣服，反正彈頭已取出，我寧可回家休養。」這就是倪天博要求出院的理由。

如果病人沒有即時的性命危險，而又強烈要求退院，院方並沒有反對的理據。

倪天博先換回自己本來的衣服，用在駐醫院便利店買來的髮泥弄出富層次感的凌亂髮型，之後便去辦理退院手續。

他身上的傷口依然痛楚，但獲得醫生配方止痛和消炎藥，他答應會定期回醫院覆診，檢查傷勢的康復進度。

倪天博步出醫院的時候已是傍晚時分，雖然感到體力不足，步履有些不穩，但心情還是興奮的。

他本想乘搭的士回家，但等了好一會仍不見有的士駛進醫院外的的士站，最終惟有作罷，決定步行回家。

醫院離他的住所不太遠，步行只需大約五分鐘，但倪天博誤算了一件事。

步行五分鐘可抵達家門是以他平時精神奕奕的狀態來計算，如今的體質連走路快一點也成問題，步行回家必須多花數倍時間。

倪天博起程之後才發覺自己計算錯誤，但路程已差不多走了一半，也只得堅持下去。

他再次暗嘆倒霉，被無辜槍傷已夠倒霉了，還要拖着疲憊無力的身軀步行

回家，他覺得自己已倒霉得到了極點。

不過他又誤算了，因為更倒霉的事即將發生。

他正在行人路上緩緩步行的時候，有兩輛電單車駛到他身旁便減慢車速，每輛車上各有一男一女，兩個男子是司機，兩個女子則分別坐在兩個男司機背後。這四名年約二十三、四歲的男女衣著及打扮十分前衛，身上更刺了紋身，他們不約而同望向倪天博，並上下打量他。

「喂喂！你看這人，身上穿的是最流行的時裝呢，每件售價都不便宜。」其中一輛電單車的司機對同伴道。

「如果他穿的每件都是真貨，加起來差不多等如我們半個月的收入了，大概他穿的是冒牌貨吧？」另一名電單車司機應道。

他們談論的人自然是倪天博，他遇槍擊時所穿的衣服被射穿了破洞，更沾了血跡，但事發前剛好從洗衣店領回一大袋衣物，他現時身上的時裝正是從衣

物袋中取出來穿的，其餘衣物都送了給醫院的員工。

倪天博明明聽見那兩個電單車司機的對話，但為免生事端，詐作聽不見，繼續向前走。

「喂喂！這位兄弟，你身上穿的是冒牌貨嗎？」其中一位電單車司機問倪天博，「到底在哪裏買的？實在做得太像真了，我們也想去光顧。」

倪天博向來最重視自己身上的時裝，每件都是他在研究室做兼職研究員賺錢買回來的，最難接受他人懷疑其身穿的是贋品，因此被這麼一問時不禁心中有氣。

「我身上的是真貨還是冒牌貨，我相信識貨的人一定看得出。」倪天博語氣淡然，但話中帶刺。

「他說甚麼？」

「我……不太明白。」

兩名電單車司機都是腦袋不靈光的人，聽不出自己被倪天博揶揄。

「你倆竟然聽不懂嗎？這位兄弟的意思是你們沒眼光，不識貨，否則不會笨到問他的時裝是不是冒牌貨。」其中一位電單車女乘客道。

倪天博望了她一眼，只見她身材高瘦，穿露肩上衣，手臂上刺了一個骷髏紋身，頭盔下露出一把長髮，但因戴了頭盔而看不到她的樣貌。

兩個電單車司機被「點化」後，才明白自己被諷刺，於是突然兇惡起來。

「兄弟！你找死嗎？」

「連我們都敢取笑？你一定欠揍了！」

肩上有個骷髏紋身的女子沒再發言，好像在等好戲看似的；但另一位女乘客則恃勢怒罵倪天博。

「你這傢伙不知好歹！我們幾個只要一動手，你馬上就要進醫院！」

莫説倪天博現時身體虛弱，換作平日也不可能以寡敵眾，就假設那兩個女

乘客在旁看熱鬧而不插手，平日從不打架的倪天博也打不過兩個兇惡的電單車司機。

不過他卻沒有選擇啞忍，而是以言語反擊。

「進醫院？事實上我剛從醫院出來。」

「你這是甚麼意思？」其中一個電單車司機問倪天博。

「你們沒看今早的報章嗎？昨天我在鬧市遇襲被人連開三槍。」倪天博一邊説，一邊脱掉上衣。

鬧市槍擊事件是城中的大新聞，四名年輕人當然有所聽聞，但起初以為倪天博只是信口胡謅。

直至倪天博脱去上衣，露出身上敷了藥的傷口，四人才相信他所言非虛。

倪天博身上的傷口仍滲出血水，因此連藥棉都被染紅了，令人怵目驚心，四名年輕人當場被嚇呆了。

「我勸你們不要再留在這裏跟我交談，因我得罪了哥倫比亞的大毒梟和意大利黑手黨的頭子，」倪天博開始編造謊言，「他們昨日派來的殺手殺我不死，說不定今天會派一支配備機關槍的暗殺部隊來對付我，你們跟我多談一刻，就多一分危險，若果不幸在子彈亂飛時被流彈所殺，可別怪我！」

兩名電單車司機嚇得沒有再答話，慌忙開動電單車離開。

直至目送兩輛電單車絕塵而去，倪天博才鬆一口氣。

如果騙不倒剛才那幾個壞分子，而被痛毆一頓的話，恐怕倪天博真的需要馬上回醫院，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倪天博抖擻精神，苦撐下去，繼續回家的路程。

再走了差不多十分鐘，他終於抵達所住的住宅大廈。

他正想輸入密碼，開啟大廈大門的時候，突然聽見有把聲音從後喝罵他。

「你好大的膽！竟敢胡說自己被甚麼大毒梟和黑手黨追殺？」

倪天博當場嚇得變了面色，因他知道找上門的是那幾個騎電單車的壞分子。

「你們別亂來！我會叫大廈保安員幫我報……」倪天博鼓起勇氣，打算回身作出反擊。

怎料話講到一半就停了下來。

因為在他背後只有一位長髮女子，大約二十三、四歲，皮膚白皙，鼻子挺直，嘴唇薄，樣貌有些剛強。

「你到底……是誰？」倪天博一臉疑惑。

「你不認得我嗎？」那女子脫下外套，內裏穿的是一件露肩上衣，她故意展示手臂上的骷髏紋身。

「原來是你！」倪天博終於恍然大悟，「你就是剛才其中一位電單車女乘客。」

那女子剛才因為戴了頭盔，因此不知道她的樣貌，倪天博只記得她臂上的紋身。

「你似乎終於知道我是誰呢！」女子笑道。

「你來……找我麻煩嗎？」倪天博馬上戒備起來。

「為甚麼我要找你麻煩？」

「因為我跟你的同伴起了衝突。」

「我的同伴？」

「沒錯，難道不是嗎？」

「勉強來說，十分鐘前他們還是我的同伴，現在不是了，因為他們幾個太沒用，竟然笨到相信你編出來的謊言，還嚇至落荒而逃，我剛才藉故下車，已不打算再聯絡他們幾個了。」

「為了這等小事你便跟你的同伴決裂？」

「有甚麼出奇？我在幾個小時前才跟他們認識的。」

「哦？」

「我百無聊賴在街上閒逛，他們三個騎着電單車跟我攀談，我正悶得發慌，因此毫不猶豫就登上了他們的電單車兜風。」

「那麼你尾隨着我是想幹甚麼？」

「沒甚麼理由，正沒甚麼地方好去，覺得你也頗有趣的，所以便想找你閒談一會。」

「我跟你沒甚麼好談！」倪天博表現得很冷淡。

他不知眼前這女子的底蘊，恐怕會惹麻煩，因此想保持距離。

「別那麼冷漠！反正你也回到家門了，為甚麼不招待我坐一會？」

「為甚麼我要招待你？」倪天博苦笑。

「難道你害怕家人怪責嗎？」

「當然不是，我是一個人住的。」

「那就更簡單啊！讓我到你家坐坐！」女子興奮起來。

「孤男寡女不太方便！」倪天博板起了臉孔。

「難道我會害怕你嗎？你已傷成這樣子，敢亂碰我的話，我保證遭殃的一定是你！」女子忍不住笑。

「你為甚麼不回自己的家，硬要到我的地方？」倪天博已有些不耐煩。

「因為我雖然有個家，但不想回去。」長髮女子突然收起笑容，面露憂愁。

倪天博看得出她這副表情不是裝出來的。

「為甚麼不想回家？」倪天博問道。

「不如我反問你，如果你沒有兄弟姊妹，母親自你年幼時已撇下家庭出走，家中的父親由早到晚喝酒喝得醉醺醺，這樣的家你還會想回去嗎？」女子帶點

傷感地問。

「只有果汁和汽水，沒有啤酒，可以嗎？」倪天博忽然反問。

「哦？」女子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家中的雪櫃只有一般飲品，並沒有啤酒之類的酒精飲品，你會介意嗎？」

言下之意，他願意招待這陌生女子到家。

倪天博畢竟是個心地不錯的人，得知這女子的背景後，就產生了同情心，不好意思再拒絕對方。

「當然沒問題！」女子喜上心頭，「謝謝你！」

「我叫做倪天博。」

「對！還未自我介紹呢，我叫葉仁美。」

倪天博就這樣認識了葉仁美，他們的邂逅跟倪天博遭槍擊一事其實有直接

關連，可是此刻二人仍未知情。

葉仁美踏進倪天博的家門時，被屋內的環境和擺設嚇了一跳，因為她從未見過如此古怪的家。

基本上倪天博家中的東西只可分成兩類，其一是跟時裝及打扮有關的，倪天博一個人居住，但屋內竟然有四個巨型衣櫃。

以衣櫃的收納量計算，恐怕用來擺放五人家庭的衣物也綽綽有餘。

倪天博的浴室內連梳子也有五把，髮泥更超過十種，幾乎市面上每款髮泥都可在他的浴室內找到。

其次，屋內就只有與物理學相關的東西，三個大書架上放滿各種與物理學、

宇宙、相對論等有關的書籍和資訊影碟，牆上貼了一張挺大的行星分佈圖。

一般人掛在牆上的記事板大多用來寫下各種備忘資料或電話號碼，但倪天博家中的記事板卻寫滿各種物理學算式，而且艱深得葉仁美半點也看不懂。

「你到底是甚麼人？」葉仁美問道。

「男人。」倪天博打趣地道。

「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葉仁美跺足。

「我是愛追求時尚打扮的物理學研究者。」今次倪天博比較認真地回答。

「研究者的意思是……」

「我已取得物理學博士學位，有幾家海外的大學有意請我去任教。」

「好厲害！」葉仁美吹了一下口哨。

「有甚麼厲害？」

「你是博士嘛，最初我還以為……」

「還以為愛追求時尚打扮的人就不會對學術研究感興趣嗎？」

葉仁美點點頭。

「那是一般人的偏見，其實兩者並無關係，就好像你的手臂上雖然刺了紋身，也不代表你是壞人。」

「的確，有紋身的不一定是壞人，但我的紋身其實是假的。」葉仁美忍不住笑。

「假的？」

「你家中有消毒火酒嗎？」

「當然有。」

接着倪天博從藥箱中取了火酒給她。

葉仁美用棉花吸滿了火酒，往手臂的骷髏紋身一抹，紋身圖案馬上褪色。

「為甚麼要在手臂上弄上假紋身？」倪天博看見她那褪色的紋身，哭笑不得。

「基於反叛的心理吧？大部人認為有紋身的都是壞人，我就偏偏要去做，但真的紋在身上又恐怕有天會後悔，所以選擇印個圖案在手臂上就算。」

「你很有趣呢。」倪天博笑了笑。

「這種性格大概因為家庭環境養成，很多事情不由自己作主，例如渴望有個正常的家庭也不行，於是到了長大成人以後，就不顧他人看法，盡量做自己想做的事。」

「有甚麼理想嗎？」

「別說笑了！」葉仁美哼了聲，「我這種人會有甚麼理想？不去聯群結黨做違法事已很好了。」

「你似乎沒有那麼壞。」

「是嗎？也許真的不太壞，但始終，我是出於反叛吧？」

「別說甚麼理想那麼動聽的字眼了，你總會有甚麼想做的事吧？」

「想做的事？」葉仁美認真地細想後，說道：「我喜歡漂亮的東西，也喜歡設計，我曾想過設計我認為好看的衣服。」

「你懂得嗎？不如畫給我看看！」倪天博拿出紙筆給她。

說到時裝及與打扮有關的事，倪天博馬上燃起興趣。

葉仁美粗略地在紙上畫出自己曾構思過的概念，她雖是女性，但畫出來的卻是男性化之極的時裝。

「好別致！」倪天博看了她的設計後，由衷地道：「如果真的製成衣服，我很有興趣穿！該說，如果大量推出，一定很受歡迎。」

「是嗎？」葉仁美表現得很愉快。

她自出生以來，很少受到人家的認同和稱讚。

倪天博和葉仁美終於找到共同話題，談了許多關於時裝的事。

「我有兩個問題想問你。」葉仁美忽然道。

「請說！」

「為甚麼你酷愛打扮？好像跟你的博士身分不符呢。」

「在某些人的印象中，博士應是個正正經經，戴一副粗框厚鏡片眼鏡，滿頭白髮的老學究，但我不喜歡那種形象，我考進大學後便開始研究衣著打扮，後來就徹底迷上了。」

「這個理由倒有趣。」

「不及你那個用火酒可抹掉的紋身有趣。」

二人都忍不住笑。

「第二個問題呢？」倪天博主動問道。

「我知道被甚麼毒梟及黑手黨頭子下令追殺，純粹是你胡說八道，但看得出你身上的槍傷是真的，我想知道到底向你開槍的是甚麼人？我不相信你曾惹怒有能力請殺手的壞人呢。」

「老實說，至今我也不知道槍手是誰，因為他戴了帽，又以口罩蒙面，就連警方也茫無頭緒。」

倪天博並沒有將手槍上僅留有自己的指紋一事講出來，免得葉仁美聽得太混亂。

「那麼說，槍手有可能是精神失常吧？」葉仁美問道。

「但願是。」

「哦？為甚麼？」

「如果槍手是個精神失常的人，只是胡亂開槍，而我不幸地成為了受害者倒還好，若然他存心對付我，昨天殺不死我，恐怕還會找上門。」倪天博說到這裏，心也涼了半截。

「對不起，問了這些無聊事，不如講講其他話題吧！」葉仁美故意扯開話題。

因為她看得出倪天博仍感到不安。

「求之不得！那說甚麼？」倪天博問道。

在二人相識前，他們都想不到可跟對方談得攏，現在二人卻愈談愈投契，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這麼奇妙。



第八章

中彩票的機率

作家冼達夫從沒想過自己會跟一位年僅十九歲的少女談得那麼投契，更想不到這位叫杜韻玲的少女就是那跨國大型出版社社長的後輩。

在酒會上得到杜韻玲的引見後，冼達夫結識了出版社社長華迪，杜韻玲向華迪介紹冼達夫時，說他的英文名叫史提夫。

在酒會上，冼達夫私下跟華迪談了許多關於寫作的事，華迪本已對他及他的作品很有興趣，再加上杜韻玲在旁力讚冼達夫作品的水準，令華迪更積極考慮將他的小說翻譯成英語及其他外文，嘗試先在美、加及歐洲等地推出。

酒會結束後，華迪邀請冼達夫回自己下榻的酒店再商談，杜韻玲對冼達夫這人十分感興趣，因此也陪同在場，反正華迪入住的是總統套房，面積大得可容納二、三十人開派對。

洽談過後，冼達夫本想自己一個乘的士回去，但杜韻玲堅持送他一程。

在的士上，杜韻玲談及自己的背景。

她的父母很久以前已是華廸的好友兼生意伙伴，後來父母遇上交通意外身亡，她就一直獲得華廸照顧，長期在美國生活。

年幼時就遇上這麼殘忍的事，痛失雙親，也許因為這個緣故，杜韻玲長大得特別快，思想遠比起其他同齡少女成熟。

冼達夫跟杜韻玲談話時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不經不覺間的士已駛到自己的寓所門外。

「時間已不早，你也早點回酒店吧。」儘管有點捨不得，但冼達夫仍對杜韻玲說道。

接着，他就打開車門下車。

「慢着！」杜韻玲叫停了他。

「甚麼事？」下了車的冼達夫回頭問她。

杜韻玲吩咐的士司機等她一會，接着連她也下了車。

「你還有事想說嗎？」冼達夫問道。

杜韻玲點點頭。

冼達夫攤了攤手，示意她說下去。

「我跟華迪叔叔只是來這個城市短暫停留，明天便會回去美國。」

「是嗎？」

冼達夫雖然嘗試竭力掩飾，但面上仍難以避免地流露出失望之色。

「你會來美國探我嗎？」

「如果華迪先生決定為我的小說推出海外版，我總要前去美國簽署合約，到時一定會去探你。」冼達夫避重就輕地答道。

「我不是要你這樣回答。」

「哦？」

「我是問你會不會為了探我而去美國，不要將出版的事扯上關係，如果出版

的事未能成事，你就不會去探我嗎？」

「為甚麼……你想我去探你？」冼達夫問道。

他其實對杜韻玲的印象相當不錯，但自覺自己的年紀比她大許多，心理上有障礙，很難完全當她是異性朋友般看待。

「因為我想見你，如我之前所說，我身邊眾多的人當中，精明的只有華迪叔叔一個，其他都是沒趣的笨蛋，常與笨蛋為伍，我恐怕自己也會變得笨，所以我想見你，想多跟你說話。」

杜韻玲雖然思想較同齡少女成熟，但總不可能要求她直認自己未跟冼達夫道別已很掛念他，所以希望冼達夫去美國探望自己。

「我雖然想見你，不過……因為很多原因。」冼達夫嘆了一口氣。

他始終很在意自己跟杜韻玲之間的年齡差距。

杜韻玲聽罷感到非常失望。

「你回酒店吧！」冼達夫道。

正當他轉身想回家的時候，杜韻玲再次將他叫停。

「慢着！我還有幾句話要說。」

「是甚麼？」冼達夫轉身，問道。

「我真希望你年輕十歲呢。」杜韻玲道。

「是嗎？你畢竟覺得我年長你太多呢。」冼達夫苦笑。

「不！其實我不介意，只是我看得出你很介意跟我做朋友，因為你自覺比我年長太多，也許你心中會想，如果跟我的年紀相差少十歲，你就不會有心理障礙，願意跟我做朋友，願意為了見我而專程飛往美國。」

杜韻玲說中了冼達夫心中的想法。

冼達夫一下子思緒變得很混亂。

「我要說的都說完了，早點休息！」杜韻玲最後道。

接着，她登上的士，吩咐司機駛回酒店。

冼達夫目送的士駛走後，仍呆呆地佇立在原地。

活了三十五年的他，竟然罕有地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

經過十二個多小時的飛行，原漱名和許健司終於抵達洛杉磯國際機場。

本來他們應該再轉機往猶他州，但二人並沒有那樣做，因為有件事更需優先處理，就是要查證貝諾夫帶回地球的那枚鑽石戒指上的記號。

原漱名利用電腦上網，尋找洛杉磯哪裏有添置了高倍數顯微鏡的化驗所，終於給他找到一家合適的，那化驗所位於距離機場約一個半小時車程的地區。

二人馬上從機場乘坐的士到那兒。

在車程中許健司曾打長途電話到自己手機的留言信箱，發現收到一段錄音訊息，留言的是狄康尋，他表示今天回家時罕有地發覺沒有再被跟蹤者尾隨。

許健司起初以為跟蹤者因為行蹤已敗露，急忙退房離開本來入住的酒店，因此沒有再打狄康尋的主意，但事實並非如此。

其實跟蹤者為了處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撇下狄康尋不理，離開了原漱名他們所居住的城市。

原漱名和許健司二人很快就會得悉那跟蹤者的去向。

的士司機駕駛得比預期中快，道路也暢通無阻，只花了一小時十五分鐘左右，原漱名和許健司便抵達那家化驗所。

原漱名將那枚鑽石戒指交給化驗所人員，要求用高性能顯微鏡，找出鑽石戒指出廠時以離子束在鑽石表面所雕刻的微細記號。

這件工作非常簡單，用顯微鏡一看就馬上知道，化驗員花了不足十分鐘便

完成，交還鑽石戒指給原湫名時，還附上一張紙，紙上寫上了從鑽石表面看到的記號。

那是一組七字位的代碼，最初兩個是英文字母UT，之後的是五個位的數字。付了費用給化驗室後，原湫名和許健司馬上離開。

「接下來就是聯絡珠寶商會的人，向他們查詢怎樣理解代碼的意思。」原湫名道。

「不過我們需要先有心理準備，這枚戒指未必一定是美國國內的出品，因為全球流行佩戴及製造鑽石首飾的國家眾多。」許健司道。

「但大有可能出自美國某珠寶商，因為美國人每年消費的鑽石首飾佔了全球鑽石市場頗大的比例。」

「但願是吧，惟有碰碰運氣，既然來到這裏，當然先去猶他州調查。」

為爭取時間，二人往機場訂了飛往猶他州的機票，在等候登機期間，原湫

名向電話公司查詢了美國珠寶總商會的電話號碼，並馬上致電那裏詢問。

原漱名不是珠寶業界中人，幸好接電話的商會人士倒很客氣和合作，透露了代碼的對照方法。

「代碼有很多種表現手法，基本上沒有絕對的法則，純粹依照珠寶商的喜歡，但珠寶商為保障本身利益，以免鑽石被盜時在黑市被轉賣，都會刻上自己的商號作為標記，最初兩個英文字母是UT，明顯是猶他州UTAH的縮寫，你直接向當地首府鹽湖城的珠寶商會，詢問那五個數字代表哪一家商戶吧。」

原漱名掛了線後，跟許健司交代，二人都覺得巧合得太過分。

「又是猶他州，不會純粹是巧合吧？」原漱名提出這疑問。

「如果世上真的有那麼多巧合，我每星期所買的巨額彩票理應已巧合地中獎了。」

換句話說，二人都不認為這是偶然，但問題是，跟蹤狄康尋和槍擊倪天博

的人都去過猶他州沙漠，再加上貝諾夫在太空站向「怪手」搶來的鑽石戒指也出自猶他州的珠寶商，到底三件事的關連在哪裏？

原漱名和許健司想破腦袋也想不到答案。

「不過細心想一想，這也不錯。」原漱名忽然道。

「你的意思是……」許健司道。

「本來以為太空人貝諾夫所遇的是另一件事，現在去猶他州，就有可能一口氣查出幾件不可思議事件的真相，不是挺好嗎？」

「我也希望這麼簡單，希望不要節外生枝。」

所謂天意弄人，往往最不願發生的事，偏偏就會落在自己頭上，當原漱名和許健司到達當地後，果然枝外生節，發生了他們二人意想不到的變化。

就在這時，他們面前的飛機閘口已經打開，二人帶着未解的謎團，登上這架飛往猶他州鹽湖城機場的內陸機，前往當地尋找謎團的答案。

哥格正駕着他的小型貨車前往猶他州東南部莫亞布鎮，他現年三十八歲，皮膚粗糙，滿面鬍渣子，平日愛戴牛仔帽，令他顯得很具男性魅力。

他生於猶他州北部的鹽湖城，並在當地長大，事實上猶他州的二百五十萬人口中，超過八成人住在首府鹽湖城。

哥格經營小生意多年，他這位小商人經常需要駕車往州內各處地方。他前往莫亞布鎮，純粹為了洽談業務，話雖如此，生意即使談得攏，利潤也微不足道，但他並不介意，並相信凡事從小做起。

現時經營的雖是小生意，但當累積夠一定資本，哥格就會將生意擴充，他甚至夢想過，有朝自己的公司能夠在美國的股票市場上市。

不過最有趣的是，哥格不是個唯利是圖的人，他期望致富，全因他想有足夠資金來做自己想做的事。

所謂「做自己想做的事」，並非指以最豪華的方式環遊世界，或建造一座連泳池、網球場的豪宅那種崇尚物資主義的行為，而是做一些天馬行空的事，滿足自己的一顆童心。

哥格最羨慕的人是維珍航空的老闆，一直希望像他一樣，資助發展一些新奇有趣的計畫。

事實上他身邊已有位朋友達成夢想，成為太空人，飛了上太空，哥格那位朋友名叫費素利，亦即是跟俄國太空人貝諾夫在聯合號太空站一起工作的那一位。

哥格和費素利自小便是朋友兼同學，兩人極富童真，最愛開玩笑和惡作劇，經常想出一些令成年人也嚇一跳的鬼主意。

長大後，二人都立志做太空人，可是除了努力，體質也很重要，哥格天生受不了強大的離心力，很早已經放棄，並回到自己家鄉猶他州做個小商人。

費素利則僥倖地突破多重難關，成功飛上了太空，雖然二人走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但友情依然不減，仍保持聯絡。

當費素利身在地球，並不需要回太空中心受訓的日子，必定會回家鄉探望家人及哥格這位好友。

最近太空站上發生了一點事故，貝諾夫因被懷疑精神失常而被帶返地球，太空站部分設施需要維修，哥格也十分關心費素利的狀況，曾致電其家人問候。

幸好費素利一切無恙，才令哥格放下心頭大石，他期望費素利日後返回地球時，會找機會再與他敘舊談天，並以惡作劇痛痛快快地作弄一下費素利這位多年摯友。

此刻，哥格並沒有想到費素利的事，他只專心駕車。

他看了看手表，計算過離抵達的時間還有四十五分鐘，往目的地莫亞布鎮的道路鄰近沙漠區，相差的距離僅有千多公尺，在道路上可眺望沙漠的景色。

猶他州的沙漠以環境嚴峻聞名，最大的一片沙漠面積廣闊至數百平方公里，平均一年只有九厘米雨量，乾燥得不適合一般動物及植物生存，氣温更會炎熱至攝氏四十度或以上。

每年都有兩類人會到該處沙漠，其中一種是美軍，將被派往沙漠區服役的美軍大多會先到猶他州的沙漠受訓，熟習在沙漠的嚴峻環境下生活。

另一種會去該沙漠的就是富冒險精神的遠足健兒，但當中因準備不足而需要救援的人也有不少，更嚴重的是在沙漠裏迷路及失蹤。

沙漠一望無際，只要走錯一步，便有可能完全迷失方向，無法找回原路，當地每年平均作出近百次的拯救失蹤者行動。

哥格多次駕車駛經接近沙漠區範圍，即使看見沙漠的景色也不會分神眺望，

今日駛經時卻發生了一件改變他一生的怪事。

就在駕駛途中，哥格的手機響了，他馬上接聽。

「喂喂！是我呀！」打來的是哥格太太。

她的語氣似乎十分興奮。

「甚麼事？」哥格問她。

「等一等！先讓我深呼吸一下再說……」

「發生了甚麼不得了的事嗎？」哥格憂心起來。

「的確是不得了的事，不過是好消息。」哥格太太深呼吸後答道。

「快告訴我！你是知道我是急性子。」

「你冷靜點！你冷靜點聽我說！」

「喂喂！我怎能冷靜？我正在等你說呀，快說吧！」

「聽清楚，我們中了強力球彩票。」

「中了強力球？是我平日投注的那組號碼嗎？」哥格出奇地仍能保持冷靜。他如此冷靜，只因仍未知道今期彩金派彩有多少。

「沒錯！今期終於中獎了！」

「彩金有多少？足夠我們添置一間新屋嗎？」

「購買一座城堡也綽綽有餘！」

「甚麼？」

「你也許工作太忙沒留意，強力球已有很久沒有人中過獎，今期的彩金是歷來最高紀錄。」

「別賣關子！到底，彩金……有多少？」哥格開始無法冷靜。

「累積彩金超過四億美元。」

「四億？我……我們……會得到四億彩金？」哥格突然激動起來。

他覺得自己的心跳得很快，情緒十分波動，於是索性將汽車減速並停在路

旁。

「不止四億！是超過四億美元啊！」聽得出電話那邊的哥格太太高興得跳了起來。

「你肯定沒弄錯，我們真的中了獎？」哥格嘗試抑遏自己心頭的激盪，冷靜地問道。

「我說出來恐怕你會取笑我過分小心，我已細心地核對了號碼達十次之多，惟恐自己弄錯了而空歡喜一場。」

「絕不誇張！換作是我，我至少會核對十五次，甚至二十次也有可能。」

「未來我們打算怎樣做？」

「我現在經營的生意……」

「不用你說，我也知道你會繼續經營下去，我知道不管發生甚麼事，你也不會忘本。」

「你果然知我心。」哥格十分高興。

他經營的小生意雖然利潤不高，但可服務猶他州南部一些偏遠區域的居民，放棄經營的話，會引起很多人不便。

「你雖然會繼續現時的生意，但得到彩金後會做一直以來想做的事吧？」哥格太太問道。

「嗯，我向來有很多事想做呢。」

「不過有件事我非做不可，你得將彩金中一定比例的金額給我。」

「你想買夢寐以求的鑽石戒指嗎？你想要多少卡的鑽石我也買給你。」

「你誤會了！鑽石戒指我的確渴望擁有，但買中高價貨色已很心滿意足，我又不是甚麼皇室貴族，不需要佩戴世上極級的鑽石。」

「那你非做不可的事是指……」

「就是成立慈善基金，我們太幸運了，一定要將幸運分給其他人才有意思。」

「真的是好主意！」哥格十分高興。

甚至比剛才得知中了四億元彩金更高興，能夠中鉅額彩金雖然可遇不可求，一生未必獲得一次的機會，但是一朝致富卻又不忘本，才是最難得的。

「其實我還有很多話想說的，但等你去莫亞布鎮完成工作再慢慢說吧。」哥格太太道。

「好的，我也不想客戶等我太久，我們再談。」

掛了線後，哥格重新開車，他的心情仍然興奮，一下子仍未消化到這個足以令人瘋狂的消息，感覺好像做夢一樣。

哥格略為加快車速，準時抵達目的地與客戶見面，雙方商談得非常順利及愉快，對話比預算中早了結束。

臨回程前，他在莫亞布鎮內一家叫「綠洲」的珠寶首飾店揀選鑽石戒指，打算買一對款式相同的套裝戒指，一枚送給太太，一枚給自己佩戴，當作是慶

祝今次中了鉅額彩金。

哥格所光顧的店子其實附有工場，本是家鑽石加工公司，批發鑽石首飾，但也兼營零售，因此價錢比大城市中的珠寶店便宜了許多。

哥格最後購買了一對總值九萬美元，每枚均鑲了一顆三卡鑽石的戒指，並滿心歡喜地駕車回家。

鑽石的重量單位是卡，鑽石愈是重愈是大顆，每卡的價值均以倍數升高，兩卡的鑽石平均約值兩萬美元，但三卡的話價值會升至四萬五千。

鄰近沙漠區的公路上汽車少，兩旁盡是黃土，沒有值得欣賞的景色，換作是平日的哥格，還可以忍受駕駛長途車的沉悶感覺，但今天他因中彩票，情緒變得極度高漲，在車廂內等候十分辛苦，最後終於忍不住致電太太。

「喂喂！是你嗎？有甚麼事？」太太接聽後問道。

哥格覺得太太的語氣十分平淡，有四億美元等候領取，理應十分興奮才對。

雖說得知這天大的好消息已是三小時前的事，然而那份熱情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冷卻的。

「你怎麼了？好像不太精神呢。」哥格有點奇怪地問道。

「是嗎？沒有啊，還不是老樣子嗎？我向來都是這樣的。」

「開心一下吧！難得我們有這種好運氣。」

「好運氣？你指的是……」

「沒甚麼了，電話談話不太方便，不如我回來後再詳談。」

「好的，路上要小心啊。」

哥格掛了線，他沒有太在意，因為大概猜到發生了甚麼事。

他相信應有外人到訪，太太忙於招呼客人，況且有客人在，總不方便太興奮及將中了幾億元一事老老實實地講出來。

畢竟幾億元對一般人來說是天文數字，隱瞞這個私隱不公開，某程度上可

保障個人人身安全。

被壞分子得知自己中了幾億元彩金的話，遭他們擄去勒索鉅額贖金亦非不可能的事。

哥格原以為事情就是這麼簡單，他做夢也想不到與太太之間的電話通話出現了時空交錯。

剛才的一通電話接到了太太仍未知道中彩票時的時空，因此對方表現平淡。

當然，這一件後來令他們難以置信的怪事，也跟原漱名及許健司正調查的幾宗事件之間有密切關係。

第九章

鑽石代碼的線索

原漱名和許健司抵達鹽湖城機場後，馬上去出租車公司租了一部性能良好，易於駕駛的汽車，接着便南駛，前去沙漠區。

無論是跟蹤狄康尋的人還是在鬧市槍擊倪天博的人都曾留下沙粒，沙粒經化驗後證實來自猶他州沙漠，原漱名和許健司去沙漠區的目的，是打聽有沒有人曾目擊這兩個身分神秘的男子出現。

車程需要花幾個小時，原漱名在車上利用租來的手機，打到州中珠寶總商會詢問，他們手上那組七字位的代碼代表猶他州哪一家珠寶商。

碰巧總商會的負責人有其他重要事務在身，其女秘書答應會盡快回覆原漱名。

許健司駕駛汽車行駛了近三小時後，駛至鄰近沙漠區範圍，本來原漱名打算中途找途人打聽，可是沿路駛經的汽車甚少，加油站也少，也不知從哪裏著手。

不過他們總算運氣好，遇到一位相信能提供有用資料的人物，那就是位正駕着警車巡邏的警員。

許健司駛近警車，示意對方停下，最後他駕駛的出租車跟那警車雙雙在公路旁一處地方停了下來，接着就由英語水平好得多的原漱名向警員打聽。

「我們從外國來，正在追查兩名男子的行蹤，二人都被證實曾在短期內到過這一帶沙漠區，所以想向你打聽一下。」原漱名以英語對警員道。

「他們做了甚麼犯罪行為嗎？」警員問道。

那是位接近四十歲的警員，褐色頭髮，外貌平凡，身形略胖，任何時候都鎖着眉頭，予人一種嚴厲的感覺。

「他們在美國沒有犯罪，我們正進行的是私人調查……」

「不用說下去！」警員冷冷地打斷了原漱名。

「我仍未說完啊。」原漱名心中當然不滿，但沒有表現出來。

「既然屬於你們的私人調查，我就沒有必要回答你。」

「可是他們當中的一位在我們所住城市曾槍擊無辜途人。」

「那也不關我的事，如果是涉及猶他州的問題，我一定盡我所能解答，不過我只會回答別國警方的提問，私人詢問則一概不作理會。」警員說得斬釘截鐵。

「警察先生，我知道你有需要遵守的規矩，不過也有酌情處理的時候吧？」許健司忍不住遞上自己的私家偵探名片，「我們所處的國際級城市中，警隊不會一成不變，僵化地處理問題，會視乎場合變通。」

「原來是私家偵探，」警員看了看名片後馬上歸還給許健司，不客氣地回應：「別以為你們來自國際級城市就很了不起，以前我駐守過三藩市警區的，別小看我！」

現場的氣氛很僵，似乎很難找到突破口，原漱名於是細心打量眼前這位警員，警員佩戴的手表是已有數十年歷史的舊貨色；所穿的一雙皮鞋已十分殘舊，

但他仍沒有換上一對新的，只在鞋面塗上一層鞋油，便繼續穿下去。

原漱名看出他只是節儉而非窮困得買不起一雙新鞋。

「我沒有幫到你們的地方，請回吧！」

警員說罷，打算重新登上自己的警車。

「我明白你有多討厭人家不守規矩，你更討厭的是不守規矩，甚至不尊重法律的警務人員。」原漱名忽然對警員道。

「你說甚麼？」警員停下腳步，轉過身望向原漱名。

「你看不過不守法律的同僚，為此感到氣憤，所以自己很堅持要嚴守一切規矩。」

「不守法律的同僚？你說話得小心點。」警員板起了臉孔。

「該小心的是那些暗地裏收受賄賂的警察吧？」

說到「收受賄賂的警察」時，原漱名故意加強語氣。

警員聽罷不禁面色微變。

原漱名察覺到自己推測對了，於是繼續講出自己的想法。

「我看得出你是位有能力及有熱誠的警員，但像你這種優秀的警員為甚麼無法留守在三藩市警區，而被調到猶他州沙漠區這等偏遠地區呢？唯一的解釋是不合群，不合群的意思是，大家都收受賄賂，對一些違法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你卻堅持事事守法，拒絕受賄，因此受到排擠並遭調走。」

「為甚麼你會知道？」警員大為震驚。

他與原漱名及許健司二人只是首次見面，無法想像為何對方會知道自己一些極少向外人透露的私隱。

「我憑你的言行、舉止、外表及衣著等判斷得知。」原漱名答道。

「連外表及衣著也有關？」

「你穿的一雙鞋子破舊了也捨不得換一對新的，你的手表似乎是你父親，甚

至是祖父的遺物，可見你不是崇尚物質主義的人，在你心目中認為有些東西的價值比金錢更高，而你自稱來自三藩市，就令我有很多聯想。」

三藩市唐人街的幫會及非法賭博問題向來為人詬病，但卻無法徹底取締，有人指責警隊中有害群之馬跟壞分子勾結。

因此眼前這位略胖的警員自稱曾駐守三藩市警區，原漱名馬上認為他很有可能因為太正直，拒絕同流合污而被排斥至猶他州來。

「你到底是甚麼人？能夠看穿別人思想的占卜師嗎？」警員苦笑。

「我的確可看通別人的心，但我只是一個臨牀心理學家。」

「原來是心理學家！」警員恍然大悟。

「有怪責過自己吧？」原漱名問道。

「怪責甚麼？」

「怪責自己不與他人同流合污，太不識時務，弄至今天的境地。」

警員沉默了下來，沒有答話，其實等同默認。

「你那樣想也很自然，人畢竟是人，人會有貪念，如果你願意參與其中，不單得到好處，而且不會被排擠出外。」原漱名道。

「我不否認。」警員點點頭，面上有點內疚。

「你雖然怪責過自己，但有後悔過自己這個選擇嗎？」

「絕對沒有後悔！」警員今次毫不猶豫地道。

「那好得很！你被調到這裏工作也許仍心有不忿，但你午夜夢迴應可心安理得，當你有天退休時回望過去，就會感到無比的舒泰。」

警員聽罷用力地點了點頭，一直緊閉着的心扉好像被打開了似的。

他做夢也想不到會在公路上遇到原漱名這位臨牀心理學家，即場接受了一次簡短的心理治療。

「你應該知道我們不是壞人，並不是為了任何利益而來調查，所以希望你可

破例幫忙。」原漱名道。

「那好吧！」警員欠了他一個人情，因此一口答應。

許健司於是向警員出示那位酷似狄康尋亡父的跟蹤者照片及昨天上機前所買的報章，報章上有槍擊倪天博的槍手繪圖。

「咦？是這個人？」警員看見跟蹤者的照片後反應奇大。

「你知道他是誰？」原漱名馬上問道。

於是這位警員開始交代五、六天前發生的事，話說某天晚上有市民駕車駛經鄰近沙漠地帶的公路時，發現有人影掠過，而且據聞不止一個人，應該共有兩個人，按身影推斷應是兩個男人。

理論上在夜半時分不可能有人仍逗留在那種偏僻的地方，除非是迷路者，不過若是迷路者，遇見有汽車經過，理應即時跑出路中心求救。

那兩個男人不僅沒有向駛過的汽車揮手或大叫求助，反而即時尋找隱蔽處

藏身。

更令目擊者大吃一驚的是，那兩個設法逃跑的男人滿身沾滿沙，一邊跑，身上的沙粒一邊掉下來，有點像美國漫畫中的角色「沙人」，那司機覺得情況非比尋常，於是毫不猶豫地通知警方。

奉命到場的就是現時跟原漱名一起的這位警員及其同伴，他們四名警員駕駛兩部警車，在那一帶路面來回巡邏，又試過下車並利用手電筒照明，查看那一帶有沒有人匿藏，不過依然全無發現。

正當四名警員打算中止行動，再次登上警車離開時，發覺有人從路旁跑出來，警員馬上喝止，並用手電筒照射過去，看見是一位三十多歲，一身沙泥的華裔男子。

那華人快速登上泊在前面的那部警車，並開車駛走，四名警員連忙登上餘下的一部警車，從後窮追，但由於失了先機，最終都被偷警車的華裔男子逃去

無蹤。

直到翌日早上，終於在另一處偏僻的地方尋回那部失竊警車，警方從方向盤套取指紋並拿去核對，證實搶去警車的華裔男子並非美國公民，因為沒有他的指紋紀錄。

後來再將他的指紋跟美國正在通緝的罪犯及恐怖分子檔案核對，也再證實他不是當中的任何一人，最後只能判斷他應是個非法入境美國的外國人。

由於再無線索可追查下去，猶他州警方惟有就此作罷。

「你們這輯照片中的華裔男子，正是當晚強搶警車的那一位，我可以肯定！」警員語氣堅定地向原漱名二人道。

「只看見他，再沒有其他人嗎？」原漱名問警員。

他想知道槍擊倪天博的槍手是否也在現場出現。

「真的沒有，即使還有另一人，也許已在我們察覺不到的情況下，利用甚麼

方法逃離現場。」

「對於那華裔男子滿身是沙，你們警方有甚麼看法嗎？」許健司嘗試問警員。

「我們只認為他是非法入境者，為免被抓到，在大白天一直藏身在沙漠中，直到天黑才趁沒有人發現時設法離開，他總不可能從沙漠下鑽上來吧？」

「謝謝你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原漱名由衷地感謝這位警員。

「能幫到忙就最好了，我也是時候離開，希望大家日後有幸再相見。」警員說罷，就登上自己的警車。

原漱名和許健司跟他揮手道別後，警車捲起塵土，揚長而去。

「我們正追查的跟蹤者和槍手都證實在這一帶的沙漠區出現過，但問題是，他們是怎樣來的？二人似乎都沒有駕車，總不可能依靠步行吧？」原漱名提出這疑問。

「有兩個可能性，其一，他們乘坐直升機，由機上的梯子吊下來；另一個可

能性是，沙漠中的地底別有洞天，二人從沙底鑽出來。」

「第一個相對可能性較大，但總覺得說不通，為甚麼要乘直升機去那種地方，但最終又沒有直升機來接應，令二人離開時異常狼狽？」

「你認為第二個可能性機會很低嗎？」許健司問道。

「那種情況只會在科幻電影中看到，難道他們是地底人嗎？否則怎可能從沙漠下鑽出來？」

正當二人都爭辯不出結論的時候，原潄名的手機響了。

「喂喂！請問是原先生嗎？」接聽後，電話那邊的人問道。

「我就是。」原潄名道。

「我是猶他州珠寶總商會的負責人，關於你對鑽石表面代號的提問，我已查過了，UT後的五個數字代表南面莫亞布鎮一家叫「綠洲」的珠寶店出品。

「謝謝你！真是非常感激！」原潄名十分雀躍。

跟蹤者這邊廂的謎團雖然並未解開，但那枚鑽石戒指的線索卻仍未中斷，而且更呼之欲出，要揭開真相恐怕只是時間的問題。

「我們馬上去莫亞布鎮！」掛線後，原滶名對許健司道。

二人馬上登上汽車，朝南面進發。

有趣的是，原滶名和許健司由猶他州中部往南駛，但哥格從莫亞布鎮回程，朝着北面往鹽湖城駛。

他們曾在同一段公路上擦身而過，但雙方朝着相反方向愈走愈遠。



第十章 奇妙的時空交錯

接近傍晚時分，原漱名和許健司的車子終於駛到莫亞布鎮，他們沒花了太多時間，已找到那家叫「綠洲」的珠寶店。

許健司將出租車停泊在門外，便馬上和原漱名走進店內。

這家畢竟是間開在小鎮的珠寶店，店內裝潢不算華麗，只能説是平實，因為零售生意只屬次要，這家小店做的是珠寶批發。

「有甚麼可幫到兩位？」老闆見原漱名和許健司步入店內便問道。

這位珠寶店老闆年約五十多歲，面上皺紋深刻，身材很高，肩很寬，從外表看來令人有些畏懼，不過他的眼神和笑容都十分親切。

「實在打攪了，我們不是來購買鑽石首飾的。」原漱名老實地道。

「難道想找工作？」老闆並不介意，反而打趣地道：「很抱歉，本店人手剛好足夠。」

「也不是找工作，我們想問問一組關於鑽石表面的編號。」

「哦？是本店的出品嗎？」老闆收起笑容並認真起來。

「沒錯，我已向猶他州珠寶總商會查詢過，他們說是屬於貴店的鑽石出品。」

「先告訴我代碼！」

「是UT 356……」原漱名說出了那組七字位的代碼。

「你怎會得到這組代碼？」老闆聽罷大感詫異。

「當然是請他人用高倍數顯微鏡從鑽石表面看到的，如你所知，以離子束刻在鑽石上的代碼不可能用肉眼看得見。」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問，你從甚麼人手上得到那顆鑽石來查看？」老闆板起了臉孔。

他臉上掛滿笑容非常親切，但一旦板起臉孔，樣子就變得有點兇惡，令人望而生畏。

「這一點請恕我不便作答。」原漱名答道。

他總不可如實講出，鑽石戒指是太空人貝諾夫從太空帶回地球，並輾轉由俄羅斯軍方交到俄羅斯鉅富艾巴斯基之手，最後再交託到他們手上。

「那麼關於這組代碼，你想問我甚麼事？」老闆問道。

「首先我想證實是不是貴店的出品。」

「沒錯，的確是！」老闆不假思索就答道。

「其次，我想知道鑲了那顆鑽石的戒指在甚麼時候賣出，賣給了甚麼客戶，我知道那可能是貴店的商業秘密，不過……」

「年輕人！你知道涉及商業秘密就最好了，」老闆打斷了原漱名，「事實上我很懷疑你們兩個的身分，你說剛才那組代碼是從鑽石表面看到的，我個人並不太相信。」

老闆說話時眼神凌厲，如果原漱名和許健司做了甚麼壞事而心中虛怯的話，恐怕已不敢直視這位非一般的老闆。

「你不相信我們？」原漱名問道。

「你們的鑽石恐怕不是買回來，而是不知利用甚麼不正當途徑得來的，每一顆在這裏出廠的鑽石我都視為自己的心血結晶，我不容許任何人沾污了我的鑽石！你們快離開本店，否則我會報警！」

老闆表現得如此奇怪當然有原因，原漱名所講的代碼，正屬於哥格今日從這店所買的那一顆鑽石。

老闆不知道因為時空錯亂，鑲了那顆鑽石的戒指經過多人之手，交託到原漱名手上，他還以為原漱名偷取了哥格今天所買的鑽戒。

原漱名未完全明白老闆的想法，也一下子不知從何解釋，他惟有設法用其他方法分散老闆的注意力，令他的怒氣消除。

「我們會走的，但有件關於你的事想確認一下，看看自己有沒有猜錯。」原漱名對老闆道。

「是甚麼？」老闆依然板着臉孔。

「恕我無禮，老闆你年輕時曾幹了違法事入獄嗎？」

老闆當場變了面色，這下反應等於回答了原漱名的問題。

「你從事鑽石生意跟你這個背景有關係。」原漱名續道。

「沒錯，我承認我年少無知，曾犯事入獄，但我老實告訴你，經營鑽石生意跟我的過去並無關係，只是有次我機緣巧合看見鑽石原石的琢磨及切割工序，即時產生了興趣，於是才選擇入行。」

「你認為兩者無關，其實只是你自己沒察覺罷了，你喜歡鑽石由沒有光芒、不顯眼的原石加工琢磨至成璀璨生輝的過程，你不自覺將自己代入其中。你潛意識認為人也跟鑽石一樣，即使本來暗淡及欠缺色彩，透過一些經歷洗禮，就可綻放出其蘊藏着的光芒，就好像你出獄後重生一樣。」

老闆聽得呆了，確實如原漱名所講，他的潛意識中的確有那種想法，只是

自己一直沒察覺罷了。

「在你眼中，經你工場出品的鑽石每顆都好像有生命的，因此你記得鑽石上的代碼，當懷疑我們以不正當途徑得到你工場加工過的鑽石時，你就表現得十分反感和憤怒。」原漱名續道。

「你這麼說，是否認鑽石乃非法所得？」老闆的怒氣已消失，冷靜地問道。

「我實在難以向你詳細解釋，總之我們不是壞人，鑽石也絕不是非法得來。」

說罷，原漱名將貝諾夫從太空帶回來的鑽石戒指拿出來，小心翼翼地交給老闆過目。

「為甚麼？為甚麼這枚戒指會變得這樣子的？」老闆接過戒指一看，大吃一驚，「鑽石雖然完好無缺，但戒指白金質料的表面竟有多處刮花的痕跡，好像被人佩戴了十幾年似的。」

「老闆，這枚戒指是你很久以前賣出的吧？人家戴了十多年，總會有耗損的。」

許健司插口說道。

「你倆別跟我說笑了！我一個多小時前才賣出這戒指！」

「甚麼？」原漱名和許健司都大感詫異。

貝諾夫幾天前從太空被帶返地球，戒指一直在他手中，直至他交給高倫上校，高倫上校再轉交給俄羅斯石油大王艾巴斯基，最後才由艾巴斯基的私人保鑣親自送到原漱名及許健司手中，幾天內經過多人之手。

然而老闆竟說個多小時前才賣出，換句話說在賣出之前，戒指一直在這家珠寶店內。

「等一等！讓我用顯微鏡確認一下！」

老闆說罷，馬上拿出高倍數顯微鏡，查看鑲在那枚戒指上的鑽石代碼。

「代碼完全一樣！」

「你的意思是，理論上跟你一個多小時前賣出的是同一顆鑽石？」原漱名問

他。

「理論上是！就假設你們兩個強搶了我那位客人的鑽石戒指，但事隔短短個多小時，戒指怎可能弄得滿佈刮痕，好像被人長年佩戴過似的？」老闆的腦袋混亂不堪。

「我暫時也不知道箇中原因，總之最近我們遇到的怪事甚多，這不過是其中一件，我們會逐一查明真相。老闆，我希望你告訴我剛才那位買家是誰，如果他用信用卡付款應有紀錄的，對吧？」

「既然肯定你們不是非法得來，我將客人的資料說出來也無妨，我也很想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我入行二十多年，從未遇過這種情況！」

「那麼請你馬上查一查信用卡收據。」

「不用查了，他的名字叫哥格，住在首府鹽湖城，他經營小生意，經常來這個小鎮，鎮上很多人都認識他，我寫他的地址給你。」

原漱名和許健司得到哥格的地址後，打算馬上出發去找他，二人臨離開這家珠寶店時，卻被老闆叫住。

「慢着！」

「老闆，你想提醒我得知事情真相後告訴你吧？」原漱名問道。

「這個固然，但有件事我想你馬上告訴我。」

「是甚麼？」

「你憑甚麼知道我年輕時曾入獄？」

「你現時已改過自新，眼神和笑容都變得十分親切，但昔日畢竟是曾犯事入獄的犯人，總有一點一般人不會有的暴戾和原始野性，平日你掩藏得很好，但當發怒時就會不期然將那份兇惡流露出來。」

「原來是這樣。」老闆喃喃地道。

本來老闆還想問原漱名是甚麼人，為何能看穿別人的內心，但原漱名再不

容他有發問的機會。

「再見了！我們要趕快上路！」

原漱名和許健司不再耽擱，火速離開了珠寶店。

當哥格終於駕着他的小型貨車回到自己的家門外時，已是晚間，哥格太太從汽車聲音得知丈夫回來，興奮得從屋內跑出來與他擁抱。

二人依然興奮到不得了，其實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世上不會有人在突然獲得幾億美元後，仍能保持得平常心而不喜形於色的。

「我們不是做夢吧？」哥格太太仍感到不真實。

她是個平凡的三十歲婦人，從外表也看得出是那種心無城府，親切待人的

好太太。

「夢境哪可令人這麼高興？」哥格笑得合不攏嘴。

「得到這筆彩金，你就可實現一直以來想完成的夢想，你想先做甚麼？先乘熱氣球橫渡大西洋？還是自資參加漫遊太空計畫？屆時你更可以跟費素利在太空上敘舊呢！」

「比起那些奇妙夢想，有件事更重要，」哥格從懷中拿出兩個天鵝絨布盒子，將其中一個交給太太，「我專程買來慶祝今次中彩票的，一枚給你，一枚是我的，戒指上的鑽石足有三卡重。」

哥格太太接過盒子甫一打開，馬上展露出燦爛得如陽光一般的笑容，並眼泛淚光。

她喜歡鑽石並非純粹因為其價值，而是鑽石堪稱世上最堅硬的物質，蘊含着永恆的意思。

由於經濟條件所限，二人結婚時也只買了一對一卡半的鑽石戒指，因此這刻收到丈夫送的三卡鑽戒，哥格太太高興得如獲至寶。

她的眼淚終於滴下來，收了這枚不過是四萬五千美元的鑽石戒指，比最初得知中了四億美元彩金更高興。

「別這樣子。」哥格拿出手帕為太太拭眼淚，並說：「大家將戒指戴來看看。」

二人脫了本來的結婚戒指，換上新買的鑽戒後，像兩個孩子般純真地伸出手掌仔細欣賞。

「這款鑽戒跟你的大手倒也合襯呢。」哥格太太讚道。

儘管哥格的手掌偏大，而且毛茸茸的，但無名指戴了新的鑽石戒指後確實配合得很好看。

「既然那麼好看，我們就一直戴着這對鑽石戒指吧。」哥格道。

哥格太太笑着點頭。

「說起來，我有件事想問你。」

「甚麼事？」

「我買了這對鑽石戒指後，駕車回程途中曾打過電話給你，那時為甚麼你表現得那麼奇怪？」

「表現奇怪？你是甚麼意思？」

「你好像很平淡呢，幾個小時前你告訴我中了強力球彩票時，還雀躍到不得了啊。」

「慢着慢着！你是不是搞錯了？今天我們通過兩次電話，一次約是下午三時，另一次是下午六時多，你在三時打給我時，我還未知道中了獎，又怎會表現得雀躍？」

「不！是你搞錯了時間，我第一次接你的電話是下午三時，你告訴我中了強力球，我辦妥公事，買了鑽戒回程時約是下午六時多，你將次序倒轉了。」哥

格說得非常肯定。

他向來自恃記憶力驚人，一些超過十年未聯絡過的舊朋友打電話來，他也可以馬上憑聲音記起對方是誰，這樣的他理應不可能記錯今日兩通電話的對話時間。

「我一定不會錯！」哥格太太語氣更肯定。

「為甚麼你好像比我更肯定？」

「你想一想，強力球怎會在下午三時開獎？」

哥格聽罷當場呆了，的確，理應是六時正揭曉中獎號碼的。

「我向來知道你的記憶力極佳，你應該不會記錯，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怪事？」哥格太太問道。

「如果不是有強力球的開彩時間證明，我一定會認為是你記錯！」哥格搖着頭苦笑，「荒謬！世上怎會有這麼荒謬的事？我們對話的兩通電話竟然會時空

交錯！」

哥格在下午三時收到太太在六時多打出的電話，當他在六時多回程再打給太太時，竟然接駁到太太那邊下午三時的時空。

「有個問題我好奇想問。」哥格太太道。

「是甚麼？」

「我在三時收到你在六時多打來的電話，我那時仍未知道會中強力球，但你卻已早知道了，如果你在電話中問我：『為甚麼你這麼平淡？我們中了幾億元彩金不是應很高興嗎？』那麼情況會變成怎樣？」

哥格一下子答不出，這是個很玄妙的問題。

「或許該這樣說吧，如果命中注定，我會在電話中透露你那個時空仍未知道的事，這通電話最初就根本不會打得通。」哥格深思了一會，很小心地回答。

「換句話說，正因為命中注定我們的對話中不會講出自相矛盾的說話，兩通

時空交錯的電話才會接得通，我說得對嗎？」

「的確沒錯，但太深奧和奇妙了，這簡直就像哲學問題。」

「我認為這個問題屬於科學範疇。」

「只可惜我不認識霍金博士，否則我一定將這件奇事告訴他，一定有助他研究時間與空間的課題。」

這件奇妙的時空交錯事件只是個開端，引發出在冼達夫、狄康尋、倪天博及貝諾夫等人身上發生的不可思議事件。

倪天博當晚跟葉仁美談得很愉快，完全忘記了時間，不覺已是凌晨一時半，地鐵和火車都已停駛，如果葉仁美無論如何也要回家，就必須負擔昂貴的的士

車費。

倪天博總不會欠缺風度，強行逼對方回去，他決定讓葉仁美在自己家中留宿一晚。

雖然葉仁美已說過倪天博受槍傷初癒，即使與他共處一室也不會有絲毫戒心，但倪天博仍堅持讓她在睡房內休息，自己則睡在客廳的地板上。

躺在客廳的地板上時，倪天博遲遲無法入睡，但不是因為地板太硬而睡不着，只因他的心情太過興奮。

雖然跟葉仁美在那種奇怪的場合上認識，相識至今僅有幾個小時，而且跟她的背景差異頗大，但出奇地跟她談得很投契，惟有說這是命運吧？

事實上服了止痛藥和消炎藥後，倪天博已感到疲憊不堪，無法再撐下去，他畢竟是個受槍傷後仍未痊癒的病人，最終在意識迷糊之間睡着了，並做了一個好夢。

翌日早上，倪天博醒過來後就煮了兩份早餐，與葉仁美一起享用。

早餐是煎蛋、火腿及麵包，葉仁美那份由圓碟盛載，以刀叉進食，但倪天博那份卻以一個大碗來盛載，並被逼利用筷子來吃。

因為他習慣了一個人住，從未試過跟他人在家中用膳，因此碗、碟、刀、叉及筷子等食具各只有一份。

葉仁美看見倪天博利用筷子笨拙地吃煎蛋及火腿的窘態，忍不住笑了出來。

「你還笑？你到底有沒有良心？」倪天博一臉無奈。

「良心？」

「我讓你用刀叉，自己被逼用筷子，你看見我這樣尷尬的模樣還笑得出？」

「好笑便笑啊，就好像肚餓就要吃東西一樣。」葉仁美笑道。

倪天博嘆了一口氣，惟有苦笑。

就在這時，家中的門鈴響了，這裏是倪天博的家，當然由他去應門。

倪天博從防盜眼望出去，看見門外有位年紀大約十五、六歲，身形很高的少年，他的手上捧着一個體積像中學生書包那麼大的包裹。

「請問你找誰？」倪天博扣上防盜鍊，將門打開少許問道。

「我來找倪天博先生的。」門外的少年答道。

「我就是了，有甚麼事嗎？」

「有人委託我們速遞公司送貨給你。」

「你等等！」倪天博解下防盜鍊，將大門打開。

他平日透過網絡訂購書籍等物品，經常收取包裹，因此今次也沒有細問包裹內有甚麼東西。

大門打開後，倪天博終於面對面看清楚來訪這位少年的樣貌，他的鼻子很挺直，嘴唇很薄，面容倒算俊美。

「倪先生，請你在這裏簽收。」少年將包裹交給倪天博後，遞上一張單據。

倪天博不虞有詐，按要求在單據上簽名，少年趁倪天博沒察覺下按下了遙控按鈕。

剛吃完早餐的葉仁美好奇地走向大門，當她看見送貨來的少年時，突然有種奇怪的感覺。

「簽好了！」倪天博將單據交回少年手上。

「咦？你也在這裏？」少年留意到葉仁美走了過來，大感意外。

「你是誰？」葉仁美覺得少年很眼熟，但記不起他是誰，「我認識你嗎？」

少年突然顯得神色慌張，連倪天博簽好的單據也沒有取回，就飛奔離開。

「是他！」倪天博看見少年的背影，當場記起他是誰，大叫：「他就是向我開槍的槍手！」

「甚麼？」葉仁美大吃一驚。

「快逃出屋外！」倪天博向葉仁美道。

葉仁美也算機警，沒問因由就馬上照辦。

倪天博身上的傷勢雖然並未痊癒，但動作仍很敏捷，他提起少年留下的包裹，跑進浴室，丟進浴缸中，並將浴缸的水流開至最大，然後馬上逃跑。

當倪天博剛好逃出家門時，浴室就傳來轟隆的一聲巨響。

「放心！沒事了！」倪天博對逃了出門外的葉仁美道。

「你怎麼知道那是爆炸品？」葉仁美的心仍跳得很快。

「既然送貨來的少年就是曾想槍殺我的槍手，那麼包裹內的一定不會是好東西。」

「你剛才怎樣處理那包裹？」

「我丟進浴缸中，並打開水流，我本來希望可以利用水來浸壞爆炸品的電子儀器。」

「結果仍是爆炸了呢。」

「這也是在我預計之內，如果水儲得不夠快，有可能阻止不到爆炸，但讓炸彈在浴缸中爆炸，可令破壞力減到最低，不至傷及我們。」

倪天博竟能在千鈞一髮的剎那之間考慮得那麼仔細。

「進去看看屋內的情況。」倪天博道。

葉仁美隨着他走進屋內，發現浴室仍有塵土飄出來，看來內裏損壞得十分嚴重，幸好屋內其餘地方仍完好無缺。

這時有多位鄰居聽見巨響而來查看究竟，並為倪天博致電報警。

「幸好發覺得早，否則我們已被炸得粉身碎骨。」倪天博仍猶有餘悸。

「為甚麼那少年兩度想置你於死地？」葉仁美問他。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認識他，咦？話說回來，那少年好像認識你呢。」

「我不認識他的，只覺得他好像很眼熟，但又講不出在哪裏見過。」葉仁美一臉迷惘。

的確，剛才那少年看見葉仁美時反應奇特，好像感到非常意外，換句話說，他應該認識葉仁美，否則不應出現那種反應和發言。

「他還會再來嗎？」葉仁美問道。

「不知道，也許吧？但暫時無須太擔心。」倪天博道。

「為甚麼？」

「我連番受襲，大概警方短期內都會派人貼身保護我，直至追捕到那少年吧？」

葉仁美不期然地握緊了倪天博的手，當發生一些人生不常遇到的大事，往往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連繫。

事實上今次是倪天博最後一次受襲，兩番襲擊他的少年見今次也失手，已馬上趕去機場，打算乘搭飛機先到洛杉磯，再轉飛猶他州鹽湖城。

因為還有不足四十八小時，他必須抵達猶他州的沙漠區。

他從沙漠區而來，也必須由沙漠區回去。



第十一章

異空旅人計畫

冼達夫昨晚一直睡得不好，但跟多日前那個神秘電話的事關係不大。

自從許健司在他家中安裝了攝錄機，證明他在熟睡後並無夢遊症跡象後，冼達夫暫且沒有將那件怪事記掛在心上。

他睡得不好全因整晚輾轉反側，想着杜韻玲的事。

不管談得多麼投契，完全感覺不到杜韻玲其實還差一點才滿二十歲，然而她畢竟是個只有十幾歲的少女，冼達夫很難衝破心理上的枷鎖，繼續與她來往。

然而「很難」不等同「不可能」，最終他還是下了決定。

就在這時，他家中的電話響了。

冼達夫毫不猶豫地接聽。

「對不起對不起！」電話那邊的人馬上連番道歉。

「哼！說對不起已太遲了！」冼達夫認得打來的是誰，扮作惱怒，卻笑着回應。

打來的就是他那位請他去酒會跟出版商華迪見面的好友。

「昨天我真的不是存心爽約的，我有苦衷的！」電話那邊的朋友非常內疚。

「算了吧！」

冼達夫不單沒怪責這位朋友，因為若不是他爽約沒來，就未必有機會跟杜韻玲單獨對談，甚至可說根本沒機會結識杜韻玲這位令人印象難忘的少女。

「成功跟華迪會面了嗎？」

「嗯，他似乎對我的作品很感興趣，表示會回去好好考慮。」

「那就太好了！」

「我應多謝你的幫忙。」

「別客氣，我向來欣賞你的才華，若果你不是擁有真材實料，儘管我是你的朋友，也不敢向華迪推薦你。」

「有件事得告訴你，我下星期將會去美國一趟。」

「哦？關於出版的事？」

「不，我剛才不是說過嗎？華迪需要先好好考慮，我今次去是為了其他事情。」

「旅遊嗎？」

「嗯，難得去到美國，當然會四處遊玩。」

「玩得開心點，一路順風，別忘了申請漫遊手機服務，讓我可以聯絡到你。」

「一定。」

掛線後，冼達夫便致電航空公司。

「你好！有甚麼可幫到你嗎？」女服務員接聽後，有禮地問道。

「我想訂一張飛往紐約的機票，出發日期是下星期的……」

其實冼達夫想更早出發，但申請入境美國旅遊簽證需時四天，為免時間太緊逼，他索性延至下星期出發。

如他對好友所講，此行並非為了商討小說版權的事，而是純為了去見杜韻

玲。

考慮了一晚，他終於下了決定，要遠赴美國見她。

不少人相信命運，認為人生中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早已注定的，冼達夫從來沒有深思過命運這個問題，但他相信世事凡是有因必有果。

冼達夫下了決定去見杜韻玲其實是個「因」，多日前他在家中收到那通神秘電話就是個「果」，此刻的他仍未知道。

最終知道這個因果關係的，只有原漱名、許健司及狄康尋。

美國時間比原漱名所住的城市慢了十二、三個小時。

當倪天博及冼達夫那邊已迎接了新一天，原漱名及許健司現時身處的猶他

州仍是之前一天的晚上。

許健司駕駛出租汽車，載着原漱名離開了珠寶店，往北駛向鹽湖城，打算尋找哥格。

二人相信只要跟哥格會面，出示那枚鑽戒，就大有可能解開貝諾夫在太空遇見怪手之謎，從而得悉其他多樁怪事的真相。

眾多事件均在猶他州發生，原漱名和許健司早已認為並非出於巧合。

二人的出租汽車正行駛的公路本已偏僻荒蕪，路上行車甚少，加上現在是晚間時分，竟然馳騁了超過半小時仍未遇見任何一部汽車，許健司於是將車速再度加快。

就在這時候，有架銀色跑車從後駛至，而且車速甚快，逐漸逼近原漱名和許健司二人的車子。

事實上銀色跑車上的司機跟蹤他們二人已久，該説自從原漱名和許健司由

洛杉磯飛往猶他州後不久，這跑車司機便一直從遠距離悄悄地跟蹤。

「從後追上來的銀色跑車有不尋常嗎？」原瀨名問道。

「嗯，速度快得極不尋常。」許健司答道。

「存心對我們不利嗎？」

「這一點我不敢說，但憑我的經驗，對方必定為了我們而來。」

「我們應怎麼辦？」

「惟有逃！」

說罷，許健司將油門踏得更深，提升汽車速度，逐漸將後面的銀色跑車拋離。

然而他駕駛的畢竟是部普通的出租車，論馬力遠不及從後趕至的跑車。銀色跑車上的司機眼見距離被拉遠，便稍為用力將油門踏得深一點，車子又再度追貼原瀨名二人的汽車，接着司機還連續按響車號。

「對方刻意惹我們注意呢。」原澈名道。

「但肯定不是嫌我們開得慢想催逼吧？我們已夠快的了。」

「說不定對方想跟我們溝通，不如減慢車速或索性停車看看對方的動機。」

「這次恕我不聽你這位心理學家的看法，因為實在承受不了風險，如果對方手上有武器而我們又停車的話，結果就等同自殺。」

許健司不顧一切再把車子開得更快，銀色跑車再度按響車號，眼見無效，跑車上的司機猛踏油門，令跑車如一枝箭一樣疾衝向前，與原澈名及許健司二人的汽車駛至並排。

「小心！」原澈名見狀馬上提醒許健司。

許健司還未趕得及提防，那銀色跑車已猛然從旁狠狠地撞過來。

兩車碰撞發出「砰」的一聲巨響，原澈名二人的出租車被撞至失控，在路面上打滑，許健司好不容易才把車子弄停，幸好他和原澈名都沒有受傷。

銀色跑車亦即時減速，最後完全停下來。

發生碰撞後驚魂稍定的原漱名和許健司原以為銀色跑車司機下車後會手持武器向他們施襲，怎料那司機不單沒有傷害二人的意思，更講出了一句令二人吃了一驚的說話。

「漱名！健司！你們兩個沒事嗎？」銀色跑車司機下車後，走去視察兩人的情況，並高聲叫道。

「對方不單認識我們，還擔心我們的安危？」許健司一臉疑惑。

「現在想起來，剛才他一定是透過響車號企圖叫停我們。」原漱名道。

「我下次會聽你這位心理學家的說話了。」許健司嘆了一口氣。

「既然對方沒有惡意，我們下車再算。」原漱名道。

二人下了車，看見那銀色跑車的司機，再次嚇一跳。

跑車司機年約三十七、八歲，樣貌酷似狄康尋，面上帶幾分中年男人應有

的滄桑，正就是他們一度尋找的跟蹤者。

「你到底是誰？」原漱名問面前這位跑車司機兼「前跟蹤者」。

「我記得酒店的經理說，你持有名叫 Cambridge Dick 的美國護照，這是你的名字嗎？」許健司也問道。

「沒錯，這是我入籍美國後的名字。」

「Cambridge Dick 的中文是狄康橋嗎？」原漱名問他。

「你可以這樣稱呼我，但其實我就是……」男子說至一半就停了下來。

「你是甚麼？」原漱名問道。

「我說出來你們一定不會相信。」

「你未說又怎知道我們不會相信？」許健司反問。

「因為有些事情超越了你們的想像。」

「別賣關子了，你到底是誰？」

「我其實是狄康尋，就是你們所認識的那位數學及解碼專家。」

「甚麼？你是狄康尋？」原漱名瞪大了眼睛。

「你在胡說甚麼？狄康尋沒有來啊，我抵達美國時還收到他的電話留言，況且你只是樣貌相似，但不管怎麼看已三十幾歲吧？那又怎麼可能是他呢？」許健司搖頭否定。

「我沒說錯吧？我未說也知道你們不會相信。」自稱狄康尋的人苦笑。

「因為你這番說話實在太荒謬，我們認識的狄康尋竟一下子來了美國，還一下子年長了十多歲，叫我們怎樣相信？」原漱名哭笑不得。

「你們聽清楚，有次我們三個人去一家餐廳吃牛排，結賬時侍應搞錯了，只收一份牛排的價錢，我和漱名本想叫侍應重新計算賬單，但健司一時貪心，阻止我們那樣做，走出餐廳時健司還沾沾自喜，說要下次再去，期望餐廳再計錯賬單，這件事只有我們三個知道吧？」自稱狄康尋的人道。

原漱名和許健司沉默了下來，互相對望，均感難以置信，因為自稱狄康尋的人所講的這件事確實不會有外人知道。

「我知道你們一下子難以接受，總之我會慢慢解釋，直到你們完全明白為止，我駕車想截停你們，目的是阻止你倆去見哥格。」自稱狄康尋的人道。

「為甚麼？」原漱名道。

「一言難盡！讓我先駕車載大家去公路休息站的餐廳，安頓下來再慢慢說吧。」

「就這樣決定！」

原漱名和許健司雖然仍滿腹疑團，但都忍耐着不作出提問，二人等待這位自稱狄康尋的人講出事情的來龍去脈。

到了公路休息站的餐廳，三人找了一張位於角落的餐桌，方便談話。

自稱狄康尋的人知道原漱名及許健司想問的事必定很多，於是建議先由他交代詳情，再讓二人發問。

「有個大前提我想先說，你們要有心理準備。」自稱狄康尋的人道。

原漱名和許健司一臉凝重，點了點頭。

「我真的是狄康尋，但是來自十六年後的未來，換句話說，我是十六年後的狄康尋。」

「甚麼？」雖然已有心理準備，但原漱名和許健司依然感到震驚。

「換作是一般人，一定不會相信我講的說話，但你倆掌握了冼達夫、倪天博、太空人貝諾夫及哥格等人的背景和經歷，聽過我的敘述後，你們就會明白所有事情的來龍去脈，並相信我講的是真話。」

接着自稱狄康尋的人便開始將他所知的悉數交代——

哥格中了強力球彩票的巨額彩金，他決定利用那幾億美元做一些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意想不到的是他利用部分彩金投資各門生意，竟在短短幾年間將幾億元增值成二十幾億，後來擁有的資產更暴增至五十億。

哥格有件事一直十分在意，就是他中獎當天跟太太那兩通「時空交錯的對話」，他認為世上有許多科學仍未解釋得到的不可思議事件，很渴望利用自己手上天文數字的鉅款來研究「時空旅行」。

結果他找了幾位關鍵人士，包括作家冼達夫、數學家狄康尋和物理學家倪天博，每一位都是該界別中最頂尖的人物，哥格嘗試集合他們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願望。

冼達夫的小說作品後來打進美國市場，因而被哥格所認識，哥格欣賞冼達夫天天馬行空的幻想概念及其縝密的心思，於是請他幻想一下，如果想進行「時空旅行」，應怎樣進行。

冼達夫最大的貢獻是認為沙漠可能是「時空旅行」的平台，哥格在鄰近沙漠區的公路上通電話，發生「時空交錯」的現象，冼達夫堅信沙漠在事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物理學博士倪天博後來會取得極大成就，成功奪得諾貝爾獎，他被哥格邀請加入研究「時空旅行」後，重提已故物理學天才愛因斯坦提出的「蟲洞」（wormhole）概念。

愛因斯坦認為在宇宙中應存在着連接兩處不同地點的「時空隧道」，他將之稱做「蟲洞」。透過「蟲洞」，人類和物件可在一瞬間由一個地方去到另一處遠至幾萬光年外的地方，甚至可以穿越時空，回到過去，或遠赴未來。

就連現今有名的霍金教授也認同「蟲洞」理論，他的多部著作中也常提及「蟲洞」這名詞，只不過當中牽涉太複雜的技術和理論，因此沒有人能進一步研究。

倪天博堅信深入研究如何利用「蟲洞」，就可成功進行「時空旅行」，但研究「蟲洞」必須計算關於量子學、重力、宇宙曲線等涉及極度艱深的數學，於是哥格請來年僅二十幾歲便成功奪得諾貝爾獎的數學家狄康尋幫忙。

倪天博加上狄康尋二人的努力證實了冼達夫提出的理論，沙漠的確能構成奇特的能量，他們甚至懷疑過沙漠上偶然出現的「海市蜃樓」現象並非全是幻象，而有可能所目睹的其實是另一個時空的景物。

雖然仍未有足夠技術自行開啟「蟲洞」，但倪天博和狄康尋研究到計算大自然出現「蟲洞」的時間及法則，於是他們決定在猶他州沙漠進行時空旅行實驗，哥格將此定為「異空旅人」計畫。

在十六年後，倪天博和狄康尋計算到，一個僅容得下人類通過的「蟲洞」將於猶他州沙漠某處開啟，直通往十六年前的空間，然後在七至八日後，同一個「蟲洞」會再度開啟。

換句話説，十六年後的他們有機會回到十六年前度過大約一星期，然後沿本來的「蟲洞」回去。經倪天博和狄康尋再三計算，認為可行性極高，於是與「異空旅人」計畫有關的人各自構思怎樣利用是次良機。

童心未泯的哥格當時年紀已不輕，他不打算親自透過「蟲洞」回到過去，但他想作弄十六年前的好友費素利，於是設法待「蟲洞」打開時，伸手進去，與十六年前剛好在「聯合號」太空站上服役的費素利握手。

狄康尋則決定回去十六年前看一看自己年輕時的面貌，倪天博因要負責全盤計畫的技術問題，因此不可離開，他跟葉仁美所生的十五歲兒子倪俊言要求回到自己仍未出生的世界一看，並打趣地説嘗試殺死自己的生父倪天博。

就在「異空旅人」計畫實行前，冼達夫已經病逝，他的太太杜韻玲悲痛不已，當時已三十五歲的杜韻玲希望透過「蟲洞」，打一通穿越時空的電話給自己的丈夫冼達夫，滿足其懷念亡夫之情。

事實上哥格、狄康尋及倪天博之子倪俊言想進行的實驗，都是歷來科學家提出過的。

科學家相信透過「蟲洞」，地球上的人可與太空船上的太空人握手，穿越時空的人，可見回過去或未來的自己，兩者可以共存在同一空間。

倪俊言半開玩笑地提出「殺死親父」的宣言，就是科學家經常談論的「祖父悖論」（grandfather paradox）。

由於哥格的手和杜韻玲的聲音並非直通十六年前的猶他州沙漠，倪天博和狄康尋花了不少工夫解決這些技術上的問題。

結果證明「異空旅人」計畫成功了，狄康尋和倪俊言被送到十六年前今日的猶他州沙漠中，他們花了好些氣力才從沙漠底下爬上來，因此二人弄至滿身是沙，非常狼狽。狄康尋及倪俊言所持的護照都是真的，只是請人更改了他們的出生及護照簽發年份。

自稱狄康尋的人講到這裏算是告一段落。

「想不到！真的想不到『時間旅行』真的可行。」原漱名驚嘆不已。

許健司一直保持沉默，他好像累極似的垂下了頭，閉上了眼睛。

「那你們相信我是狄康尋吧？」自稱狄康尋的人問道。

「雖然仍很難置信，但仍不由我不信。」原漱名道。

「不過有些事情是難以預計的。」狄康尋道。

「是甚麼？」

「例如哥格的惡作劇，本來計算他的手會在費素利進行定時檢查時在太空站上出現，嚇費素利一跳，怎料陰差陽錯下，他的手抓住的竟是那位俄國太空人貝諾夫，還被搶去手上的鑽石戒指。」

「就是這一枚吧？」原漱名將那鑽戒交給狄康尋。

「沒錯，我會帶回去交給哥格的。」狄康尋接收了鑽戒。

「倪天博嘗試槍殺親父一事也是意料之外吧？」原漱名問道。

「最初以為他說笑而已，怎知道倪俊言竟懷了父親愛用的手槍來到現在，然後做出那種荒唐行為。」狄康尋無奈地搖頭。

由於倪俊言戴了手套行兇，因此槍上只有倪天博自己的指紋。

「他有暴力傾向嗎？」

「不，我相信他只是貪玩而已。」

「貪玩？向自己親父連開三槍也算是貪玩？」原漱名詫異地道。

葉仁美性格反叛，或許兒子也遺傳了她的因子。

「因為他出發時我們已對他說過，根本無法殺死自己的父親，也許他賭氣故意一試。」狄康尋答道。

一直沒說話的許健司忽然好像從熟睡中醒過來似的，突然張開雙眼，並開始發言。

「那是『祖父悖論』的理論！」

許健司的語氣完全變了，咬字清晰，說話時帶有強烈的抑揚頓挫，因為他已變成了「教授」。

「到底甚麼是『祖父悖論』？」原漱名問道。

「科學家研究時間旅行的時候，有人提出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許健司答道：「假設時間旅行真的成立，那麼我們有沒有可能回到過去，趁自己仍未出生時就把祖父殺死。」

「這的確是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原漱名喃喃地道。

「大家都認為是不可能的，一個人的出生如果已成事實，那麼就再無法改變歷史，即使真的回到過去，也不可能殺死祖父。」

「為甚麼殺不死？」原漱名問道。

「這是個非常玄妙的問題，我打個比喻，假設你很想在天花板上步行，但客

觀條件上是不容許你那樣做的。」許健司答道。

「沒錯，當時倪天博跟你現在所講的一模一樣，因此才引發天生反叛的倪俊言萌生了嘗試挑戰『祖父悖論』的念頭。」狄康尋道。

「結果證明他真的連開數槍也殺不死親父倪天博。」許健司道。

眾人不知道倪俊言剛剛才嘗試以遙控炸彈殺死父親，但結果他遇見母親葉仁美，吃了一驚，露出了馬腳，令倪天博意識到危險而再次逃過大難。

「倪天博遇襲前碰巧從洗衣店領取衣服，因此令子彈減低了殺傷力而撿回性命，難道這是命運嗎？」

「也許吧？這個問題太深奧了。」狄康尋應道。

「經此一事後，『祖父悖論』應改名為『父親悖論』。」許健司幽默地道。

原漱名和狄康尋都忍不住笑。

「那我明白你阻止我們去見哥格的原因了，因你恐怕他知道一切後會影響到

未來的發展。」原漱名對狄康尋道。

「我利用『蟲洞』進行時間旅行，除了想看一看年輕時的自己，另一個目的是保證一切不會出亂子，我看新聞得知倪天博被襲，就知道是他兒子的傑作，我本想查出他的所在處去加以阻止。」

「本想？為甚麼你最終沒去？」原漱名問道。

「倪天博連中三槍也不死，證明『祖父悖論』，不！『父親悖論』是成立的，我知道倪俊言在客觀的物理學上再殺不死倪天博了。但我知你們因追查我的事而來猶他州，我恐怕這邊會出亂子，因此馬上趕來跟蹤你們，本來一直按捺着不想出手，直到知道你們得到那枚鑽石戒指，想跟哥格見面時，我認為我再不可袖手旁觀，惟有將你們強行截停。」

「離你回去的日子還剩多少時間？」原漱名問狄康尋。

「還有二十四小時左右，我已跟倪俊言約好，到時重回到沙漠中的指定位置，

那『蟲洞』很細小，我們當然配備了精確的衛星定位儀器。」

「接下來我們應該怎樣做？」許健司問道。

聽他的語氣，已回復了本來的人格。

「甚麼也不要做，不要見哥格，也不要向任何有關人士如冼達夫、倪天博提起我告訴你們的事，當然，包括活在這個時代的我，絕不要讓我知道未來的事。我回去之後，就當我從沒來過。」

「我有一件事很想知道！」許健司突然道。

「哦？」狄康尋望向他。

「未來的我是怎樣的？」許健司問道。

「一點也沒變，仍然那麼貪小便宜，而且變本加厲！」狄康尋直話直說。

原漱名聽罷忍不住大笑。

「那麼後來證實我到底是被鬼魂纏身，還是如漱名所講一樣，我患了多重人

格症？」許健司追問。

「我不會再透露關於未來的事，我不希望任何事情出亂子，未來的事，大家在未來總會知道。」狄康尋道。

「你的做法非常正確。」原漱名稱讚道。

「別忘了！我是諾貝爾獎得主。」狄康尋自豪地道。

「諾貝爾獎好像沒有數學獎的，不是嗎？」原漱名問道。

「沒錯，我是憑數學理論奪得經濟學獎的。」

「原來是這樣。」

「以後我要對康尋好一點，因為他是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許健司喃喃地道。

「你這個人真現實！」原漱名斥責他。

最後三人都忍不住大笑起來。

雖然相聚的時間很短，但對他們三個來說卻是一次世上最奇妙的聚會。

原漱名和許健司跟狄康尋道別後，離開了猶他州，乘飛機回去自己的城市。他們和程先生交代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程先生也遇過許多不可思議的怪事，但聽罷亦嘖嘖稱奇。

至於程先生會不會如實告訴其生意上結識的俄羅斯油王艾巴斯基，原漱名和許健司並沒有過問。

原漱名在冼達夫出發往美國前聯絡了對方，他按照「未來狄康尋」的叮囑，沒有向冼達夫講出事實，以免影響未來的發展。

原漱名技巧地將哥格中了強力球彩金當天講了兩通「時空交錯」電話的事

告訴了冼達夫。

「換句話說你沒患上精神障礙，你接的那通電話不是幻覺，只是有可能像我說的那位中彩票幸運兒一樣，接了一通來自另一個時空的電話。」原漱名最後補充。

冼達夫聽了哥格的個案後，倒可接受原漱名這解釋。

安頓下來後，原漱名和許健司相約狄康尋去餐廳吃牛排，並向他交代調查得到的結果。

為了大局著想，原漱名和許健司向狄康尋編了一個謊言，說那個跟蹤者是狄康尋祖父的私生子，但身分尷尬而不願現身，狄康尋亦信以為真。

他向來相信原潄名和許健司，認為二人沒騙他的必要。

這件錯綜複雜的事件總算告一段落。

侍應呈上三份牛排時向原潄名和許健司等人說了餐廳正提供的優惠。

「本餐廳慶祝開業五周年，凡光顧任何牛排套餐，均是買一送一。」

「我們只有三個人啊。」許健司忙向侍應反映。

「那真可惜呢。」侍應也嘆無可奈何。

許健司不由分說，掏出手機打了一通簡短的電話。

「你打給誰？」原潄名問他。

「我聯絡了一位朋友，叫他來吃牛排，那麼結賬時就除成四份，我們三個都可佔便宜。」許健司沾沾自喜地道。

原潄名氣得幾乎翻白眼。

狄康尋聽罷眉頭大皺，並一臉厭惡，似乎對許健司的行為很看不過眼。

「未來的狄康尋說過健司貪小便宜的性格只會變本加厲，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原漱名心想。



詭秘異空旅人

作　　者	藍秀朗
編　　輯	一本堂編輯委員會
責任編輯	郭坤輝
美術設計	三原色
印　　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二〇〇七年十月
ISBN	978-962-17-9379-9

Published by SCMP Book Publishing Limited. 2007 ©

A SCMP Group's Publication

15/F., Somerset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2565-2548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出版

SCMP 集團有限公司出版物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九七九號

太古坊常盛大廈十五樓

網址：www.hkchinesebooks.com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台灣發行：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227-5988

知名作家某夜收到陌生人來電，對方竟能說出作家仍未發表的小說內容……

數學天才被人跟蹤，追查下發現跟蹤者竟是去世多年的父親……

年輕物理學博士在鬧市遭槍手槍擊，兇器上卻只有傷者自己的指紋……

俄羅斯太空人在太空執行任務時，遇見一隻憑空出現的怪手……

到底連串詭秘事件背後有何關連？

天才心理學家及名偵探將如何解開這些謎團？


ISBN 978-962-17-9379-9

定價港幣五十元
新台幣二百一十元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博益網址：www.hkchinesebooks.com

